

590

日俄戰爭

的戰畧問題



季學生



賀

佛 編 著

軍事科學叢書之一

日俄戰爭的戰略問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中國軍事科學館出版



A541 212 0003 8745B

序 言

自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帝國主義者就喊着一九三六年日蘇戰爭的危機。今天已是一九三六年了，日蘇戰爭是不是會在今年的三百六十五日之中要爆發呢？據最近的國際情勢來判斷，我想成爲事實的可能性還很少。但是，日蘇之間的利害衝突，彼此之間戰爭空氣的濃厚，是再沒有比今天更緊張的，這的確是事實。

我們看，世界各國的報章雜誌，都非常的關心着日蘇間的事變，并詳盡的記載了各個事變的真象，同時各國的軍事學專家們，也在熱烈的討論着日蘇的軍備實力和彼此間的戰略問題，可見日蘇戰爭之必然爆發，僅是時間問題了。

作者編著這書的意義，就是把世界各國軍事學專家，對於日蘇戰爭的戰略問題介紹給讀者，使讀者確實知道，將來日蘇戰爭的殺場是在我們中國。

這本書共收集了六篇論文，除作者兩篇以外，其中有遠東特別紅旗軍總司令——加倫元

帥，美國軍事政論家——貝茨，日本的平田晉策，我國參謀本部參謀胡世傑先生等論文各一篇。全書約十二萬餘言。

這本書最有趣味的，不僅是內容豐富，而是作者之間，對於同一的事象，生出不同的智識來，但各人都有獨特的見解，這一點會使讀者心中發生無限的興奮吧！

賀佛一九三六年一月一日

日俄戰爭的戰略問題

目次

一 日本的政略和戰略

- 1 日本帝國主義的傳統政策.....(一)
- 2 日本遠東政略與英美的利害關係.....(九)
- 3 日本軍部法西斯派的思想代表——平田晉策.....(一五)

二 反蘇聯戰爭中紅軍之戰略

- 1 紅軍戰略之物質和幹部基礎.....(三八)
- 2 紅軍戰略之特質.....(四七)
- 3 反蘇聯戰爭中紅軍戰略之展開.....(四九)

三 日俄備戰與戰略問題

- 1 現代戰略與日俄備戰 (六六)
- 2 日俄兩國的軍備與軍隊的戰鬪能力 (八四)
- 3 日軍根據地及其一般戰略 (九九)
- 4 紅軍根據地及其作戰計劃 (一一五)
- 5 結論 (一二七)

四 遠東政略戰略之檢討

- 1 一九三六年遠東情勢的估計 (一三〇)
- 2 國防目標論 (一四〇)
- 3 遠東的軍事地理概況 (一四六)

4 遠東特別紅旗軍	(一五八)
5 近代戰爭初期的研究	(一七四)
6 紅軍初期作戰的理論根據	(一八八)
7 國境戰時期	(一九六)
8 紅軍戰術論	(一〇六)
9 從殲滅戰到消耗戰	(一一八)
10 消耗戰與軍需工業	(一一四〇)
11 紅軍產業根據地	(一五一)
12 將來戰爭的戰略	(一六四)
五 第二次日俄戰爭的戰略	
六 日俄戰爭的危機	

- 1 日本的戰爭準備 (三〇一)
- 2 戰爭準備之諸設施 (三〇二)
- 3 蘇聯的防備 (三〇五)
- 4 日本的攻擊和蘇聯的防備 (三〇七)
- 5 遠東地方的開發 (三〇八)

日俄戰爭的戰略問題

賀 佛

一 日本的政略和戰略

(一) 日本帝國主義的傳統政策

所謂日本帝國主義的「傳統政策」是甚麼呢？我們肯定的說，就是日本的海洋政策和大陸政策；這兩種政策，不論過去和現在，都是一貫的侵略殖民地和爭奪市場的政策。

日本帝國主義者，藉着「人口過剩」的口號，實行擴大殖民地，并且以馬爾塞斯 T. B. Multhus 的人口論作為她們的理論根據，遮飾她們侵略弱小民族的行動。我們知道，馬爾塞斯的人口論，是資本主義人口論的始祖，她的出發點有兩大前提：第一，是人類沒有食物不得生存；第二，性愛是必然要有的，而且自古以來沒有變化，將來也不會有所變化。第一

個前提非常明白，我們可不必解釋，第二個前提的意思，即是男女間的性慾，不論過去和現在，都是人類最基本本能之一。因為男女間性慾的必要而且不變，所以生養子女的事，也必然會隨着而來，而且一對夫婦終要生產比自己更多的子女，所以人類的數量乃漸次繁殖。同時，人類要生存，必須要有食物，而食物的生產，却不如人口增加那樣快，於是人口問題便發生了。

馬爾塞斯根據以上兩大前提，認為人口的增加，是每二十五年增加一倍，即一——二——四——八——十六那樣倍數的增加，即「幾何級數」的增加；而生產物則不過是一——二——三——四——五等差數的增加，即「算術級數」的增加而已。假定以馬爾塞斯二十五年為一單位時，其增加率如左：

人口——一一一一四——八——十六——三十二

食物——一一一一三——四——五——六

根據以上比率推算，二世紀以後，人口和生產物的比率，為百分之二百五十六與百分之

九；三世紀以後，爲百分之四百零九與百分之十三；二千年以後，那是不可計算了。

馬爾塞斯這種理論，正是資本帝國主義所需要的，尤其是日本帝國主義擴大殖民地，實行殖民地的政策的唯一法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德國曾經積極的利用過；現在日本的軍閥也正在運用這個理論工具，作爲侵略的掩護。在田中義一時代，曾經組織一個「人口糧食問題調查會」，議決一種方案，解決人口糧食問題，並經當時日本內閣通過，獎勵移民及殖民政策。現在田中內閣雖然不存在，而日本的傳統殖民地政策，依然無恙，而且更加白熱化了。

現在，我們稍加思索，就會知道人口過剩是相對的，決不是絕對的問題；而且人口的法則，因各時代生產方式不同，便有特殊的人口法則，所以人口法則，決不是永久不變的。至於現代人口過剩現象，完全是資本主義經濟內在矛盾的必然結果。因私有經濟現實投資時有伸縮，故在各資本帝國主義國家內，人口過剩也成了經常的現象。所以人口過剩與帝國主義是併存的，只有消滅帝國主義廢除私人經濟制度以後，人口問題自然不難解決了。

我們知道，自科學發達以後，人類利用蒸氣，電氣從事生產，比之過去手工業時代生產率的增加，已超過了數千百倍，無論人口如何增加，也追趕不及。就是在農業方面，也有同樣的事實，倍倍爾在他著的婦女與社會一書中說：『在農業非常幼稚時代，馬爾塞斯的土地生產力遞減法，則才可認為正當的，但到現在，早已被科學和經驗所打破。農民的收穫，是和所費的人力（包含科學與技術）及所施的肥料成正比例的。在法國的小農民，過去九十年之間，人口增加了二倍，而土地收穫都增加了四倍，他們的成效尙且如此，若到社會主義時代的成績，當然更有可觀了。』

即以日本而論，最近四十餘年來，日本人口固然增加了，但是日本的糧食及財富也同時增加了，並且後者的數目大于前者。若是這些財富不為日本的資本家財閥所獨佔，日本的國民在物質上是不應該有缺乏之感的。據英人亞維列爾(Duncan C. Overell)的統計，在農業方面，以一八八三年日本的人口數目，為百分之100，到一九二六年人口增加，為百分之172；但是米的增加，已由百分之一〇〇增加為百分之一九四，麥的增加，為百分之二四

五，甘薯的增加，爲百分之三八二，豆子的增加，爲百分之一五六。

在工業方面，更是超過人口增加的數目，如紡織工業，由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六年，人口增加了百分之一一二，但絲織品的增加，由百分之一〇〇增加爲百分之二五八，棉織品的增加，爲百分之二五四，毛織品的增加，爲百分之三五一。此外礦產的增加數目，也超過人口的增加數。

總之日本的生產增加率和人口增加率來比較，日本並不能感受人滿之患，更不會有缺乏物質糧食之感。但是，日本工農生活窮困，的確是實事，那是因爲日本帝國主義的私有經濟制度，分配上的不均，大部分的財產都在少數財閥手中。假使日本國民能消滅帝國主義的私有經濟制度，日本可以自給自足，無須向外擴張殖民地，更無須爲軍閥財閥去流血之必要！

我們知道，日本資產階級的學者及其他的政治代理人，對於這個問題的解決方法，與我們的意見是絕對相反的。日本帝國主義者，是以武力擴張領土，來解決人口的問題。她們以爲用武力去掠奪領土，是解決人口過剩的最上妙術。但是，日本帝國主義的發生和存在，並

不是爲着救濟日本工農大衆的生活困難和失業人口過剩而發生的，她是由於資本主義的經濟法則及資本之膨脹的要求而發生的。所以日本帝國主義者借人口過剩爲詞，欺騙她自己國內的工農同胞，驅駛他們去流血作戰，爲少數財閥爭奪市場和殖民地，而工農所得的，仍然是——飢寒窮苦！

我們看看日本最近七十年來擴張領土的歷史就知道，她自明治維新（一八六八年）推翻幕府以後，經濟生產形式，才由手工業過渡到機器工業。自一八七一年佔我琉球羣島以後，日本才開始有殖民地。到一八九五年時代，日本的資本主義已有相當的發展，伴隨而來的殖民地和市場的要求也增加了；也可以說，這時市場和原料問題，成了日本資本主義向前發展的生死問題。因此，日本孤注一擲，與中國開戰，其結果，日本從中國清政府手中奪去了朝鮮台灣，及澎湖羣島，並從中國人民身上榨取了二萬萬兩銀子的巨額賠款，並掠得我國內河航行權。

到了一九〇四年，日本的勢力伸展到了我國東北，與帝俄的遠東利益發生衝突，於是有一

日俄戰爭爆發，結果，雖然沒有得到俄國賠款，但是獲得我東三省的南部，佔領我旅順大連良港，並取得廣大的市場和資料的來源。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爆發，正是歐洲多事之秋，日本提出二十一條，強迫我國承認，藉此欲獨佔中國，並從德帝國手中奪去我國的青島，膠濟鐵路。同時，日本以協約國的資格，分得德屬太平洋殖民地加羅林羣島及米克羅內西亞羣島。

現在日本領土面積，由三八一、〇〇〇方公里（日本內地），擴展到六七七、〇〇〇方公里，本國人口（明治五年時代為三千三百萬）現只有六千四百萬，殖民地人口有二千七百萬。可說自中日戰爭（四十年前）至現今，日本領土增加一倍弱，但人口自明治五年（已有六十四年）以來，也只增加一倍弱。而且我東北四省面積，有一百一十九萬方公里，事實上在她鐵蹄之下，已成為她的殖民地，比她本國領土大三倍，可以說日本在四十年來，領土增加了六倍，而人口只有增加一倍弱（殖民地除外）。

但是，目前日本帝國主義者並不以此為滿足，正在積極的侵略我國滿蒙，且進而企圖併

吞我全國。他們大聲叫喊的滿蒙生命線所持的理論，仍然是「人口糧食問題」，似乎日本不實行殖民地政策，日本全國人民都會要餓死，國家就會要滅亡。其實日本人的存在，已有二千五百餘年的歷史，並且在最近四十年來，節士擴大了數倍，國富增加了數十倍，為什麼反而感覺到有人滿之患，非向外擴張殖民地不可呢？事實上當然不是人口增加的關係，而是日本帝國主義經濟制度所造成的惡果。

因此，即使日本軍閥佔領全中國，統治了全世界，對於日本的工農大眾的失業和窮困生活，仍然還是如舊，決不會因日本領土擴大而有所改良。我們可以說，在最近四十年來，日本領土確增加了，而勞農大眾所得的却只有戰費的增加，和戰爭屠殺的恐怖延長，這種戰禍，即是日本帝國主義「傳統政策」（擴張殖民地政策）所給予她國內人民的恩賜吧！

最近數年來，日本帝國主義者所倡導的大亞細亞主義（亞洲門羅主義），似乎是一嶄新的花樣，其實只是一本舊的把戲，其目的在叫羊子與豺狼爲友，欺騙我東方殖小民族，與過去美國的門羅主義，只是不同時空而同一性質的口號，即是日帝國主義者對歐美列強說，

請你們以後不要再管東亞的閑事，今後東亞一切問題，自有我大日本來管理。特別對於中國問題，日本帝國主義者認為是自己的任務，更覺得應由她來包辦；若是歐美列強不揣冒昧來過問中國事情，日本帝國主義者就認為是對自己的一種侮辱。這種事實，在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號日本用武力侵佔我國東北，退出國際聯盟，以及最近華北問題的發生，都是為的要實現日本的傳統政策——獨霸中國。

我們根據以上所述之事實，所謂日本的遠東政略，我們概括的一句，其目的在「併吞中國」，這是有鐵一般的事實來證明的。如過去田中義一的奏章說：『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現在日本軍閥正繼續着田中的政策前進，至若以後對俄，對美戰爭，即或成為事實，也只是為的鞏固日本獨佔中國的權利而戰。

(二) 日本遠東政略與英美的利害關係

我們在上面說過，日本的遠東政略，其目的在擴張殖民地，她的對象，首先在獨佔中國

，其次如印度，馬來羣島，印度支那，澳洲，新錫蘭，以至於菲律賓，檀香山等亦包含在日本傳統政策之內，成爲日本今後侵略的對象。在這裏對於日本帝國主義偉大的侵略計劃，是否可以順利的成功，我們只要詳細檢討英美在東亞的利害關連，問題就愈容易明白。

我們知道，英日由友愛的同盟的關係，一變而爲敵對仇視的態度，其原因只有在日本帝國主義的遠東政策中去探討。因爲日本野心勃勃，時圖擴張殖民地，使英國受到無限的威脅，與英國企圖保守東亞已得權利的政策，立于絕對衝突的地位。同時在經濟方面，日本輕工業紡織品，如潮湧一般的向中國，馬來羣島，印度等英國市場傾消，使英國在東亞的市場縮小。日本的航業在太平洋，印度洋，中國海面及中國內河飛騰猛進，也成爲英國有力的競爭者。因此，英日在太平洋及遠東的利益衝突，普及於政治經濟諸領域中，所以「九一八」事變的初期，英國確實在國聯內壓迫過日本撤兵，以後因保守黨挾持政府，對日態度稍有改變。若是日本今後獨併中國，我想日英兩帝國主義者的衝突是不能以平常外交方式解決的。

日美在太平洋及遠東的利害關係又是怎樣呢？大家知道，自金圓勢力到達太平洋以後，

日美東亞政策上是立於絕對的反對地位。特別是滿洲問題，美國的金元多少次想光顧滿洲，如收買滿鐵股票，投資建築東省鐵路等；可是這些企圖，都被日本頑強的阻止而失敗了。

同時，日本在中國的特權主義，領土野心，也遭了美國百般爲難，如過去華盛頓會議，保全中國領土的完整和政治的獨立，強迫日本放棄山東，都給日本以莫大的打擊和威脅。日美兩帝國主義在遠東的政策，其目的都在獨佔中國，而手段各不相同。日本以「近水樓台先得月」的地勢便利，對中國一貫用强硬政策，在經濟勢力擴張之外，還要侵佔中國領土；美國則利用優勢的技術和雄厚的資本，來排擠日本支配整個中國，以達到美帝國主義者獨佔的目的。其次如日美在太平洋的軍備競爭，以及日本對於檀香山，菲律賓的野心，都是日美在太平洋及遠東衝突的因素，因此，日美在遠東霸權之樹立，是以誰能獨佔中國來決勝負的。所以日美的遠東政策對立，是帝國主義間在遠東最主要的對立形勢。

另一方面，日本帝國主義的勢力擴大，對於東方弱小民族解放運動，不僅受了直接的摧殘，而且還加上一條鎖鍊，這與蘇聯提倡弱小民族解放的運動，簡直是背道而趨。因此，日

本又與蘇聯的政策立於反對地位，而且日本置兵北滿，進窺蘇聯遠東邊疆，使日蘇關係更趨惡化。但是，日本帝國主義者爲着確立大陸政策，對於蘇聯在遠東的勢力影響，是非絕對排擠不可，即是訴諸戰爭，亦所不惜。如日本軍部少壯派思想代表者——平田晉策，在一九三三年就鼓吹日蘇戰爭之不可免，并且他還肯定的說到，一九三六年，日蘇戰爭必然的爆發。於是 he 特別調製了一九三六年的戰略計劃，他最近着的遠東政略戰略之檢討，即是該戰略計劃之擴大而已。

由此，我們知道，日本的遠東政策，不僅與美國爲敵，同時與英國，蘇聯也是立於反對地位。所以遠東戰爭，久已存在於日美，日英，日蘇的敵對關係中，不過現今比過去更加急迫緊張吧了。現在日本保持遠東政略的方法，不在國際協調，而在強化日本軍備，竭力擴充海陸空軍，故到一九三五年軍事預算增加到十萬萬元之多。竟佔國家歲出總額百分之四十七弱。茲將日本最近五年歲出總額與軍事費之膨脹表列如左：

預算比例
年別

歲出總額

軍事費

歲出中軍費比例

單位百萬日金

單位百萬日金

一九三一年

一・四七六

四五四

三〇・八

一九三二年

一・九五〇

六八六

三五・二

一九三三年

二・二五四

八七二

三八・七

一九三四年

二・一四二

九三七

四三・八

一九三五年

二・一九三

一・〇二二

四六・七

歐美列強與日本軍事費表列如左：

(單位各國貨幣百萬)

目前在歐美列強中之軍事費，佔國家歲出百分之二十五的，可說一國也沒有。茲將最近

國別
年別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四年
英	歲出總額 八八一·〇	八五九·五	八六二·〇	七七九·二	七九二·五
軍事費	一二%八	一二%八	一二%二	一四%二	一四%五
法	歲出總額 五三·二六五	四五·三六七	四七·〇九七	五〇·四八六	五〇·一六二
軍事費	二一%八	二三%一	二四%	二三%七	二三%四
意	歲出總額 二五·七〇三	二五·二〇八	二三·八五五	二三·一五二	二三·二七六
軍事費	二一%九	二二%六	二二%七	一九%九	一九%三
美	歲出總額 四·二三	四·九九七	五·三〇六	一〇·〇四五	四·六三九
軍事費	一二%六	一四%	一二%一	六%三	一〇%三
日	歲出總額 一·五五七	一·四七六	一·九三〇	二·二五四	二·一四二
軍事費	二八%四	三〇%八	三五%二	三八%七	四三%八

(右二表據日本社會評論創刊號一九三五年三月)

在上列二表中，很明顯的表示日本帝國主義者，是以強化軍備來調節不合理的遠東政策的。但是，日本帝國主義者要知道，持武力來擴展殖民地，強化軍備來維持侵略政策，伴隨而來的慘痛和悲哀，比之戰後（一九一八年）的德意志還要難堪數倍，恐亦未可知哩！

(二) 日本軍部法西斯派的思想代表——平田晉策

(1) 平田晉策的海軍戰略思想

我們與其說平田晉策是一位軍事政論家，不如直截稱他是一個法西斯特的國家主義者，白熱化的軍國主義者較為恰當。在平氏自己著的遠東政略戰略之檢討一書中說：『戰爭是政治的最後手段，不具有戰鬥力的政治要求，最後終歸無力，所以兵力之決定，是直接意味着政治關係的決定。』

『日本海軍的重戰力及潛水艇的戰鬥力，有重大缺陷，欲成爲遠東集團國家的中心，尙

有不足。』

『……我們的海軍，被縛束之餘，用必死的強化戰術對美國海軍的獨佔海權，表示了強力對抗的姿勢。因此，我們國民雖在經濟受難期中，亦願意負擔海軍的大預算。』

在這裏不僅表明了平氏軍國主義的政治思想，而還強奸了日本的民意。在事實上日本國民久已不堪担负了，誰還願意增加呢？百萬萬日金赤字公債，難道不是日本財政困難的表現嗎？這些似乎與軍國主義的平田晉策是無關重要的。

平氏繼續又說：『日本海軍，除戰略的理由外，決然排除退縮與逃避主義，不可不持有西太平洋，對於任何敵國的海軍也有決戰的能力。這是有日本海軍存在的意義。』

『所謂決戰主義，大會戰主義，乃是海軍作戰根本的方針。而且，只有依這方針，而後能使戰略與戰爭的政治目的才相吻合。』

『所以決戰主義，必然排斥小海軍主義，而採用大海軍主義。日本的海軍，每年要求龐大的預算，絕非是存有封建的「基爾特」的根性的慾望，乃是加強海軍的政治意味的存在，

也是爲的固守日本的傳統政策。沒有大海軍的存在時，日本國民的要求，便會立刻崩潰的。

』（這是日本帝國主義的要求，決不是日本國民的要求——佛）

『日本的海軍，并不像英國的海軍，分佈巡洋艦於世界各處，以威嚇弱小民族。日本的海軍，是無論何時，也是集結全海軍力量，而使成爲一個強大的戰鬥力，掌握西部太平洋的海上權，並在其行動範圍中，無論何時也持有無敵的戰略姿勢，這乃是永遠不變的海軍戰略方針。設一旦不幸，這種戰略體系崩潰的時候，日本的大陸政策，亦是同時崩潰的。』（這才真是日本工農及東方弱小民族所希望的——佛）

在上述的論調中，已把平氏的軍國主義思想暴露殆盡了。但是，我們把這種思想作爲平田晉策個人的來看，那是一種錯誤，我們應該將他的思想，作爲現今日本軍部少壯派的整個意識，才是正確的。其次，我們認爲平氏的大海軍主義，海軍集中主義，以及永久不變的日本海軍戰略，只是表現出日本軍部少壯派的狂妄幻想，特別是永久不變的海軍戰略方針，更是一種觀念論的意識形態，在事實上絕對不會有永久不變的戰略原則。而且平氏自己在同一

論文中，也否認有永久不變的戰略原則，他說：『戰爭無永久的原理。軍事學上的天才理論家如孫子，覺米尼（拿破崙參謀長）史力芬等，封建時舊式的戰爭論，已成爲過去的陳腐見解。戰爭的方法，是否有永久存在的原理，這樣的思想，是不合理的。戰爭的形態，乃因社會生產狀態及政治情形如何而漸變。』

『在戰爭中，無不變的原則，德國相信紀元前行過的漢尼拔的迂迴戰法永久原理，故世界大戰的初頭，遭受了悲慘的失敗。』

由此可以知道平田晉策的思想矛盾混亂和自己反對自己了。

我們說過，平氏是一位國家主義者，當他駁斥別人的時候，他的腦子是清楚的，但論到日本問題，他完全變成一個主觀的法西斯特，如他批評英美的軍事政策說：『現在英國的海軍，在東洋的軍事地位，比之日俄戰爭的時代較爲低下，但牠仍然握東洋海上戰爭勝負的關鍵。不過她是最露骨的殖民地強奪者，也是弱小民族的榨取者。（平田晉策忘記了日本也是英國的伙伴哩——佛）但是，現今已漸次衰老，失去攻擊的精神了。』

『……這個資本主義國家地位，若與我後進的產業國家（應該說後進的帝國主義國家——佛）的地位比較，不知要優越多少。她投下資本四十萬萬磅於海外，有殖民地一千三百二十六萬方公里（在這一點日本還有愧色——佛）英帝國實在是世界上有數的多金國家，同時也是最大的寄生國家。在英國內，不但是資本家，即勞動者亦對於世界（尤其是東亞）立於榨取與獨佔的壓迫地位。』

『英國這種不自然的榨取國家，今後能否長久保持其獨佔的地位，實不能不深抱疑問。但是她的海軍，不僅鎮壓殖民地的異民族，而且對於半殖民地的菲洲，中國，南美等地，亦具有執行官的任務。這是我們所不能忽視的。』

在這裏平氏對於英帝國主義的批評是冷酷的，而且近於事實的真理。但我們看看平氏對日本的海軍性質是如何估定的，他說：『日本的海軍，並不像英國海軍，分佈巡洋艦於世界各處，以威嚇弱小民族。』

不錯，英國的海賊政策，我們弱小民族是應該反對的。試問軍國主義者平田晉策，現今

日本的海軍都是停泊在佐世保，橫須賀和瀬戶內海的嗎？日本的海軍分駐於中國的大連旅順，唐沽，青島，上海，廈門，廣州及長江各埠，爲的什麼呢？難道不是威嚇中國人民而是作爲陳列參觀的嗎？現在不僅是日本的海軍，就是日本的陸軍，空軍也駐滿了全中國，這又是爲的什麼呢？平氏心中自然明白，這是爲的日本大陸政策。

日本的巡洋艦爲什麼不分佈於世界各處呢？難道這是日本帝國主義比英帝國主義對弱小民族的仁慈嗎？決不是！日本的巡洋艦所以沒有分佈於世界各處，其差別並不在英日帝國主義對於殖民地的軍事政策的本質有所不同，而是日本沒有權利分佈巡洋艦於世界各處，這是平氏心中最憎恨的一件事。若是英日今天易地而居，我想平田晉策的海軍集中主義，必爲事實所粉碎。

平氏對於美國的遠東軍事政策的觀感是怎樣？據平氏的觀察，美國完全是一個貪慾無厭的資本帝國主義（還是帝國主義者，沒有不貪慾無厭的，尤其是東亞的帝國主義者，不僅貪慾無厭，而且卑污橫蠻無恥。）而且是日本在太平洋的勁敵，他說：『我們日本要求美國的

海軍政策，一百八十度的方向轉換（我們也要求日本的大陸政策，一百八十度的方向轉換——佛），……他們如果同布拉特大將的獨斷見解一樣，把我們的大陸政策，不論在何處，都認為是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很對——佛），有行政政治干涉的必要，這種思想，如果表現成爲事實，最後必出於武力干涉之一途。』

平氏始終認爲大陸政策，只是日本的防守政策，而不是侵略政策，這種詭辯有誰來相信呢？平氏說美國的布拉特大將獨斷，其實他自己才是真正的主觀的獨斷論者。平氏在他自己的論文中又說：『在太平洋的戰爭危機，對於美國資本主義的狂暴，日本從思想的及經濟的理由，始終非太平洋戰爭的主動者。美國資本主義無論到那裏也應該佔強嗎？其貪婪到如何的程度呢？他們的獨佔慾到何種限度爲止呢？這些問題而決定政治鬥爭和戰爭。』

平氏這段言論，是最有趣味的文字，他所說日本思想和經濟的理由，其中存在的大道理，即是亞洲門羅主義是也。因爲亞洲是日本的亞洲，所以日本在亞洲勢力圈中的行動自然是合理的，故不能稱爲侵略。若是美國資本家的獨佔貪婪如果沒有限度，要侵犯日本的亞洲

，與她爭取殖民地，自然日本不能容要用武力保衛；因此，太平洋戰爭的主動者不是日本而是美國。這是平氏得意的三段論法，是合他的邏輯的，雖與事實相反，與平氏也無關緊要。真的，若平氏有力量改變歷史的事實，也許他是一位頂好的唯物的法西斯特？！

老實說，我們反對一切帝國主義者；但先要問問平田晉策，日本前後四十年之中，佔領了中國的土地有一百五十萬方公里，將近超過日本原有領土之五倍，其貪婪獨佔究竟到何種程度為止呢？我想這些問題，才是真正決定政治鬥爭和戰爭的因素。

我們為着了解日本法西斯特思想的真象，可再引一段給讀者看。平氏說：『美國的經濟帝國主義，大海軍主義，渡洋作戰主義，是太平洋政治不安的狂風暴雨的發源地；但在大陸方面，……須注意的，第一是在內戰與政治觀念形態經常動搖下的中國之存在；第二是以世界革命為最後政治目標的共產主義的蘇聯，及其前衛紅軍的攻勢姿態。』

在這裏，須要特別指出的，是平田晉策把中國的存在認為是遠東戰爭和不安的因素。我們固然不否認中國為遠東問題的核心，但我們絕對反對平氏的觀念論；他以為中國變成了朝

鮮，遠東才太平無事，這只是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思想，是絕對的錯誤思想。

我們認爲在遠東，帝國主義的戰爭是可以避免的。只要中國能夠從國際帝國主義的鐵蹄之下解放出來，能夠用武力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一切侵略，使中國能夠獨立統一，戰爭自然消滅了。可是我們要知道，中國要想獨立統一又非有戰爭不可，更非有與帝國主義決一死戰不可（特別對日本帝國主義非決一死戰不可）。但是，這種民族解放戰爭，與帝國主義間爭奪殖民地的戰爭，在性質上是沒有一點相同的；即是說前者是革命的進步的戰爭，後者是劫奪的退化的戰爭。

現在所謂遠東戰爭的危機，完全由日本侵略中國的大陸政策所造成的。試問平氏，在「九一八」事變以前，遠東的局勢有今天這樣緊張嗎？戰爭的空氣有目前這樣濃厚嗎？

我們還要指出一點，若是日本帝國主義者不向中國進攻，不作歐美帝國主義的內應，在目前歐美帝國主義者雖貪婪，還不敢如日本在我東北，華北一樣吧？！如過去庚子（一九〇〇年）之戰，若是日本不出一師團（當時日本還想多出幾師團，因各列強反對作罷。）陸軍，

由天津登陸向北京進攻，當時歐美的海軍，已瀕於絕境，何能攻陷我國京師。這完全是日本帝國主義者在遠東作歐美列強的內應，才使中國清朝政府締結城下之盟；這一歷史的事實，難道平氏有方法否認嗎？

總之，目前遠東政治的不安，戰爭的迫切、皆由日本侵略政策來負責。無論平氏如何爲日本帝國主義來詭辯，也不能改變存在的事實。

(2) 平田晉策的陸軍戰略思想

「法西斯」的觀念論者——平田晉策，他的意識形態，不論在政治領域或軍事領域中，都充分的表現出他是觀念論者。即在戰略思想中也是如此。我們把他主要的戰略思想的錯誤，在這裏提出四點來批評：甲、平氏的永久殲滅戰主義；乙、滿洲二重戰略地帶的意義；丙、平田晉策對於紅軍戰術認識之錯誤；丁、現代戰爭準備的要件。

(甲) 平田晉策在其自著的一九三六年戰略論中說：『在呼倫貝爾方面的大遭遇戰，到底是那方勝利雖然不知道，然而在戰前，在哈爾濱，齊齊哈爾方面，我軍(日本)至少要集結五

師團以上的兵力；而且，從戰爭初期發展到國境戰的期間，非盡可能把興安嶺方面軍強化不可。』

『如果沒有這個戰略的準備，還不如退守大興安嶺的戰略要線，用小兵力向呼倫貝爾進出，「緒戰」是不能失敗的。』

『我不相信信奉殲滅戰主義的我國（日本）陸軍，會採用放棄呼倫貝爾那樣退縮的思想。……在主要作戰地的興安嶺方面，採用防禦作戰。霞飛將軍在馬納河作戰的時候，也許會這樣做；但從我軍的傳統和性質上看，是決不會歡迎的。』

『我軍是選呼倫貝爾作「緒戰」呢還是選興安嶺？我們都不知道，但現在還不能夠相信在呼倫貝爾作戰準備已經完了，這是可悲的。』

平氏相信日軍傳統的殲滅戰主義，是在任何時代，任何地區也是永久不變的。他的這種主觀信念，與基督教徒相信空中有天堂，相信耶穌快要復活是相同的，將來的結果自然也不會有兩樣呢？！

平氏一面信奉永久不變的殲滅戰主義，另一方面又感覺到沒有把握，他非常的爲他的祖國焦急（這到是他應有的義務），恐怕在戰爭的初期失敗，於是主張退守大興安嶺。我們認爲這個假定的主張，也是與他的信仰不相合的。

呼倫貝爾是否能成爲將來日蘇兩軍的主戰場，我們姑且不論。我們先來研究呼倫貝爾的地勢與現代戰爭的價值，這到是必須的。我們知道，呼倫貝爾平原中最大的兩個城市，是滿洲里，海拉爾。這兩個城市的地勢非常突進，與日軍戰略上極不便利，正同蘇聯西方的白俄羅斯的明司克突進到波蘭一樣，在戰爭的初期很容易被對方佔領。另一方面，呼倫貝爾是一個複雜的平原，其中有沙漠，有草原，有泥濕地，由大興安嶺之東到呼倫貝爾的交通極不利，除了中東鐵路西段，只有兩條較大的公路，大軍團的運動非常困難。除了地理不便，還有氣候的失常，在該區內完全是沙漠地氣候，奇寒奇熱，（熱到攝氏四十度上，寒到攝氏五十度下）而且水也極少；這些自然的障礙，決不是短時期的人力可以改造的。美國的貝茨也認爲呼倫貝爾是日蘇兩軍的主要作戰地，這完全由於他們不了解呼倫貝爾的地理環境，而只在

兩軍的距離去打算，這當然是一種錯誤。但是平田晉策對於呼倫貝爾的地形到非常熟識，這在他的論文中也可看出，不過他要用主觀的把那種原始地形變為近代的文明戰場，這當然與貝茨的錯誤是不能一概而論的。

現代作戰主要目標之一，是爭奪交通中心樞紐，這是平田晉策所不知道的，可見他信奉有餘而現代軍事科學常識尚有不足之感！因此他對於日軍在呼倫貝爾地區作戰準備不充分，而不得不抱悲觀了。

(乙)平田晉策對於滿洲戰略地形的意見，也是極不合理的，我們在這裏也可以檢討一下，他說：『滿洲有二重戰略要線，至為明白，第一，自老爺嶺至烏蘇里江，黑龍江，接連森林地帶，更自額爾古納河至外蒙古的沙漠，此為外方戰略線。第二，深入國內，接連長白山，牡丹江，小興安嶺，大興安嶺，而為內方戰略線。』

『然而，滿洲防禦作戰的根本方針，始終在守外方戰略防禦線，這自滿洲的政治狀態考慮，可以判斷出來的（從日本的大陸政策也可以知道——佛）。如放棄呼倫貝爾草原地帶的

作戰，非過分的惡事也未可知；然而顧慮到此舉的政治影響，此事決不能如此。』

『總之，從軍事地理上來看，滿洲處於被紅軍包圍夾擊的地位，是很明白的。在此種形式的作戰，軍語稱爲內線作戰。這樣的攻擊，乘敵人兵力分離，而突破包圍線，所以第次各個擊破敵軍。』

在這裏，很明顯的表現出平氏的主觀論與事實的矛盾。他理想的外方戰略線，與日本的大陸政策自然近於一致，但現實的地理形勢，又與日本的企圖和兵力不相吻合，要想改變現實的戰略地理，一時又無力實現，於是平氏極不自然的主張採用防勢的內線作戰。可是，我們要知道，戰爭是政治的工具，即是說某種政治目的，不能用和平及外交手段去實現的時候，這時即採用戰爭的方法。

將來在日蘇戰爭中，日本帝國主義的政治目的是甚麼呢？我想大家都知道，日本的目的，是企圖佔領東西伯利亞和鞏固她在滿蒙的地位，以實現其大陸政策。所以說日本的政治目的，是積極的進攻的政策。以攻勢的政略而行防守的戰略，這是不相調和的。

同時我們還要指出，守着外方戰略地帶而行內線作戰，在戰略和事實上是不是合理的？在這裏我們先把平氏對於內線作戰的用兵法介紹一下，然後再看看滿洲外方戰略地帶的交通，問題自然不難明白。平田晉策說：『假定攻擊軍從ABC三方面來夾擊，則防禦軍對BC兩方面取守勢，防禦部隊據陣地或山脈河川溪谷等天險，從事防禦，然後主力兵團集中殺到A方面而擊破敵之一軍，將其殲滅終了後，直接轉鋒向B攻擊軍中央兵團以打擊，即以迅速的機動，而行漸次突破包圍的一角。』

假使時代倒退一百年，這種戰法隨時隨地都可以合理的運用。現在要採取這種戰法，首先應具備以下五個條件：A、須有與國境平行的鐵路及公路；B、須有多量的運輸器材；C、須有充分的保護前後方交通線的兵（積極和消極防空工具）力；D、各主要陣地間的角度宜小；E、應速戰速決和有偉大的機動力。

以上五個主要條件，在日軍和滿洲外方地形及交通線來看，尚有若干問題值得研究的。比如從A點來說，由滿洲里到綏芬河（長一四八一公里即過去中東路幹線），只有一條單軌

鐵路。自該路北向國境線，現在僅有呼海，齊黑兩支路。而且由中東路北向國境線的距離，從任何一點，都有五百至七百餘公里，還有小興安嶺橫亘其中。沿國境線的公路也沒有接連。這些問題，難道與日軍守外方戰略地，實行內線作戰沒有關連嗎？若是戰爭再延長十年或二十年爆發，我想這些問題，日軍也許完全解決了；可是，日本帝國主義者那裏還有許多忍耐心理！

交通器材問題。現在滿洲的機車和車輛作為客貨運輸用是有餘裕的，若是將來作大兵團（十師團以上）的來往轉運，還有不足之感，這是很明顯的事實。至於交通線的安全保護，無論如何周密，也只能說有相當的把握，不過這一點在對方也有同樣的困難。

主要陣地角度問題。假使日軍以哈爾濱為集中地，東向綏芬河（五四五公里），西向滿洲里（九三五公里），北向黑河（約七百公里）三方面展開（三方面兵力數量，因防守任務不同，數目自然不相等。）某方軍先在某方行攻擊以後，再由攻擊勝利之軍，調至任何點作第二次攻擊，其中行軍距離都有一千二百至一千五百餘公里的距離。假以軍用列車的速度（

假定每小時二十公里）來算，則車行時間需要六十小時至七十五小時，再加上士兵輜重上下車的時間（一師團上下車需要二日），故一師兵力至少需四天半至五天多的時間，其中還要沒有敵人飛機的轟炸和威脅，才可達到目的地，這時所謂機動和祕密，早已被敵飛機知道了。

如果我們不否認空軍在將來戰場中的威力，就會聯想到大兵團的調動和軍隊的機動力是如何的被空軍限制了，同時也直接影響到速戰速決之無望，這些，大概是平田晉策所不願了解的。假如平氏所說，日軍是防守的，那末採用第二戰略地帶，是很合內線作戰條件的，為什麼要主張用不合內線作戰的第一外方戰略地帶呢？其實日本帝國主義的企圖，路人皆知。平氏的心中自然更加明白，他所以主張採用外方戰略地帶，即是戰略服從政略的辦法，明知在事實上不合理，也只得主張硬幹，這才表現平氏是法西斯特的思想代表者。

（丙）平田晉策對於紅軍戰術認識之錯誤，平田晉策對於紅軍戰術之認識是非常淺薄的，他不從紅軍的基本典則去研究，而僅注視於一二人之論文，是極錯誤的。比方平氏說，紅軍

否定迂迴戰，他的根據是古瓦德，富利德曼在戰爭與革命雜誌上的一篇論文，他認為古瓦德與富利德曼的集中打擊論，是代表紅軍戰術思想的；其實這兩位在紅軍中並不佔重要地位（富利德曼並不是莫斯科軍區司令官，該軍區司令官是——Belov 別洛夫），而且也不是紅軍戰術思想的指導者。現在支配紅軍戰術思想的，是杜哈却夫斯克（現任國防人民委員會副委員長兼武裝部長，著有現代戰略問題），司拉文（現任紅軍訓練總監，著有軍事問題等書），月而賀夫斯克（現任陸軍大學教授，著有普通戰術，紅軍野外戰鬥指揮等書）。可惜平氏對於他們的學說都不知道，而只讀了一篇古瓦德和富利德曼的論文，而自鳴得意，以為把握了紅軍戰術的思想，竟然認富利德曼的戰術，即紅軍戰術的第一特徵，在否定迂迴戰。

若是平氏讀過紅軍的典範令，讀過杜哈却夫斯克，司拉文，月而賀夫斯克等的大著，就會知道他（平氏）自己的缺陷和認識之不充分。我們先看看紅軍步兵操典對於迂迴戰是如何指示的。在步兵戰鬪綱要上（第三十四條）說：『步兵機動之目的，在包圍敵人，或迂迴其翼側；若此等行動不可能時，則施行突破。……包圍，迂迴，突破三者之部署，須使應乎地

形，能達殲滅敵人之目的（將敵壓迫於不能通過之地區，或遮斷其退路等）。

在這綱要中，不僅沒有否認迂迴戰，而且特別重視迂迴與包圍的戰鬪原則；只有迂迴及包圍不可能的時候，才施行中央突破，行正面攻擊。

我們再看紅軍野外教令，在教令第一百十五條上說：『攻擊時最果敢的機動形式，在迂迴敵人，即迂迴敵之一翼或兩翼，或與正面之行動相應，對敵之主力，行斷然的攻擊，並向敵之退却方面進出。』

第一百十六條上又說：『如不能實施迂迴時（敵陣地連續之時等），則行中央突破。』

在這裏，教令所指示的與操典是一致的，均注重於迂迴戰；只有迂迴戰不可能之後，則斷然行中央攻擊。所謂放棄迂迴運動的戰法，可說在這裏一點也沒有；而平氏不信紅軍公佈的典則，而相信個人的言論，其原因在與平氏個人獨斷有利，至於研究學術，對於平氏還是次要的問題。

我們還要說明一點，即是在蘇聯國家，對於學術之研究是很公開的，在軍事上也是一樣

，除了作戰計畫，無所謂祕密。因此，在軍事問題的討論過程中，什麼樣的意見也得有機會發表，我們在蘇聯軍事文獻中，可以看得到許許多的不同意見的議論；但議論還是議論，只有被決定以後，才能稱爲要則。

另一方面，集中打擊的戰術是具體的，不是空泛的原則。這種戰術在將來蘇聯東西兩戰場都有採用的可能，或許西方比東方的可能性更多。但在西戰場上，紅軍是不是有放棄迂迴戰的原則呢？我們認爲決定不會放棄迂迴戰。但是，紅軍的戰術是有辯證的統一性的，是一種活的戰術；所謂用兵之妙，存乎一心，這是法西斯特的平田晉策所不了解的。

(丁)最後我們還要檢討平氏對於構成戰略基礎的物質及精神因素的意見。在他評論過蘇聯紅軍戰略戰術及其工業基礎以後，平氏作了如左的結論：『最後我們如有下面條件的國家和軍隊，則對於任何種類的戰爭形態，都能預斷是最後的勝利者。

A、戰爭的政治目標純正，即日本帝國要始終貫澈忠實的遵守明治以來傳統國策，遠東的防禦主義。

B、須具有維持近代大軍之人的資源和軍需根據地。

C、須有良好的各級指揮官，他們能有用兵作戰的妙技。

D、戰時的政治經濟之統制，非常正確，政界的醜聞和暴露，必須禁止發生。

能具備上述四個條件，則任何性質的戰爭皆能夠擔當。而且，現今日本帝國，正向着這四個條件猛進完成；惟有此等條件之完成，對於遠東的侵略戰爭和革命戰爭，始能永久的防止。』』。

平氏這裏所說的侵略戰爭，自然是歐美列強來侵略亞洲與日本的戰爭。因平氏認亞洲是日本的亞洲，所以他稱歐美列強爲侵略者，是很合他的邏輯的。其次，他所說的革命戰爭，自然是指中國及東方弱小民族反日本帝國主義的戰爭。這兩種戰爭，在平氏個人看來，只要日本帝國主義有了以上的四個條件，則任何那一種戰爭也能夠擔當。平氏這種獨斷的結論，真不愧爲日本法西斯特的主張，若與殖民地的法西斯特來比論，主奴之分，昭然若揭。

但是，平氏這種詭辯和獨斷，是只能威嚇着中國的漢奸和買辦階級，對於革命的大衆是

威嚇不住的。而且在事實上日本也無法完全實現；縱然將來能實現平氏所說的四個條件，是不是就一定有勝利的把握呢？我想除了法西斯特的平田晉策，誰也不敢來預言。

我們先來說第一條，平氏所稱日本戰爭政治目標純正……是不是客觀的事實？其次他所說的B、C、D、三條，在最近將來日本能實現幾分也是問題；假使如平氏所說完全實現，也不能說是現代戰爭完善基礎。我們認為現代戰爭和戰略的基礎，應具有左列各條：

- A、現代化的軍備和大衆軍。
- B、獨立的軍事技術及軍需工業（即人力資源能自給自足）。
- C、急速動員（平時須有完善準備）。
- D、在國際上須有軍事同盟和軍事外交。
- E、在國內須有鞏固的後方，并須有完善的戰時經濟計劃。
- F、國家的政策與國內工農大眾利益完全一致。

試問日本帝國主義者都準備齊全嗎？特別是最後兩點，在日本將來對外戰爭延長的時候

，後方與前線都不見得有把握。如像最近在我東北反滿抗日的現存勢力，日本帝國主義者已經無力去消滅，日本國內工農大眾的生活，也沒有比過去改善，窮困仍然是窮困，很明顯的，這些都是日本帝國主義的隱患和永久的苦惱。將來時機到了是必然要爆發的。這些帶有必然性的事變，平田晉策是不願想像的，因為這對於他及日本帝國主義者太掃興了。

我們從日本國內外的情勢分析來看，可說平田晉策的戰略之物質和精神基礎，是極不鞏固的。也許在將來事變的狂風中，不給平氏的思想留下痕跡來。

總之，一個人主觀的理想，是清潔美麗可愛的，因為惡濁討厭的東西是不允許鑽進主觀論者腦海中的，所以他理想的都是好的，合理的；但是，有一個危險，就怕被無情的現實來襲擊他！

我們還說一句，法西斯特的平田晉策，要想在腐化的資本帝國主義的基礎上創造新的理論根據，無論他如何去偷竊唯物論，但他得到的結論，仍然是純粹的唯心主義者。在最近的將來，他這種思想，必然要碰着前進的歷史車輛和現實的鋒刃而失敗自殺！

二 反蘇聯戰爭中紅軍之戰略

賀 佛

(一) 紅軍戰略之物質和幹部基礎

研究現代任何國的軍隊，首先必須考察牠的工業基礎及其內部構成分子；因為現代戰爭與舊時不同，必須具備着左列之物質和精神的要素：

(1) 現代化的軍事技術 為着適合於未來的複雜戰場，首先應具有新式的軍備和大眾軍，但是他們還不能依賴於國外的供給，必須「自給自足」，即是說須要在本國內先有生產現代軍事技術的新式的工業和資源，到戰時才能長期支持，不致受敵封鎖的影響。

(2) 急速動員 現代科學的進步和航空技術的發展，將來戰爭的緒幕及國交的斷絕，必藉敵人的飛機炸彈的聲音，傳送於國內外，轉瞬使全國變成恐怖的戰場，因此須要急速動員全國的力量，以應付戰時的需要，故平時須有完善的交通設備及多量運輸器材和動員計畫。

(3) 軍事外交 現代政治和經濟之國際關係極其密切，無論任何落後的民族和地區，都有着國際的影響，故現在一民族一國家之間的戰爭極少，將來戰爭之發生，開始雖在某一個地區，但立刻可以蔓延到全世界；因此，交戰國爲着免於戰時的孤立和封鎖，必在戰爭之先與利害相同者締結攻守同盟，或戰時使之中立，可以得着物質和精神之援助。

(4) 鞏固後方 未來的大戰，決不是短時間可以解決，在時間上有相當的延長，也許比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間還要持久，後方的危險與前線少有區別；資源和人員的補充，是絕對必須的。若是後方安全沒有相對的保障，不僅所有生產降低，即人民生活及精神上亦難以鞏固，前線所希望於後方者，勢將難以如願實現，影響於作戰計劃甚大，所以必須使全國人民對於戰爭有澈底的了解，一致的認識，生活有相對的安定，而且全國能一致團結，奮勇犧牲，戰爭勝利方有把握。

(5) 戰時經濟計劃 在戰爭之先固然須要擴大經濟鬪爭，但在戰爭的進行中，應事先製定整個計劃：如不斷的經濟動員，勞動力的分配，城市與鄉村的聯絡，交通，技術，器材以

及組織等問題，均須有預算，方可應付有餘。這種戰時經濟計劃，或戰時經濟統制，與戰略設計，有同樣的重要性。

(6) 政略與戰略的統一 戰爭是政治鬥爭的一部份，故政略與戰略有不可分離的聯繫，當戰爭發動以後，必須舉全國一切的力量，以應付戰爭，到最後勝利為止，但政略與戰略的前提，須以全國絕對多數人民的利益為基本原則，去調整內政外交及作戰計劃，統一指揮，方有勝利可言。

作為指揮全戰爭的戰略，首先應該將以上各要素作為自己的構成基礎，準備現代戰爭之軍事上的實際佈置，並盡力促進上列各要素，得到迅速順利的完成，以便戰略之設計易於實現。

蘇聯的執政者，如史太林，瓦諾西洛夫，對於紅軍戰略之設計上，皆異常重視上列各要素。

所以在一九二八年時代，他們就決心排除萬難，在列強經濟封鎖和武裝威脅之中，開始

實施五年計劃，努力於國內社會經濟之改造，國防工業之建設；並將第一次五年經濟計劃，縮短期限，提前完成。當時史太林對於第一次五年經濟計劃報告時曾說：『大會為保障蘇維埃經濟獨立，及增強國防物質能力，故非常重視社會主義工業之發展。』同時瓦諾西洛夫的報告中亦說：『蘇聯國防之根本基礎，即在增加經濟能力，金屬生產，瓦斯製造，自動車，裝甲車及其他機械之生產。』

在第一次五年經濟計劃完成以後，紅軍戰略之物質和精神基礎即已奠定。我們把一九三二年蘇聯工業生產在國際之地位來比較，即知道紅軍之工業基礎，增強到若干程度。

一九三二年，蘇聯工業生產居世界大工業國家中第二位，僅次於北美合衆國。茲將一九二八——三二年世界工業生產額之百分比列表如左：

國別	年別
美	一九二八年
國	一九三二年
別	四一·一

蘇聯 四・三

一一・〇

德國 一〇・六

七・六

英國 八・五

一〇・〇

法國 六・四

六・九

日本 二・二

二・七

波蘭 ○・七

○・五

但蘇聯的領導者，並不以此爲滿足，認爲第一次五年經濟計劃之實施，只是國內社會經濟改造之開始和局部的成功，必須繼續努力，方能使社會經濟和國防技術發展到最高度。于是伴着第一次五年計劃而來的第二次五年計劃（一九三三年一月至一九三七年底），到現在已實現五分之三，其成功可立而待矣。

第二次五年經濟計劃所定國防工業之標準及預期在世界及歐洲之工業生產地位，以左列

指標爲目的：

工業種別
年別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七年

世界之地位
歐洲之地位

世界之地位
歐洲之地位

世界之地位
歐洲之地位

世界之地位
歐洲之地位

全部工業	第三位	第二位	第二位	第一位
電力	第七位	第四位	第二位	第一位
石油	第四位	第三位	第二位	第一位
泥炭	第一位	第一位	第一位	第一位
石炭	第五位	第二位	第一位	第一位
鋼鐵	第五位	第四位	第二位	第一位
鍊油	第二位	第一位	第一位	第一位
機械工業	第二位	第一位	第二位	第一位
農業機械	第二位	第一位	第一位	第一位
曳引機	第二位	第一位	第二位	第一位

混 合 機	第 二 位	第 一 位	第 二 位	第 一 位
摩 托 車	第 七 位	第 五 位	第 五 位	第 三 位
載 貨 車	第 六 位	第 四 位	第 二 位	第 一 位
鋼 鉛	第 九 位	第 三 位	第 二 位	第 一 位
水 泥	第 七 位	第 五 位	第 二 位	第 一 位

據上表，蘇聯主要工業部門之生產情形，到一九三七年時代都居世界第二位，歐洲第一位，而且這些工業部門都是直接與軍事技術相銜接的。這種偉大的工作，現在雖然還在努力進行中，但已實現了五分之三。據最近三年工作進度報告，及第一次五年計劃實施的經驗和成績來看，無疑的將來可按照全部計劃實現。這時紅軍戰略之物質基礎，其鞏固和充實，可與世界任何強國並駕齊驅。

此地還有一點須特別指出的，即製鋁工業和摩托車的生產急速的增加，前者與航空發展

有着極重要的關聯，後者是摩托機械化部隊不可缺少的工具。

一九三四年二月，聯邦共產黨第十七次大會時，瓦諾西洛夫報告說：『近時紅軍依其裝備編制及戰鬪準備，已非昔比，現在已成爲另一種機械技術化之軍隊矣。』同時紅軍士兵平均每人所得之機械馬力，在一九二九年爲二·六一，一九三〇年爲三·〇七，到一九三三年末則增長爲七·七四；而軍中技術幹部所佔之比例在一九三〇年爲數甚少，近來已達百分之五十，均爲技術人員；若將步騎各兵種中之機槍射手而並計之，則其技術人員已達百分之七十，是誠五年經濟計劃之所賜。

一九三五年一月，第七次蘇維埃聯邦大會時，國防人民委員會副委員長杜哈却夫斯克向大會報告中說：

在最近四年中，紅軍的機械設備已經較四年前增加了四倍，如像——飛機增加百分之三百三十，小型唐克增加百分之二千四百七十五，輕型唐克增加百分之七百六十，中型及重唐克增加百分之七百九十二，步兵機關槍增加百分之二百，應用於飛機及唐克上機關槍增加

百分之四百五十，重砲增加百分之二百。無線電站增加十七倍，潛水艇增加五倍，魚雷艇增加四倍，其他防守艦隊增加十一倍。若以第六次大會時代（一九三一年）海軍力量作為百分之百，現在潛水艇的數目已增加百分之五百三十五，其他沿海防守艦艇增加百分之一千一百，魚雷艇增加百分之四百七十。

共產黨在紅軍中的發展，各兵種士兵中，青年團員佔百分之四十九·三，在各級官長中佔百分之七十二，黨員在師長中佔百分之九十，軍長及軍區司令佔百分之百。同時工人階級出身的軍官，在紅軍各級官長，佔絕對的多數。紅軍士兵佔百分之四十五為工人出身，其餘農民出身的分子，有百分之九十為集團農場的團員。所以……我們敢堅決的說，紅軍現代的精神比較任何時期都要堅強。

紅軍中各級官長，不僅日夜工作，提高其軍事知識，並且提高一般的學問，在這方面已有顯明的結果：團長百分之十五，師長百分之五十皆畢業於各種專門軍事大學。所以在紅軍中的官兵，不僅在技術上能應用新式武器，並且在文化上可充第一等軍隊的基本條件都已具

備了！」

由此可以知道紅軍戰略在物質和精神兩方面都有充分的準備，而且是有計劃的進行的，與殖民地的國家軍事技術之奇形怪狀的發展，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蘇聯紅軍戰略準備之成功，不僅限於提高紅軍機械能力及軍事技術，對於將來戰略之展開有著以下的優點：（1）確定戰時軍需供給的保障；（2）縮短動員及軍隊集中和展開的時間；（3）提高蘇聯在國際的地位，可順利的進行軍事外交；（4）少後顧之憂。

現代戰爭是科學戰爭，物質的因素在戰略中佔有極重要之地位，作為指揮全戰爭的戰略，沒有豐富的物質基礎為之後盾，決不能實行現代戰爭，蘇聯紅軍在這方面已有相當把握了。

（二）紅軍戰略之特質

戰略是以戰鬥作為實現戰爭之目的的一種設計，故戰略計劃之出發點，必以戰爭之基本

觀念作爲自己之基石。

所謂戰爭，又不外是一種社會現象，是人類社會發展到達某些階段中之不可避免的一階段；故戰爭必隨着社會生產力及生產關係之變遷而改變其內容與形態；因此，以戰鬥實現戰爭之目的的戰略設計，首先亦必隨之而改變。

蘇聯紅軍戰略之原則，是以史太林的革命戰略爲原則的；史太林說：『戰略，是依着無產階級現階段的革命，而決定主要攻擊方向和配置革命力量（主義與輔力即工人階級和農民）的適當計劃之佈置，是爲着實現本階段革命全部鬥爭的計劃。』

故紅軍戰略之設計，是以工人階級現階段革命之目標爲前提的；在整個的設計及作戰實施上，完全是執行着共產黨的政治綱要；所以政略是戰略內容的基點。這樣重視政治和統一於黨的指揮，在過去國內戰爭（一九一八——二一年）整個進程中是如此，在未來的反蘇聯的戰爭中，也不會有多少變更。這一點，在目前各帝國主義國家中，因爲有多數政黨並立的存在，若將戰略隸屬於統一的政略指揮之下，決不能如蘇聯布爾什維克之指揮如意，此爲紅

軍戰略之優點，亦即是紅軍戰略之特質。

其次，紅軍戰略設計者，對於「思想戰」，不論平時與戰時，都異常重視；故紅軍戰略包含着「武裝戰鬥與思想鬪爭」，所以特別注意於敵人士兵及後方民衆之政治煽動和宣傳。過去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代，列甯曾經以『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的口號，鼓動各國的勞動者向着本國資本家宣戰，這一口號，當時在歐洲各國都發生了極大的影響，在將來反蘇聯的戰爭中，紅軍之基本戰略，必須努力將『反蘇聯戰爭變成全體無產階級對於資產階級的鬪爭』。故紅軍戰略之設計，定必依着此種觀點而製成，是無疑的。

(三) 反蘇聯戰爭中紅軍戰略之展開

我們知道，社會主義的蘇聯，和帝國主義的列強，是絕對不能永久的並立存在着的；在不久以後，勝利終必歸於一方，但是勝負究竟屬誰，只有取決於敵對兩方的劇烈鬪爭以後。

所以帝國主義的反蘇聯的戰爭或者蘇聯所領導的世界革命戰爭，到某一時期是必然爆發

的；以目前情勢而論，戰爭的戎首或由反蘇聯的帝國主義者來充當，但她的發展又必然成爲世界革命的戰爭；在這一戰爭中，紅軍戰略的展開是怎樣呢？這是值得來研究的。

但是要研究這個問題，僅了解紅軍物質的基礎及戰略的特質還不夠，必須熟悉蘇聯兵要地理和她鄰近敵國的兵力，然後方有把握。

我們知道，蘇聯是佔有全世界陸地六分之一的大陸國家，國界綿延有六萬五千公里，其中四萬八千公里是海界，其餘一萬七千公里爲陸界；國界如此之長，沿國境邊區之地，在戰略上之意義自不相同；以蘇聯國境之四周情勢而論：東方地廣人稀，礦產豐富，森林川澤，縱橫其間，可謂天富之區；惟交通建設尙未完善，農工業亦未普遍發展，此爲美中不足。

東北自楚克泰半島至波西埃特灣止，皆濱太平洋，其中有通太平洋沿岸各國之港口，如鄂霍斯克，尼古拉斯克，蘇維埃斯克，海參威皆是優秀的港口，尤以海參威爲重要，最適合於軍事和商務之用；其次如蘇城，五站，伊瑪，伯力，海蘭泡，赤塔等皆爲東西伯利亞軍事戰略要區；現在與之毗連者有僞滿及日本。

自日本侵佔我東北四省（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以後，在蘇聯東方國境已成多事之區，國防上受着莫大的威脅，反蘇聯戰爭有一觸即發之勢，故平時不爲人所注意的東西伯利亞，近來在國防戰略的意義上變爲極重要的地區了！

南方自外蒙古至土耳其止，與我國毗連接壤最多，在戰略上要地有塔什干，奇夫力士，羅司道夫，辛瓦司托波爾等地，同時又是蘇聯文物精華之區，特別是黑海和裏海區域，不僅是蘇聯石油，石炭的生產地，而且是麵包儲藏的倉庫之所，故在經濟上之價值極爲重要。

蘇聯南方國境的友邦，如土耳其，波斯與蘇聯的關係密切，已締結互不侵犯公約，阿富汗亦加入多邊公約，其次如中國，印度與蘇聯的關係，在近來亦漸趨友善；在將來的反蘇聯的戰爭中，若英國只居於次要地位，則南方可稱相對的安全地帶。

蘇聯西方，自北冰洋至黑海，約三千俄里（一俄里等於一公里之一·〇六七），又與歐洲諸國有着不可分離的關係。其利害衝突，極爲緊張；是以蘇聯西界邊疆極令人注目；在地形上又無天然之障礙物，敵人可以機動自由，影響於蘇聯國防設施甚鉅。如列寧格勒，明斯

克，斯母林斯克，基也夫，阿得賽等戰略地區，大都直接與芬蘭，愛司東尼亞，立托唯亞，波蘭，羅馬尼亞五小國接壤連界。這些小國對外的關係是沒有獨立性的，往往隨着某大國之外交而轉變，其中如愛司東尼亞是以英國政策馬首是瞻的，其他在過去都屬法國的勢力支配。但自法蘇同盟以後，波蘭已退出法國的圈子，而與德國訂立協定。

自法蘇協定成立以後，蘇聯西方主要的敵人，已不是法國集團，而是希特勒（德國法西斯帝黨魁）領導之下的德波匈。希特勒企圖使波蘭為自己的先鋒軍去進佔蘇聯的白俄羅斯及烏克蘭區，自己乘機佔領東普魯士邊境及波羅的海諸小國，作為進攻蘇聯前進陣地，這一計劃到現在已成為公開的祕密了。

特別在意阿戰爭（一九三五年十月）爆發以後，希特勒認為是千載難逢的良機已到，躍躍欲試，所以近來西方危險性較之東方尤為嚴重。

但是在最近，波蘭內政上略有變化，法國又在乘機活動，也許波蘭又回到法國的圈子內去；如果能成為事實，與目前蘇聯西方安全上是有利的。

蘇聯北方是一常年

勢形圍集之洲歐近最

積雪結冰之地，西自尼
巴奇伊米島東至楚克泰
半島止，其間約七千俄
里，皆濱於北冰洋；在
這一方面，敵人陸海軍
無用武之地，就是目前
最進步的空軍，亦只能
望洋興嘆。在這方面可
作紅軍戰略之依托境地
，亦可稱爲絕對安全地
帶。

據最近調查，現在與蘇聯接界各國之軍隊及兵員總數有如左表：

(一) 蘇聯東境諸國

國別

常備軍

師團

預備軍

日本
偽滿

三六〇・〇〇〇

二一

四・五〇〇・〇〇〇

一一〇・〇〇〇

一二(旅團)

一

(二) 蘇聯南境諸國

中國

一

一

印度

三一〇・〇〇〇

一

阿富汗

六〇・〇〇〇

九

波斯

四〇・〇〇〇

五

土耳其

一七八・〇〇〇

三一

七四四・〇〇〇

(三) 蘇聯西境諸國

芬蘭	三三·〇〇〇	四	五一·四·〇〇〇
愛司東尼亞	一七·〇〇〇	三	一十三·〇〇〇
立托維亞	二四·〇〇〇	四	二二九·〇〇〇
波蘭	三一八·〇〇〇	三〇	二·七三〇·〇〇〇
羅馬尼亞	二四〇·〇〇〇	二一	一·六七五·〇〇〇
合計	一·七一〇·五〇〇	一三〇 <small>(內有十二旅)</small>	一〇·三一五·〇〇〇
由上表來看，與蘇聯直接連境的有十一個（僞滿在外）國家，牠們的常備軍人數（中國在外）連僞滿軍隊在內，有一百七十一萬零五百人，比之蘇聯目前幹部軍人數（九十四萬）約多一倍。各國預備軍人數統計尚不完全，但就上列七個國家的預備軍來計算，已達一千萬零三十一萬五千人，若與過去俄國在大戰時（一九一四——一八年）動員（一千萬人）經驗來說，約略相等。在此環境之中的蘇聯，對於國防及紅軍戰略之設計，不得不特別慎重其事。			

在上述的情勢中，目前蘇聯國防中心及戰略重地，是在東西兩方邊境，將來成爲紅軍演習舞台的主要方面，也不外東西伯利亞和波羅的海至黑海地區，其他方面，若發生反蘇聯戰爭，都不能當紅軍一擊。

在這裏還有一個問題，即是反蘇聯的戰爭，先在一方面爆發呢？還是東西兩方同時進行呢？作者認爲先在一方面發生的可能多，但戰爭在任何地區發展，都可蔓延到另一方面。不過帝國主義的行動是難以一致的，特別在軍事指揮上更難統一及同時進行，這在過去武裝干涉蘇聯革命的時候，已有不少的實證。

現在反蘇聯戰爭的急先鋒，在東方是日本，在西方是德國（現在波蘭和匈牙利是她的同盟者）。日德在反蘇聯的立場上久已有一種默契，甚至於再進而締結日德同盟，分擔東西兩戰場的任務，但目前尙沒有成爲事實。

日本進攻蘇聯，「作戰目的」，無疑的是在企圖佔領整個東西伯利亞，以實現其甜密的牛夢——「大陸主義」；其海陸空軍之「戰略目標」首先當在殲滅防守於沿海州，阿莫爾，

貝加爾的工農紅色衛士，或者將她們驅逐到貝加爾以西地區，這是日本軍部久蓄待發的企圖；故將來日本海軍的對象是海參威，尼古拉司克和鄂霍次克港灣。但想攻下現代化的海參威之要塞，非有相當的時日和代價是不能取得的，而且還需要相當數目的陸軍和空軍的協助，方不至立於必敗的境地。

日本陸軍初期活動的戰爭舞台，第一以哈爾濱爲重點，利用海克，拉賓，齊黑鐵路爲運輸，集中於璦琿，黑河，向海蘭泡進攻，並奪取波奇可列娃，以便切斷阿莫爾鐵路，使伯力陷於孤立無援之地；第二以齊齊哈爾爲根據，利用中東路西線，集中於滿洲里，向大烏里攻擊，再進而奪取赤塔，並與攻擊海蘭泡之日軍聯絡，以切斷西伯利亞鐵路，使沿海洲的蘇聯守軍懸於數千里之外，與西方本部聯繫隔絕；第三以佳木斯爲根據，同江爲集合點，和用水陸輸送，向伯力進攻，但是有若干問題，因爲伯力的形式，是居於三角頂點的黑龍江與烏蘇里江的合流處，陸路交通不完善，水路障阻甚多（如水雷，沿江要塞等），日軍在這方面的地理人和（同時該地是反偽抗日義勇軍的巢穴）都不利，或者不得不取一種防勢的攻擊；第

四以熱河東蒙爲基礎向庫倫及上烏丁斯克進攻，但這方面，日軍雖有此野心，無奈交通不善，聯絡不易，恐將來難以實現。

日本空軍與蘇聯比較，雖說不足，但在將來戰爭中的作用上仍居重要，如積極阻止蘇聯空軍向日本領空活動，轟炸重要交通網及飛機場等，都是重大任務。

以上是日軍在將來反蘇聯戰爭中的戰略展開的估計，現在我們再論西戰場上的情形：德國進行反蘇聯戰爭的目的，是想侵略烏克蘭，白俄羅斯，以及濱於波羅的海的列寧格勒，再進而摧毀整個蘇聯國家，以圖拯救瀕於死亡的德帝國主義。其「戰略目標」，第一以波羅的海諸小國（強佔或強迫加入德國同盟）爲前進戰地，再以東普魯士爲根據，向列寧格勒進攻；第二以波蘭華沙爲基礎，襲擊明司克，並進而殲滅斯母林斯克的守軍；第三以波蘭林堡爲根據，從東南方進佔聖康斯坦丁洛夫，再向基也夫進攻。將來他們的武力組成，必定以海陸空軍協同攻擊爲主體；將來德國海軍的任務首先即在毀滅波羅的海的克浪施塔德，以便實行海上封鎖，但要如希特勒的願望實現，怕與他的「第三帝國」的命運一樣，成爲流產。

希特勒以及德國的軍事家都異常重視空軍，將來在這方面必有一番惡戰，很明顯的，他們空軍的目標，是在列寧格勒，明司克，斯母林司克，基也夫，哥梅爾等要區的軍需工業及交通要道，隨着以機械化兵團和摩托化的大衆軍向上列各要地直衝；希特勒這種冒險的企圖是否可以成功？看將來德國的工人如何答覆他！

負有粉碎進攻之敵以保守工人祖國爲己任的紅軍，在這一戰爭中的戰略設計是怎樣？是消極的防守？還是積極的進攻呢？這是極有興趣的問題。

我們知道，史太林和瓦諾西洛夫是時常以「擊破進攻之敵」的話來警告他們的敵人的，但是紅軍在什麼地方擊破敵人呢？國境線內？還是國境線外呢？這些問題都與紅軍戰略展開上有着極重要的意義。

現在一般人都認爲紅軍是防守的，並且以爲防守一定是在國境線以內，如紅軍沿着國境軍事重地建築堅固防禦工事等，都可證明他們的判斷之正確。美國的貝茨可充此派人之代表，他說：『在亞洲前方的軍事行動，我們可以說俄方一定只在當地反攻，或情勢所許時而改

爲進擊，但決不會開始就進攻，這問題愈加以檢討，它的基本原則愈是明顯。」（The Strategy of Another Russia-Japanese War, "Foreign Affairs", Vol. 12, No. 4, July-September, 1934.）紅軍的基本原則是什麼呢？貝茨先生也沒有指出過。

但是瓦諾西洛夫在一九三一年於共產青年團第九次大會上曾經說過：『我們必須把戰爭的殺場選擇在國境線以外及敵人國境中。』由此可以知道，將來紅軍戰略決不會消極的在國境線上防守，當戰爭開始以後，在主要方面一定是積極的向敵人進攻。紅軍平時所謂防守者，乃是防守工人的祖國——蘇聯；但在戰略上則恰恰相反，也祇有這樣，才能擊破進攻的敵人。

現在我們可以論到紅軍在戰爭初期戰略展開的問題了！紅軍在東戰場的活動範圍，主要是滿洲和北鮮，因爲這些地方都是將來主要的戰場；其次還有東蒙，亦是紅軍將來活動的舞台；在這三區之中，以北滿區域（哈爾濱——齊齊哈爾——璦琿——海拉爾——呼倫貝爾——滿洲里）爲主要；因戰略上各種重要條件，如政治，經濟，以及鐵路網，河道網，此區

特別發達重要。

北鮮在日本尤爲重要，她可利用日本海沿岸各港口，及通至北滿之鐵道，將其軍隊集於北滿，而蘇聯紅軍亦可利用此區，抄北滿作戰敵軍之後路，並可抵抗由日本海沿岸登陸之敵軍。

東蒙區域，在戰略上可作爲進攻北滿之輔助區；若敵人由熱河及東蒙進攻庫倫，則此區可成爲主要陣地。根據以上地理及紅軍之敵情，可推測將來紅軍初期戰略展開計劃如左：

第一、在戰爭初期，以海蘭泡爲後防陣地，或將舉行中央突破，向璦琿，黑河進攻，奪取璦琿及黑河以後，則利用日軍新近完成之鐵道及公路線，再展開向北滿經濟，政治，交通要害之地——齊齊哈爾及哈爾濱攻擊，但在嫩江北安鎮之間，有成爲遭遇戰之可能；若是，紅軍先集中二十萬人在布拉戈月金斯克及波奇可列娃等地，初期遭遇戰的勝利可屬於紅軍；另一方面紅軍必將戰略騎兵（三萬人）配置於東蒙，並在大烏里守以重兵（五萬人），控制滿洲里的日軍，此時日軍若回擊齊齊哈爾之紅軍，則大烏里之紅軍，東蒙之騎兵，可以尾追旁

擊，日軍若固守，即成坐以待斃之勢，若待紅軍進佔齊齊哈爾以後，則大烏里之紅軍不難肅清困守滿洲里之日軍。而且滿洲里無險可守，將來日軍有退守海拉爾和博克圖的趨勢。

第二，以伯力爲後防陣地，配合海陸空軍殲滅松花江左右岸之守軍，並奪取沿岸的同江，富錦及佳木斯，再由佳木斯展開向甯古塔哈爾濱攻擊，與由璦琿及黑河進擊哈爾濱之敵的紅軍聯絡，使虎林——密山之敵陷於包圍之中。若紅軍先集中十五萬陸軍於伯力四周，則不難完成以上任務。

第三、利用海參威四周的要塞，配合海（遠東艦隊五分之三）陸（陸軍四師）空軍死守海參威，保守空軍及潛水艇的根據地，以便毀滅日本水陸交通如大連，安東，清津，哈爾濱等重要交通地，及轟炸東京，大坂之政治經濟中心，使日本島國與朝鮮滿洲之日軍隔絕；等到伯力，海蘭泡之紅軍進佔哈爾濱，甯古塔以後，此時海參威的紅軍必出擊日軍，並肅清綏芬河，東甯之敵，進而佔領北鮮。

第四、配合（海陸空）相當兵力守尼古拉斯克及鄂霍茨克，阻止日本海軍及陸戰隊上岸

爲主要任務。

依據以上情形，第一期作戰時，紅軍在前線需要陸軍約五十萬人，空軍三千架，轟炸機應佔四分之一；潛水艇和魚雷艇共十萬噸。現在遠東的陸軍和空軍（後備軍及倉庫內所有的飛機）也許同上述要求相差不遠，但潛水艇還不能滿足戰時的需要。

在西戰場上的環境與東戰場上不同，第一、西方交通便利，鐵路如織，平原甚多，無天然蔽障；第二、工業重區以及政治經濟中心離國境甚近，如列寧格勒，斯拉林司克，基也夫，甚至哈爾可夫，莫斯科，都在敵人飛機轟炸圈內；第三，西方敵人的軍事技術，軍隊組織，尤其是空軍，比之東方之敵要高超數倍甚至於十數倍。

因此，紅軍在東方所行大集團展開的戰略，在西方是不適宜，但戰略基本的（攻勢主義）原則仍然與東方相同；故未來戰爭之初期，紅軍將以列寧格勒爲根據，進佔波羅的海諸小國作為前進陣地，向東普魯士進攻；同時在白俄羅斯區以斯母林司克爲後方，向華沙攻擊；其次以基也夫爲基礎，向波蘭林堡進攻。

但紅軍將來大部隊之集結，在西戰場上，必限於若干地區，於其中間地區：配置不因技術裝備而阻礙其運動性的小兵力獨立支隊，及有步兵支援的騎兵部隊，使其活動，因編成集團軍組織龐大，機動力降低，因自己武裝的重壓而自滅的危險愈大，不如編成輕快富有運動性而轉向自如之部隊，附於有決斷力的指揮官，獲得士民的同情，避去敵之銳鋒而活動，使敵人對於此種小部隊，不僅新式兵器利用困難，而大部隊集結地之兵器使用法，亦必大有差異，所以對於軍事技術優越之敵，似以併用大集團軍的戰鬥及獨立支隊的戰鬪爲宜；兩者併用之法，似有左列各要素：

(甲) 戰場中，一部分使用大軍行動，一部分使小部隊活動，互相防止敵人之侵入。

(乙) 大軍在自國領土內行動，同時使獨立支隊深入敵國內部，得敵方居民的同情而行動，自成中堅，組織新支隊，活動於敵之側背。

(丙) 一方戰場，則以大軍進行作戰，他方則以獨立支隊活動。

(丁) 對敵人以大軍活動的全部戰線，使用多數的獨立支隊，以牽制敵之後方預備隊，同

時以此支隊，侵入敵國之領土內及其大軍的側背地區。

將來紅軍採用任何方法，均須根據整個作戰計劃，固不待說；而作戰所需物質的要素之準備，以及與戰爭有關之諸問題，均須於事先有所計劃。獨立支隊兵力的組織應配合各兵種，依完全的組織而取聯絡，受中央的指揮；但在行動方面，應能廣範圍的獨斷專行。

作為紅軍戰爭指導的戰略設計，在原則上必然如上所述，但將來紅軍各個作戰部署，準備以及實施，必隨環境的變遷而生變化，也是將來意中的事情。

三 日俄備戰與戰略問題

胡世杰

一 現代戰略與日俄備戰

戰爭是社會現象，『戰爭不僅是政治的行動，而且簡直是政治的真正工具；戰爭是政治關係的繼續，不過應用了特殊的方法，以謀政治計劃之實現』（克勞塞維次氏的名言）。然而，政治雖能在某種程度上調劑經濟，但政治却是經濟制度的產物；因此，研究任何的戰爭歷史，或揣測任何的未來戰爭，必須詳細的探討作戰的或將進行戰爭的雙方（或多方）之內外部的措綜複雜的政治關係，以及產生這些政治關係的基礎——經濟因素。祇有這樣，纔能理解戰爭的真諦，起因，經過及其結果，纔能理解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為甚麼產生了重新瓜分世界的凡爾賽條約；也只有這樣，才能準確的推察到未來的或必然發生的戰爭。

然而，這樣的對於戰爭的理解，雖已為一般關心時事及研究歷史的學者所承納，但是直

到現在，依然存在着各色各樣關於戰爭的錯誤認識。例如，德國著名教授尼古拉氏在其所著的戰爭的生理學一書中，認爲戰爭並不是由於經濟利益及因之而產生的政治關係所造成，而是由於『人性好戰的結果』，所謂承平時期，也不過是人類『好戰性』之暫時的或短期的抑納而已。他又說：『戰爭現象之最主要的基本，埋藏在人類靈魂的深處，好戰的性情，在人民的血液內潛伏着，在世界大戰的前夕，好戰的血統本性，已是發展到了登峯造極的程度』（參看該書第七，二四，八六及九〇等頁。）尼氏雖生長在科學昌明的近世，而他的學說恰恰和我們荀子的『人之初，性本惡』的見解，異時同調。

我們研究戰爭的歷史及揣測未來戰爭的趨勢，決不能空泛地從人的心理或靈魂精神上去着手——因爲由此所能得到的，祇不過是『十字架上的靈光』。我們應當現實地從過去的政治經濟關係中去研究戰爭的歷史，從過去及現時的各方面政治經濟關係的基礎上，去預測未來的戰爭。我們對於日本帝國主義者強佔我東北四省，進窺我華北內蒙，攫取中東鐵路，排擠蘇聯在北滿的經濟勢力以及鄂霍次克海等海領漁權等等問題所激動的日益緊張——而至於

一觸即發的日俄戰爭危機，應當實際的抓住日俄間社會制度的矛盾和對立，日俄在東亞——尤其是在滿蒙的經濟勢力的衝突，日俄在國際關係上的爭衡以及目前世界形勢與日本內部的政治經濟實況等問題，作為研究的根據。如理解了這些現實問題，則我們就不難洞悉日俄間之所以能發生戰爭的原因。然而，對於這些問題的剖解，却非本文的範疇，本文的責任所在，祇是預測日俄戰爭在戰略上已有的與將有的佈置。

現代的戰爭，必須具有四個主要的原素：一、數量上足夠敷用并質量上能於應戰的現代軍備。然要具備這些現代的軍備，就須掌握有能生產這些軍備的現代工業及必需數量的原料，同時，還須有能迅速運動員全國力量的現代交通運輸道路等設備。二、現代戰爭決不是少數額定的常備軍所能擔負，而需要極廣大的軍隊；同時，現代的戰爭更不是單純的前方戰線所能掩護，而還須有有準備的鞏固的後方，因為航空化學的戰爭方法，早已突破了固定的戰線。然而，成千百萬大軍組織與動員以及後方之有準備的鞏固，都和社會各階層人民對於戰爭目的之認識以及國內民衆生活與其運動相銜接着，所以為要達到這點，首先便須安定國內

各階層人民的生活，進行全國備戰的各方面工作，鎮壓內部各階層民衆間的鬭爭運動，俾達到舉國一致對外的企圖。三、現代的戰爭，決不能授敵以一次重創，即獲勝利；也不能因受敵一次重創，而宣佈屈服。雙方苟非到了力盡精疲而不能再動員力量時，決不會休戰，因此，每個準備進行戰爭或必將被捲入戰爭漩渦的國家，必須具備着長期作戰上所必需的一切人力和物力（如後備軍，軍用品及軍備原料，強大的財政力量，國內經濟生活之安全，巨大的食糧準備等等）。四、爲要使準備進行的戰爭，不陷於孤立，故須要尋求與自己有共同利益或利害衝突較弱的國家（以及其他集團）作爲同盟者，或在必要時使之中立，因之，在戰爭之先，必須在外交上預作種種深遠的準備。

領導現代戰爭的軍事指揮觀念——戰略，就應把上述四個要素作爲自己機構的基礎。準備現代戰爭的軍事上的實際佈置——戰略設計的實施，更須配合并竭力促成上述四個要素得到迅速順利的完成。日本帝國主義者爲要『培養帝國恆久的榮華』，爲要『征服支那』作爲『征服全亞大陸之用』，就必須『攫取全支那的富源』，而『欲制支那，必以打倒美國勢力

爲先決問題」；「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然而『北滿可能及之地，我則傾力以進，赤俄必然前來干涉與破壞，斯時也，即我與赤俄衝突之秋而無疑』（以上諸引語，參看田中義一滿蒙積極政策奏章）。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既如此，那麼要實行這一政策，就難免與美俄衝突，而這一衝突更不是外交談判或和平交涉所能解決，勢必應用武裝及進行戰爭；因此，日本軍部就按照上述總的侵略政策，在戰路上積極的進行各方面的佈置，並製定全盤的作戰計劃：（1）擴展海陸空軍國主義，提高軍部在國家行政上及全國政治經濟生活中的權威，而實際上形成了軍閥專政的形勢；（2）歷年軍費之激增：一九一四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開始一年，日本的軍事決算費爲九千七百二十萬元，一九二三年爲二萬三千四百五十萬元，一九三三年則驟增爲八萬五千一百萬元，占全國總決算百分之三十六，而一九三四年度，雖在國家財政之極度窘迫狀態中，但軍事預算額更增加到九萬三千九百萬元，占全國總預算額百分之四十四又四，此外又有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七年間二次陸海軍的補充計劃費十萬零五千四百萬元。除了上述的國家總軍費以外，更有應用帶強迫性的方法向人民作備戰募

捐者，其所募集之款額雖不爲我們所知，但其數量亦甚爲巨大；(3)軍部對於全國軍事工業及與軍需有關係的各種企業，均已規定有整個的統制計劃，並積極的擴充國營的及私人的軍需工業。對於軍需工業的原料，因日本國內差不多完全沒有基礎的緣故（詳見本文第三節），而竭力的在其屬地及佔據地帶開發富源，並向國外購備必需數量的原料，俾免除戰時封鎖中的危險；同時，正因爲本國沒有原料（包涵軍需及其他重輕各項產業上必須的原料）的基礎，而須運自國外，所以必須準備強大的力量，以保證戰時——甚而在承平時亦然——原料運輸上的安全；(4)海陸空軍備的擴充與改革，如常備軍的增加，陸軍機械化的推進，專門技術部隊及化學戰隊的組織，空軍的迅速發展及架駛技術的進步，海軍補充計劃的逐漸實現及裝置之革新等等；(5)近年來，日本軍部對於一般的國民軍事訓練，更是不遺餘力地在加強着——不僅在學校裏有軍事訓練的設備與教程，即在有些地方的工廠和農村裏，也在努力進行着軍事化的體育運動，企圖達到全民軍事化及在必要時作總動員的準備。然而；(6)在現代的戰爭中，像日本那一類的社會制度的國家，其前線與後方間存在着不能解除的矛盾（

即在前線上，最大多數的人力與武器間及人力與戰爭的目標間，同樣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在這一矛盾之存在與發展，尤其在未來日俄戰爭中後方之重要性上，更使日本感到不安；因此，日本統治階級的一切教育，言論及其他各種社會機關，更努力地從事於擴大所謂『非常時期』擁護帝國的運動及御用的國家主義的宣傳，同時，并運用法權與武器，竭力的壓迫左翼思想及民衆反抗運動……可是，日本內部的政治經濟危機及其社會制度的內在矛盾，必然將隨着戰爭事件之爆發和擴大，而更加向前進展，所以日本在戰時不僅在戰略上難使後方有必要的鞏固，而且，即在前線的最大多數的人力中，也難免發生日本軍部所不願聽聞的事變；（7）爲要與俄戰爭，就須盡力的尋求國外的同盟者，日本外交當局亦鑒於此，故不遺餘力的在努力進行尋求戰略上反俄的同盟者。在反蘇聯的立場上，其他的列強，自然能夠給日本以同情與援助，但它的割據東北熱河及積極的窺伺內蒙全部與華北的政策及行動，却又不能不引起列強的嫉妒與反對；因此，日本如不能以相當的代價讓與列強，則日本還是不免在國際關係上陷於相當的孤立地位。在這點上，雖然使日本反俄的戰略處於不利形勢，但這並沒

有妨害它的積極割據侵略政策，而且，它仍然在，『不失自己權利』的原則下，尋求反俄戰爭的實際同盟者；（8）東北四省的被佔據，一方面固在奴役中國人民及奪取東北富源，但另一方面，却在把東北變成爲反俄戰爭的東方主要根據地，同時，積極的在被佔的地域內，迅速的設施軍用鐵道與汽車道路線網以及其他種種軍事設備（詳見後文），以謀將東北造成爲具有現代戰爭機能的反俄基礎；積極的進行其侵佔內蒙的野心，圖謀擴大僞國範圍，并造成侵外蒙反蘇聯的弧形包圍線；運用最大的力量，企圖消滅東北義勇軍及民衆的反滿抗日運動。因爲義勇軍及民衆所進行的民族革命戰爭，實爲日本帝國主義者在東北施行殖民地掠奪政策的障礙，同時，在實際上，也即是進攻蘇聯的障礙之一。因此，日本軍部在其反俄的戰略上，必須迅速的消滅一切反僞抗日的民衆運動——特別是武裝的戰鬪；（9），組織僞國軍隊，訓練御用的僞軍事幹部（如在長春等地的軍官學校），以供進攻義軍用，并充作未來日俄戰爭中的首批犧牲品。這裏，還須指出日本爲準備反俄戰爭，而各處搜羅白俄的領袖，組織并武裝白俄大衆，以爲日俄戰爭中日本的先鋒隊伍。

日本軍部對於未來的日俄戰爭，已有了上述主要的戰略上的準備與佈置。這些主要的準備與佈置，雖然時局已到了極端尖銳化的現在，日本還是將盡力的運用一切可能與條件，而更使之前進。這即是說，日俄戰爭的爆發如將延遲若干時，則日本所處的戰爭環境必然將隨着一般社會的及政治經濟的實況之變遷而轉移。這裏，還應說明的，是上述日本的備戰，蘇聯雖不失爲最主要的對象，但對於其他競爭者如美如英，亦是日本積極備戰目標的。

蘇聯在其四周敵視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環繞中，對於國防的重要性，是十分瞭解的；因此，自其立國以來，一切的建設事業，無不與國防有直接的或間接的關係。雖然，蘇聯是歷來保持和平政策的國家，但它理解四周雄視着的社會制度完全不同的國家，必然將與自己發生嚴重的衝突，而至於火併戰爭；因之，它便不能不經常的有作戰上的準備與戰略上全盤的計劃。

蘇聯領土廣袤，戰線長大，如果，在現代的戰爭中沒有數量上與質量上足夠應用的軍備，雖然在其特殊的社會制度的協力之下，實亦不足以談鞏固強力的國防。同時，蘇聯又難於

得到其他列強在軍備上的幫助——尤其是在戰時嚴密的封鎖中，因此，它便不能不盡力的利用國內的一切物質財富，人力以及其他的一切可能（如吸收國外可能的技術與人力的幫助及運用其他先進國的技術經驗等），改造其舊有的軍備基礎，並建立強大的製造軍用品的各種工業——特別是重工業，以謀技術經濟上的自立，而使自己在現代軍備上能站住完全自給的地位。

一九二六年，蘇聯的重工業雖已恢復到了戰前（一九一三年）的水準，但當局十分知道，在這一水準上的重工業所能製造的產物，既不能使國家在經濟技術上得到離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而自立的地位，復不能製造出數與質二方面所必需的軍備，因此，從一九二六年起，蘇聯當局即以堅定的步驟，積極的走上國家工業化的道路。

是在一九二五年年底的事情，當歐美列強在經濟上已達到局部的相對穩定及在政治上已有相對鞏固的時後，召集了全蘇共黨第十四次大會，在該次大會上，有系統的規定了國家工業化的任務——把『輸入機械設備的國家，變成爲製造機械設備的國家』，同時，更確定『鞏

固國防，加強紅色海陸空軍的力量」等等直接與軍備相關切的任務。從此，蘇聯更傾其全力於工業化及鞏固國防與加強紅軍的事業上面。無疑的，在那一時期中，紅軍的現代軍備基礎，有了進一步的發展。

嗣後，以重工業為重心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之迅速完成，使整個的國民經濟奠定了隱固基礎，同時，在軍備上更達到了長足的進步。現在，蘇聯能以自己的力量，供給現代的武器；能以自己所擁有的機器設備，製造複雜的機械軍備及運輸工具（如坦克車，飛機，飛船，新式機關車，曳引機，汽車等等）；并能以自己豐裕的原料（如鋼鐵，輕金屬，有色金屬及各種燃料），製造能支持長期戰爭的軍事必需品。正因為如此，所以蘇聯的紅軍能夠很迅速地走上現代化與機械化的道路，而成了世界最強大的（單就軍備一點而言，至於人力即士兵與指揮幹部方面，容後再論）軍隊之一。

在這個強大的現代軍備的基礎上（第一次五年計劃完成後，以至於第二次五年計劃一年半執行以來的重工業以及其他與軍備有密切關係的各種工業的基礎上），蘇聯當局得以加強

紅色陸軍的力量，改造舊有的海軍及建造新的戰艦，並傾力擴充紅色空軍（以上見後文）；同時，並加重徵募前期的士兵訓練，提高後備隊的積極性，擴大並加深一般的勞動人民（甚而及於婦女少年）的軍事組織與訓練，普及政治教育及識字運動，吸收全國勞動人民加入各種羣衆組織（主要的，如職工會，青年團，航空化學社，世界革命救濟會，紅十字會等等），俾在必要時能有組織的進行的總動員。

然而，蘇聯一旦被捲入戰爭的狂濤中，同樣（雖然應用與其他列強根本不同的原則）須要安定國內的生活，因此，蘇聯當局在其許多根基上面，運用其一切力量，在謀得城市與鄉村（即工人與農民，工業與農業）的和諧，消滅國內公開的與祕密的敵人，於是農村集體化運動及在緊密的集體化基礎上消滅富農的行動，隨風行全國了。

在持久的戰爭中，參戰軍隊及人民的糧食供給，是一個極重大的問題，而且這個問題發展到或種高度的緊張時，即能有力的影響到軍隊及人民的參戰情緒，因而必然牽涉到全部的戰役及戰略上的設施（如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末年中，德國即是一例）。蘇聯對於糧食備戰上

的實際情形，雖不爲吾人所周知，而關心俄國事情者亦不一其說，但據美國軍事調查者的情報，謂『蘇聯平日低度限制食量及歷年有計劃準備的結果，而隨蓄貯了足夠十年消費的糧食後備』。這個情報，如果是實在的話，那末，蘇聯在糧食上可以說也有了比較充分的準備。

以上是蘇聯一般的備戰狀況。但蘇聯國境廣大，東西南北的邊界差不多都受着強敵的威脅，而且，無論那一個方向都有受到敵軍進攻的危險，所以它的國防設計及戰略佈置，是一件極其複雜而值得研究的事情，然而，我們爲本文的範疇所限，故僅僅把蘇聯對日本備戰及戰略上的佈置，作一扼要的敘述：

(1) 在民國十八年中東鐵路發生事變的時候，日本政府雖然保持了『鎮靜的態度』、但蘇聯防日之心，實超過於那次事變的對象。因此，蘇聯在事變時所組織的遠東特別軍，並不會因事變之和解而遣散，而卻相反的，更用極大的努力加強其實力。直到「九一八」事變到一九三二年決定鞏固遠東國防以來，遠東特別軍隨成了具有各種現代兵種並能獨立應付大戰的强大軍隊；此外，更積極的改造并擴充蘇聯遠東領海艦隊及黑龍江江防艦隊，同時，對於

遠東邊疆及東部西伯利亞的航空建設（空軍及民用航空），更是不遺餘力的在擴充着，而造成了緊密的航空網及鞏固的空軍根據地。

(2) 蘇聯當局因鑒於遠東形勢的緊張及日俄戰爭的必然性，所以在最近數年來——特別是在「九一八」事件以後，對於遠東邊疆之種種備戰建設，有了更嚴格的注意。這裏最主要的是：甲、除了從歐俄及由鐵道及海道（由黑海啓程）運輸必要的軍需品以外，更在遠東及離遠東較近的區域內（如最近計劃的布萊亞煤礦與興安鐵礦以及在該二礦產基礎上將建設的機械工廠，在貝加爾湖大支流安格河上已開始建築的全俄最大電站，庫頁島煤油井之發展，并在伯力建築巨大的煉油工廠，海參威遠東工廠之改造而擴充，遠東木材化學工業之建立等等），建設與軍備有關係的工業，以備在戰時，遠東軍得以在軍備上大部份能自供自給；乙、聯聯的遠東，本為人煙稀散的區域，且在農作物上亦不能完全取給於己，而需要西伯利亞及歐俄的幫助。在這樣的情況下，遠東如與日本開始大戰，自然即將陷入於危險的境地。因此，蘇聯當局即竭力設法從歐俄——特別是烏克蘭——移遷大批居民到遠東，并設法振興

農業，以達在食糧上得以自給。據最近的統計，五年來，向遠東邊疆的移民已在二百萬以上，耕地而積亦已擴大了差不多三倍；丙、從歐俄移向遠東邊疆的居民，大部份是退伍士兵及可靠的分子。他們中大半是移植在邊界五十公里區域以內，同時，將邊界四五十公里內大批不可靠的居民移往別處，并在該區域內實行清洗敵對的及嫌疑的居民，而造成了遠東邊界——尤其從韓俄交界處到烏黑二江交流處——以退伍爲主的弧形線。這些移植邊界上的人民，平時雖也務農，但仍繼續着軍事訓練，一旦戰事發生，立刻便會變成武裝的衛士；丁、未來的日俄大戰，雙方決不是十幾萬少數的常備軍所能擔負，勢必有成百萬的大軍決戰，并須有成百萬的後備軍作補充，因此，蘇聯遠東當局在「九一八」事變發生以後，更加緊了國民的軍事訓練。現在，每一個有組織的人民（如學校學生教職員，工廠員工，集體農民以及職工會，航空化學會等等），都在加緊受着軍事訓練，對於民間的空防尤爲着重。

(3) 完成西伯利亞大鐵道的複軌及擴展遠東邊疆的鐵路建設。在日俄一旦發生戰事時，紅軍雖在駐防區域內已有了許多軍事設備及軍需後備，但還是不能脫離歐俄的協力，因此，

遠東與歐俄連絡的唯一大鐵路，就須敷設複軌了。無疑的，西伯利亞大鐵道之敷設複軌的浩大工程（伊爾庫次克城以東段的工程——因伊城以西，本來已是複軌的），雖在經濟上也有重大意義，但主要的，還是準備對日本作戰。後貝加爾，阿莫爾及烏蘇里等三條鐵路，雖都沿邊界蜿蜒着，但在軍事上還是不夠應用的。因為在實際上這些鐵路只能滿足戰略計劃的需要，而在戰術行動上却不能圓滿的兼顧到，所以在這些戰略道路上更須造成許多戰術支線（共約十一條，長約五百五十公里），直達邊界，以便在必要時能迅速的將必需數量的軍隊，運往前線。除軍用鐵路以外，更積極的改造舊有的『雨後泥一尺』的公路，并修建新的公路，而造成了沿邊界行走唐克車及運輸車的公路網。

(4)要是遠東邊疆是日俄戰爭中紅軍戰略上的第一道防線，或日俄軍直接的衝突區，那麼，東部西伯利亞（赤塔以西），便成了日俄戰爭中紅軍戰略上的第二道防線，或遠東特別軍的直接後援區。因此，蘇聯當局對於東部西伯利亞的軍事設備，亦同樣有了極大的注意。同時，如外蒙直接受了日軍由內蒙及呼倫貝爾方面的威脅進攻，則東部西伯利亞便成了日俄

軍直接衝突的區域。因此，俄軍便竭力的在外蒙佈置軍事（如外蒙軍的整理與改造，俄教練官的增加，外蒙軍備如唐克車，重砲，運輸汽車等以及軍用公路之增添，飛機場的開闢等等），俾造成一個鞏固的緩衝地帶。

(5) 日本在「九一八」事變以前——尤其在事變以後的外交，言論及行動，均以東方反蘇領袖的地位自居，同時，公開的號召並祕密的結合西方資本國家，企圖造成東西夾攻的反蘇戰線。這個企圖，一方面雖因列強對日本獨佔行動之不滿及資本世界之內部矛盾，而宣告了流產，但另方面歐美資本國家之反蘇聯氛圍氣依然擴張着（雖然是不平衡的），所以蘇聯爲衝破反蘇的戰線及對日備戰計，就須利用資本國家間的矛盾及日本與其他資本國家間的衝突，並以它的和平政策擴張本，而與法締結互不侵犯條約；與波斯，阿富汗，土耳其，波蘭，愛司東尼亞，捷克等國訂立多邊安全公約；與美國恢復邦交，最近更與羅馬尼亞等小協商國成立條約，……諸如此類條約的成立，雖不能說蘇聯與其他訂約國間社會制度的絕對矛盾就會因此而消逝，但至少在衝破反蘇戰線——特別是在對日本備戰的戰略上，是十分需要的；

而且，無疑義的，蘇聯在這一方面，已達到了極大的成功，這即是說，蘇聯一旦爲日本武裝攻擊起而與之作戰時，則西方戰線可暫時的相當的得着平靜，這是日俄戰爭中俄軍戰略上所必要的部份。

二 日俄兩國的軍備與軍隊的戰鬥能力

在未判斷日俄兩國軍隊的戰鬥的能力之前，首先須來敍述該兩國家軍備工業（重工業之主要部門，都包涵在內）及其必需的原料基礎：

一、日本雖是先進的工業國家，但重工業（造船工業除外）却尚在比較（與其他先進資本國家比較）幼稚階段上，而且在原料的供需上，更不能自立；因此，日本在生產技術上（指主要的生產工具）及原料供需上，都不能離他國而獨立——這在戰時被他國封鎖的時候，造製主要的軍備的重工業，必然將受到極嚴重的打擊。而這一打擊，更將有力地影響到前線的戰事及後方的防務。日本財閥的與軍閥的政府對於這點也十分瞭解，所以不惜應用暴力，

侵佔鄰國領土及掠奪殖民地及本國的人民，以企圖擴充重工業的生產及保證原料的供給。然而，日本帝國在這一道路上，已經遭遇着了許多困難的及不可克服的障礙，所以日本除了在本國及受其直接統治的殖民地（如高麗，台灣，滿洲）盡可能的建設與擴充和軍備有關係的工業及培植軍需上必須的農產品（如造製爆炸物的棉花等）以外，更大量的由國外輸入軍火（如美國海關今年五月二十一日的報告中說：『本年四月份內，日本向美國購買軍火總數為七・九九九・二五八美元』。）以備必要時的需用。

迄今日爲止，日本在軍需重工業的原料上，絕對不能供給，如日本國內鐵苗的儲量僅有八千萬噸，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二八年間開採量僅十五萬九千噸，只合消費總量百分之九，其中百分之五二——八十六萬二千噸——須仰賴於中國，滿洲便供給了五十二萬八千噸，現在日本鐵苗的輸入，仍在百分之四五以上；煤炭方面亦復如此，一九三〇年度日本煤炭的總輸入額之百分之十七又七來自中國本部，百分之六一又三來自滿洲，現在滿洲被佔，則日本本地及滿洲煤炭的年產額已爲四千五百萬噸，約可抵過日本每年煤之消費額（日本每年煤

炭消費量的在五千萬到五千五百萬噸）；鉛則本國產量極少，須輸入百分之九五；錫——百
分之八十；鋼鐵——百分之五十五；精製機械之輸入額，在百分之五十五左右；鎳則本國幾
完全不能生產，須由國外輸入者達百分之九十九；煤油，日本國內及領域內僅有庫頁島南半
端之煤油井及滿鐵會社之撫順人造煤油（從精煤中鍛鍊者）。但其產量極低，而成本又高，
每年所能生產者，不過能滿足日本煤油總消費量百分之十五（一九二九年為百分之十二又六），
其餘百分之八十五不得不購自美俄或英等國，但如將含有油素的撫順煤之一半，用蒸溜法
提煉煤油，則每年約能產煤油一百四五十萬噸，但其成本則超過美俄煤油價二倍以上。這在
貧乏的日本，自然又是一個問題。此外，與軍備直接相關的如橡皮原料，須輸入百分之百（
即在日本受委統管的南洋島嶼內所能產生的橡皮原料，亦不過能滿足日本需要總額百分之三
十五）；棉花須輸入者，亦為百分之百，現在日本雖在滿洲已開始強迫中國農民種植棉花，
且已投入大量資本，但最近數年內——至少也在十年內——因滿洲民衆及義勇軍之抗日反滿
的情緒和鬥爭以及農民缺乏栽棉經驗等等，故極難達到預定的計劃。諸如此類之軍需原料的

不能自給於己，實是日本軍備上一個最大的缺點，同時，也即是日本在未來大戰中——尤其是長期的戰爭——之重要危機之一。

日本的軍備工業及能直接製造軍用品的工業，其主要者，有帝國火藥製造工場（資本一千萬日金）；日立製造所（實收資本一千萬元日金，共發股票二十萬張，每股值市價一百九十二圓，故現在資本已達三千八百四十萬元）；新瀉鐵工所（該所有蒲田，新鴻，長岡及柏崎四工場，一九三三年復增加資本二百萬元）；東京瓦斯電氣工場（製造裝甲汽車，機關槍等複式武器，原來資本爲六百萬元，現又增加五百四十萬元）；日本染料工場（由資本金七百萬元增至一千五百萬元）；滿洲化學工業（資本金二千五百萬元，爲滿鐵會社直接管轄者，現已建成一半工程）；川崎造船業（自一九三二年以來業務甚爲發達，一九三三年上半年共造成三十二艘，合計八萬八千噸，八月份起，共造三十四艘，合計八萬二千噸。現在建造一等驅逐艦有明號及潛水艦三艘，國際汽船會社之一萬噸貨船一隻及飯野商事會社一萬二千噸之油船二隻）；日本鋼管製造工場（一九三三年下半年生產總額爲十五萬七千噸）；飛機

製造工場有三菱航空機工場（資本一千萬元），石川飛行機會社，川西航空機會社，名古屋愛知時計會社，川崎造船所飛行機製造所等等；與軍備直接有關的汽車工業，有石川島自動車製造所（年產四百輛），大德自動車製造會社（年產約二百輛）之二公司，最近因軍用汽車需要之增加，又成立了三所汽車公司（自動車業，其資本額不詳；自動車製造場，資本金一千萬元；自動車共販，資本一百萬元）；外資在日本經營汽車事業者，有美人設立的台尼爾汽車配合廠（資本四百萬日金）及日本福特（資本八百萬日金，每日能配合五十輛）。此外，尚有在日本侵佔地域內設立者，如在東北已開始建設中之昭和製鋼所（資本銀一千萬元），本溪湖鐵礦工場及瀋陽兵工廠（「九一八」時，曾被日本破壞，前年又重加整理而復業，去年更加擴充）。

以上列舉的日本軍備工業及與軍備有直接關係的工廠，乃是日本軍備據為依靠的犖犖大者。然而，這些軍備工業，即使在原料上有了相當的基礎（何況在實際上還沒有這個原料基礎），實也不能滿足日本在未來持久的大戰中軍備需要，所以日本日前已成了美英法等國軍

需工業的主要顧主之一。

這裏，我們對於日本軍備的動向，可以指出以下諸點：甲、日本爲要保證本國軍備工業之不斷製造能力，就須保證原料的來源，同時，必須保證自國外（其他國家及日本屬地）到本國之原料運輸路線的安全——特別是在戰時；乙、因日本的軍需工業（重工業在內）之總動員，也不能滿足日本軍備上（進攻的軍備）對各種武裝的要求（例如軍用飛機，日本雖能自製「九一」式陸軍用機，「九〇」式海軍用機以及「九二」式，「九〇——一」式等軍用機，但在數質二方面都不能滿足空軍之日益增高的需要，所以還是需要向美法等國購買；此外，如軍用汽車及現代化與機械化的軍隊所必需的質量優善的摩托及其他，亦是如此），同時又得防範戰時敵軍的封鎖，因此須在本國建立新的軍需工業及擴充舊有的製造基礎；丙、日本的進攻戰略，正確些說，侵略的戰略，必須具有進攻的軍備，而進攻的軍備，首先便須佔有數量上的優越地位（進攻戰略，雖亦須顧慮到『節省』，但進攻的目標是高於經濟節約的），所以日本軍部除了提高本國的軍需業的生產力外，更向國外購買大批的軍火；丁、因

爲未來的戰爭——特別是日俄戰爭，滿洲總逃不出是一個軍事根據地，所以就須要在滿洲設施軍備事業及開發滿洲的富源，以備大戰上的用途（日本在滿洲之開發當地富源，所以受關東軍特務機關的指使者，實不是偶然的）。

二、蘇聯的軍備，自從第一次五年計劃的完成及第二次五年計劃實施一半以來，得到了極大的擴展與鞏固。如果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帝俄，在軍備上尚不能脫離英法的幫助，那麼現在的蘇聯，雖在持久的大戰中，軍備上已能自給，而且還能以自製的最新式武裝去編制現代化的與機械化的軍隊。

關於蘇聯一般的，雖與國防不無關係的建設成績，這裏不多加敘述；我們所應加研究者，乃與軍備有直接關係的，列舉如下。

近年來，蘇聯與軍備直接有關的工業生產額，列表如左：

百萬爲單位，根據一九二六至二七年的價格

工業部門
一九二八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二到三三年

發展的百分比·與一九三二年比較
一九三二到三三年
一九二八年

燃

料 一・〇七九・〇 二・三八二・九 二・三八七・〇

九九・八

二三〇・八

九九・八

二九八・八

其中：

煤

三七五・二

六五九・九

七四〇・〇

八九・二

一七五・九

煤油

五八二・七

一・四一三・〇

一・三〇九・〇

一〇七・九

二四二・五

五金工業

二・七二二・六

九・〇三二・六

七・一〇〇・〇

一二七・二

三三一・七

其中：

黑色金屬

七〇五・五

一・二三六・七

一・八六九・〇

六七・六

一七九・一

一般機械，造船等

一・四〇五・八

五・二五二・九

二・八九九・〇

一八一・二

三七三・六

農業機械

一七六・九

八九〇・四

八九三・〇

九九・七

五〇三・三

電氣機械

二三九・三

一・二一八・三

八九六・〇

一三六・〇

五〇九・一

發電機器

一・八二三・〇

七・三六一・六

四・六八八・〇

一五七・〇

四〇一・八

化學 A 羣

三四八・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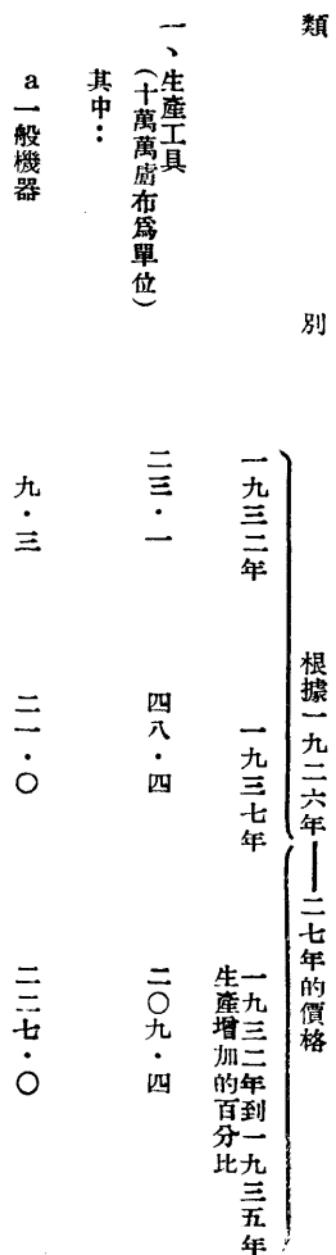
一・〇三九・九

一・四一三・〇

七三・六

二九八・八

從上述的圖表中，可以顯然的看到蘇聯第一屆五年計劃中軍械工業及與軍備有關的工業之一般的發展狀況（每年生產的增加，平均為百分之二二）。第一屆五年計劃，主要的，是奠定了國民經濟中的重工業的基礎，而第二屆五年計劃，一方面固然仍繼續着建設各種重工業的工廠及礦山，但另一方面，在重工業的生產上，必將迅速的提高起來。為明瞭這點計，我們特把一九三二年（即第一屆五年計劃末年）與一九三七年（即第二屆五年計劃末年）重工業的生產額，作一詳細的比較：



b (單位百萬盧布)	一四八·三	四一五·〇	二八〇·〇
c 工作機械 (單位千部)	一五·〇	四〇·〇	二六七·〇
d 曳引機 (單位千部)	五一·七	一六七·〇	三二三·〇
e 自動收復機 (單位千部)	一〇·〇	二五·〇	三五〇·〇
f 機車 (單位一部)	八二八·〇	二九·〇	三五〇·〇
g 貨車 (單位千部)	二三·九	一二八·〇	五七六·〇
h 汽車 (單位千部)	六〇·一	二〇〇·〇	八三七·〇
i 紡織機 (單位百萬盧布)	四七·七	五九九·〇	二九四·〇
j 食品製造機 (單位百萬噸)	一四〇·〇	二二一·〇	二三五·〇
二、煤炭 (單位百萬噸)	六四·三	一五二·〇	二二一·〇
三、煤油 (單位百萬噸)	二二·一	四七·〇	一八·〇
四、鐵 (單位百萬噸)	六·二		二九一·〇

五、鋼鐵
(單位同上)

六、純鋼

(單位同上)

七、銅

(單位千噸)

八、化學

(單位十萬萬盧布)

五・八

一九・〇

三二三・〇

四・二

一四・〇

三二六・〇

四六・七

一五五・〇

三三二・〇

一九・〇

五七・〇

三〇七・〇

根據上述的圖表，可知蘇聯在一九三七年經濟年的末期，將有大量的重工業生產品產生，而這些生產品，均與國防軍備有直接的關係；由此，更可知道蘇聯國防設備及紅軍的武裝，亦必隨之而更趨於強化。

這裏，我們對於蘇聯的國防軍備發展的動向，須指出以下諸點特徵：甲、蘇聯整個國民經濟的建設史，同時，也就是鞏固國防及增加軍備的歷史；蘇聯有組織的有計劃的經濟建設及國家的統制制度，而使蘇聯在平時及在必要時，比任何其他國家都容易動員全國的一切，以應付戰事。乙、蘇聯的軍備及與其有關係的工業，都具有國內自己的原料基礎（甚而像橡皮那樣熱帶的產物，在第二屆五年計劃完成時，亦能以化合橡皮自給），而且國內偉大的富

源（開採者及已調查而未開採者），使軍備工業能在穩固的原料基礎上，擴大自己的生產，因此，在戰時可不必顧忌到敵國封鎖的威脅，這於未來持久的戰爭中，實有極重大的意義。丙、由於第一屆五年計劃的完成及第二屆五年計劃之實施以來，使蘇聯的國防軍備上所需要的各種武裝設備，能達到自給的地位（這裏所說的『軍備自給』，須以軍備的生產——尤其在承平時期內——相當的不妨害一般的國民經濟建設為基點），而不像帝俄時代之須依靠英法諸國者。丁、蘇聯的軍備工業及與其有關係的建設，因自然富源蘊藏於全國各地及國防上的必需，所以也散佈在各地（這裏，雖因許多原由及條件所影響，而有程度上的差別）。在日本俄戰爭危機之日益緊張的局勢中，蘇聯當局在儘力的設法利用遠東邊疆及與遠東較近地域內（如西伯利亞東部及西部，烏拉爾區）的富源，擴展軍備上必需的重工業及其他，以謀未來的遠東戰事中，遠東的紅軍能在本地及附近地域內獲得相當的軍用品，這在紅軍的戰略設施的進展上，具有極大的作用。

此外，尚須指出者，為蘇聯軍備與許多和平的生產工具間的混合性（統用性），這裏最

明顯的一個例證，是蘇聯自製的曳引機——特別是采良平斯克曳引機工廠所造的重式曳引機（用鍾鎖輪者），該項機器，平時雖用於農業及運輸上，但一有必要時，即能在極短期間改造為作戰用的新式武器——唐克車。

在上述數段中，我們已把日俄二國的軍備與其物質的基礎以及該二國軍備的主要特徵，扼要的加以敘述了；現在，我們進一步的來研究日俄的軍隊及其戰鬥能力。

(1) 日本的常備軍隊，在承平時期共有十七個師團，合計二十三萬人，然在「九一八」事件以後，即逐漸增加到三十六萬人；戰時的首批總動員，能達到四百五十萬人之譜（在鄉軍人，現在已有了三百萬人，無疑的，他們當在首批動員計劃以內）；日軍之機械化的部隊，現在尚在編組的過程中，但單就已編成而實行教練及曾在滿洲與上海作戰者，為數並不甚多——其中編組上較完成而具有較大的戰鬥力者，計有久留米唐克車聯隊，千葉唐克車大隊，習志野唐克車中隊及關東軍所屬的唐克車大隊等；日本的軍用飛機，在一九三一年共有一千一百三十八架（見一九三一年九月十日日本向國際聯盟的報告）而現在則已達到一千五百

架，此外尚有飛船二隊。

(2)蘇聯的常備軍，因五年計劃的完成及國際形勢的緊張，而逐年增加了。茲把紅軍自一九二七年起至一九三三年末常備軍的增加（從五十六萬人增至六十萬人），列表如下：

馬種	一九二七年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步兵	六九師	七一師	七五師	七六師
騎兵	十一師	十二師	十三師	十四師
坦克車	一〇〇部	五〇〇部	一·五〇〇部	三·〇〇〇部
軍用飛機	七〇〇架	一·六〇〇架	二·五〇〇架	三·〇〇〇架

在戰時，蘇聯之首批動員參戰的人數，在五百萬人以上——五批在「長期假期」中的士兵約二百五十萬，國內戰爭時赤色游擊隊員五十餘萬人，各種軍事組織及青年團約二百萬人

。

(3)日俄軍隊的戰鬪能力，我們要說明這個問題，首先便應從該二國軍隊在編制上及武

裝上的優劣着手。現在特把日俄軍隊之團的編制及武裝（因團是現代戰爭的主要戰術單位），列表比較如下：（根據日本平田晉策氏之統計）

紅軍步兵團	日本步兵團	紅軍步兵團	日軍步兵團
營三	三	團部砲兵連二	沒有
連九	九（或十二連）	化學排	
機關槍連三	一（較普通為大）	乘馬排二	沒有
營砲兵步兵砲小隊三	一	工兵連一	沒有
團砲兵野砲營一	沒有		

依據以上日俄步兵團的比較表，則俄軍較強於日軍，可是，在大戰開始時，雙方軍隊的編制及武裝必將發生些變化。此外，日俄二國在海軍方面，則日本比蘇聯強盛得多了，但在日俄戰爭中，日本海軍雖能取積極的攻勢，然因太平洋上日美日英之主要衝突的存在，使日本海軍祇能運用其一部力量（約五分之一），以攻擊蘇聯遠東海岸，而俄海軍所能守防者

，亦不過是遠東艦隊及黑龍江江防艦隊而已，決不能像第一次日俄戰爭時調遣波羅的海艦隊到遠東參加戰爭。

(4) 在研究日俄二國及其軍隊的戰鬥能力時，我們必須指出以下的情況：日俄二國均為實施徵兵制的國家，但其中却因二國社會制度的不同而生產了不同的（徵兵制）形態與性質。日本的徵兵制，是以普遍的國民兵役為基礎的，即凡屬於日本統治民族（殖民地在外）的國民，如到了兵役年齡即須被徵入役；蘇聯的徵兵制，是以憲法上規定有選舉權者，公民權者方能參加紅軍。這裏，我們可以看到日俄二軍在內容上的差別了，同時，更因該二國的社會經濟制度及目前國內實際情形的不同，而使二國軍隊之人力上的戰鬥能力（實際上，一切武器還是依靠着人力的），亦隨之而具有更大的區別——無疑義的，蘇聯在這方面佔了極大的優勢。

在未來的日俄戰爭中，雙方參加戰役的軍隊必超出現在所具有的常備軍額數倍，蓋作戰

的戰線及水陸的疆域是如此的廣袤，同時，雙方的作戰準備及連絡線均已有較完全的設備，所以日俄的戰爭，不得不有大量的軍隊被捲入戰禍，而且也決不能以一次重擊了事，勢必陷於比較長期的戰爭境地。

(三) 日軍根據地及其一般戰略

我們知道，第一次日俄戰爭（一九〇四年——一九〇五年），在軍事爆發點上，是以日本水雷艦隊突擊旅順俄艦隊而開始的。這裏，主要的是因為當時俄帝國軍隊據有滿洲根據地，并有旅順大連控制鴨綠江，更南則築有馬山浦要港，如此，則頗能有進攻日本中腹之危險。正因為這樣，日本既不能利用陸上根據地以破壞俄軍所占優勢，更不能以外交方法取得滿洲的統治權，所以日本海軍之冒險突擊旅順，實是當時日本的政策上與軍事上必要的行動。

然而，現在日本既在高麗有多年政治經濟上及軍事上的經營，而復在「九一八」後強佔了滿洲，則第二次日俄戰爭陸軍必成為主要力量（這裏並不否認海軍的作用），而其爆發或

將由空軍襲擊而開端，滿洲自必成爲攻俄的主要根據地。在這樣的情況之下，蘇聯的軍事當局就不得不在遠東邊疆增加其軍事設備（陸海空防務），俾與日本軍相抗衡。

滿洲既成爲日本攻俄的主要根據地（同樣，也是進一步侵略中國及直接壓迫中國民族革命的根據地），則在該地建築軍事工程，在準備大戰上，自然是一件必然的事情。現在，我把日本在滿洲所進行的軍事設備（「九一八」以後），擇其要者，敘述於下：

（1）日本除已有的南滿與安奉二主要幹線供戰略上運用外，在事變後，不但攫取了東北所有的鐵路管理權，而且更興工建築軍事政治的及經過的鐵路網。現在已完成者，計有自敦化經延吉，龍井村直達會寧的鐵路（共長三百四十五公里，該路可直接清津要港）；自延吉到海林的鐵路，共長九十公里；自延吉經甯古塔直達也河的鐵路，長二百公里；在北滿已成者，有：海克路（海倫至克山，長一百九十一公里，該路連接着齊克路及呼海路）及拉賓路（長二百五十公里）。已興工而尚未完成者，有：寧年至訥河的鐵路（長五十公里，該路並計劃延長至嫩江而直達大里河）及自通北經龍鎮直達奇克的鐵路，這二條鐵路，差不多完全

沒有經濟上的意義，可說純粹是軍用的。除了興建新的鐵路網外，更計劃建設六萬公里的公路（最近二年內，計劃建設九千公里，即一九三四年四千公里，一九三五年五千公里），該項公路計劃預定於十年內完成，其經費為一萬萬偽幣，現在在滿洲境內的汽車數額，已有一萬輛。上述鐵路與公路之造成，將使日軍利用最新式的運輸工具，而直達俄邊境。

(2)日本在偽國境內已設立的航空線，有：自哈爾濱至寧古塔；自哈爾濱經佳木斯到富錦；自哈爾濱經綏化，海倫，克山到齊齊哈爾；自長春經吉林，敦化到龍井村，更經高麗而與大坂相連絡；自齊齊哈爾至大黑河；一九三四年四月間完成了自大連經瀋陽，長春，哈爾濱，齊齊哈爾，海拉爾直達滿洲里的直接連絡航空線；一九三三年夏季，日軍在熱河省境，建立了新的航空線：自瀋州經朝陽，凌源至承德以及自錦州經朝陽，赤峯至林西。目前，在佈置自長春經吉林，敦化，龍井村，清津至東京的夜間航線；已存有的自東京經漢城至滿洲的航空線，因夜間不能飛行的關係，而致延長航行時間至二晝夜。此外，日軍更在邊境上及軍事上重要的地點，積極的建設飛機場——現在在偽國境內的飛機場共計已達到六十所之

多。但這些飛機場，在設備上（如修理所，炸彈庫，安全保藏所等）則尙多未完成。根據上述的航空線及飛機場的數額，則郵遞機（實際上與軍用機沒有多大區別）與軍用的數額約在三百架以上。在這樣的情況中，如果說日本空軍對蘇聯遠東主要城市如赤塔，伯力及海參威等及主要鐵路幹線如後貝加爾，阿莫爾與烏蘇里等戰略鐵路不能有什麼威脅的說法，實是一種錯誤的認識。實際上，日本的空軍，雖然在數質二方面都比蘇聯薄弱，但決不能因此而說它就鎮靜防守而不作進攻的冒險。日本在僞國的航空事業，現在已能與日本國內的主要空軍根據地作戰鬥航行上的連絡，這一點對日本在滿的空軍，實有極大的意義。

(3) 目前，在東北四省及在高麗的日軍，計有步兵師團七個，南滿路護路軍一個旅團，騎兵旅團二個，空軍聯隊四個，技術聯隊五個（唐克車隊亦在此內），及鐵甲列車二十二輛。合計上述軍隊的類額，為十二萬人，佔日軍總數三分之一（日軍共有三十六萬人），而上述在滿的技術武裝，已佔日軍現有的技術武裝總數之一半（弱）。同時，日本軍部還正在計劃向滿增兵。然而，日本在滿雖有如此夥多的軍隊，但在日俄戰爭開始時，因戰爭範圍的廣大

及戰爭性質的慘酷，則這樣數量的軍隊，必然不敷運用，而在戰爭開始時，其開展又必然迅速，所以日本的軍部正在設法將首批的動員及補充，能在當地進行之。由此可以瞭解軍部的所以向滿派遣大批在鄉軍人之所以然了。現在，在僞國與高麗境內的日本在鄉軍人，約有十二萬人，這在日軍人力上可以說已能有相當的保障。在軍事物資供給上（軍火及贍養品），除了設立軍備工業外（如昭和創鋼工場，滿洲化學工業，瀋陽兵工廠等等），更設立稠密的軍需庫網，積極的蓄貯軍火。然而，這些設備必將成爲俄空軍的注目點。

(4)由日軍上下操縱的「滿洲國」軍隊，目前共有十萬人，但這個軍隊的內部雖有許多漢奸心事日，而士兵羣衆一般的都仍然懷着反日的情緒，所以該項軍隊的戰鬪能力，實甚爲薄弱。此外，日軍更利用舊東北海軍的基礎，而建立了所謂「滿洲國」海軍。日本在這方面的主要努力，集中在加強松花江江防艦隊。現在除舊有的艦船加以恢復改造外，更在一九三三年春季補充了五艘新式小型砲艇及二十隻裝甲小汽艇（由日本運來者）。日前更在大連及日本造船廠製造小型砲艦，俾造成強大的松花江江防艦隊，以與蘇聯黑龍江江防艦相抗爭。

在偽國的日軍當局，爲要積極的準備對俄作戰，於是便組織白俄并給以相當的武裝。現在，在偽境內在日軍直接領導的武裝的俄組織，約有三千至三千五百人。

以上是日本在「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對滿洲軍事根據地所進行的主要工作。此外，日本更伸張勢力於華北，以爲這一根據地的「後盾」；同時，更須鎮壓反日運動——尤其是武裝的反日戰鬪，以爲施行殖民地掠奪政策及開展反俄戰備的基礎。

日本之得有滿洲作經濟的及政治軍事的根據地，實無異在日本軍國主義者的頭上更加上一頂鐵冠。此後，日本之攻俄戰略，除了以強大的海軍進攻蘇聯在遠東的唯一良港——海參威而外，更可藉滿洲作攻俄的及繼續進行侵略政策主要根據地，這裏，陸軍在戰略的開展上，便成了一個主體。現在，我以個人的觀察和推理，把日軍以滿洲爲根據的攻俄的戰略設計，扼要的敘述如下：

(1)首先，我們應當來解答代表日帝國政策的日軍之攻俄戰略的目標問題。我以爲日本之攻俄目標，在日本軍部的計劃中（雖然，這個計劃並不爲吾人所知），必不僅在驅逐蘇聯

在北滿的經濟勢力（攫取中東鐵路自然也包涵在內），而且還將更進一步的作割據蘇聯的遠東邊疆（包括沿海州，阿莫爾州，赤塔州等，庫頁島北半，岡扎加半島及其南下的沿海漁區等地）的企圖——在日軍部的計劃中，或者不是「企圖」，而是肯定的字句。

我之所以首先提出日軍攻俄的戰略目標者，實因為它與日軍整個的作戰計劃有極密切的關係。然而，我們却不能像「萬能的」日軍首腦部那樣「神通廣大」，作肯定的目標計劃，因為戰爭之各方面多是帶着冒險性的，而日本之攻俄戰爭也不能例外，所以，所謂「戰略目標」必隨着戰爭過程中的實際情形之變遷而轉移的。

(2) 日軍攻俄的作戰計劃，必然是海陸空軍的配合襲擊。海軍的主要襲擊方向，爲：(A) 海參威，但要進襲這一要港，日海軍必不能正面的直搗金角灣或由俄羅斯島側擊，因爲該港在這二方面既有堅固的碉堡和遠射的要塞大砲，復有潛水艇及飛機保護，此外，港灣的形勢又是曲折險要，所以我們可以預測到這一帶，日海軍一方面用一部力量限制俄海軍的活動，另方面則用強大的海空力量進擊波賽鐵區及蘇昌區，俾陸戰隊登岸襲擊海參威的首尾

，並可截絕烏蘇里鐵路，而與由東甯及琿春方面攻俄的日軍聯成一逼而圍攻海參威。(B)控制黑龍江口岸，攻擊廟街，並佔據俄屬庫頁島北半。這一海軍進擊方面，實較能達到戰略上的收獲，惟俄陸離庫頁島北半（中隔韃靼海峽）距離不遠，俄潛水艇，魚雷艦的防禦力量有極大開展的可能，而俄陸軍及空軍之開展活動的可能，在這方面仍不能忽視。(C)進攻鄂霍次克與彼得羅巴弗羅斯克二城，以攫取那些富裕的漁業海領。此外，如松花江艦隊之進襲黑龍江俄領彼岸，因這實際上將由關東軍指揮，故容後文詳述。

以上是日本海軍攻俄的三個主要方向。

(3) 日軍以滿洲爲根據之對俄攻擊線，其主要者如下：(A) 以延吉，琿春與穩城（高麗北方邊境的要領）爲基地，依靠着連接的大鐵路線，而進攻沿海州之波賽鐵區，以謀截斷海參威之『首級』，並作襲擊海參威的企圖；(B) 以中東路東線（自哈爾濱至綏芬河段）爲主要戰略運輸線，以延甯路（自延吉至寧古塔）爲輔助線，而由綏芬河，東寧及虎林進擊沿海省之驛馬與雙城子，橫斷烏蘇里鐵路，截住海參威之『尾』，並謀破壞斯巴司克俄空軍根據地

，俾佔據沿海省之主要地帶，而開闢進一步的向北進展的道路。(C)以佳木斯與富錦爲基礎，利用松花江爲主要運輸線，公路(該區已有的公路，有從三姓至渤海，由三姓至寶濟，由富錦至同江等)爲輔助線，而水陸並進的向主要目的地——伯力——進擊。但是，在冬季松花江冰凍期內，江防艦隊便無活動可能，然那時冰凍的江面，經過少許的修築，即可自由地通行汽車及馬車。(C)以訥河與通北爲基礎，大黑河(璦琿)爲集合點，利用已開始興築的甯訥鐵路(自甯年至訥河，并計劃延長至嫩江而直達大黑河)及通奇鐵路(自通北經龍鎮直達奇克)爲直接運輸線，而向海蘭泡等地進擊，以圖進而奪取波奇可列娃(阿莫爾鐵路與海蘭泡支線的樞紐點)，俾切斷阿莫爾鐵道，使伯力陷於孤立不利的地位。(E)以齊齊哈爾爲基礎，博克圖，海拉爾與滿洲里爲先鋒，利用中東路西線爲戰略運輸線，而直撲俄軍大烏里大本營，進而襲擊卡雷姆斯克，以圖進佔赤塔，橫斷西伯利亞大鐵道，隔絕遠東邊疆與西方的聯絡，實施佔據整個遠東邊疆的企圖。此外，(F)日軍更以熱河等地爲基礎，而進攻外蒙，打破這方向之攻俄的緩衝地帶，而可直接攻俄之上烏金斯克，更由此而進一步的作進佔伊爾

庫次克的企圖。如此，則蘇聯遠東的國防，彷彿將掃除一空。

上述諸項，僅僅是依據俄僑邊境及作戰後備地帶的形勢與軍事設備（如鐵道等），日軍有上述六條進攻路線之可能——日本的軍事瘋狂派便在如此的想像着，所謂攻俄的『緊密進攻』的戰略手段，即是這一派的代表思想。然而，戰爭是雙方的（或是多方的），所以要規定任何的戰略計劃，不僅僅要嚴格的看到作戰的一般形勢，而且更須慎重的估計到自方的及對方的力量（這裏，不只是兵力與機械，而還包涵着與戰爭有關係的一切），以及在作戰過程中將發生的或可能發生的一切變化。由此可知，上述的單靠着作戰形勢而規定的『緊密』或並行的攻俄戰略，乃是一種冒險的軍事幻想；而且，這種幻想，與其他一切幻想相同，在實行的時候，必將遭到『反面的』結果。

(4) 日本比較具有理智的，然而是勝利宿命論者的軍事作家平田晉策氏，對日俄戰爭中的通俗議論，以爲在戰爭的初期，日軍要襲取戰略上的要線，阿莫爾鐵道，把紅軍的沿海州日本在北滿的作戰計劃見日本世界知識一九三三年十二月號，有以下的認識：『世間所流傳

部隊與貝加爾州部隊的連絡截斷……這種議論雖然也並不錯……但這並不像世間所說的那樣容易』；『以現在的關東軍兵力，要想在戰爭初期攻擊海蘭泡，是相當無理的』；他並不根據紅軍在海蘭泡一帶的兵力及軍事設備，以為『要突破這個要線，是很不容易的。絕對的講起來，我對於開戰後幾禮拜內的小興安嶺以北的陣地的命運，是不能不抱着疑問的』。由此可知，按自前雙方的實際情形，平氏是認為這一方面（即上一節所說的『D』線），日軍是須要取防守的戰略；然而，如果『……在小興安嶺施行各種工事，在交通方面，把海倫和克東聯繫起來，把拉哈線延長到大黑河，同時最好有一線海倫達到烏雲。這樣的戰略鐵道完成後，日軍才能夠在黑龍江省北部得有自由作戰的機會』。這是平田氏對於日軍在『D』線方面作戰的意見。

平氏對日軍在松花江烏蘇里江方面的作戰計劃，以為東經百三〇度至百三五度，北緯四十五至四十八度之間的地域，即吉林省牡丹江溪谷以東的三角地帶，因『紅軍由伯力至興凱湖及烏蘇里鐵道沿線，都有着自由地侵入這三角地域』的可能。所以『我軍北方要在撫遠，

同江，南方要在虎林，密山建築強固的軍事基地，但這些要點的現狀，都是不能樂觀的。然而，平氏是積極的，他更提出：『這三角地域要積極的利用，……在南方的虎林和密山，須駐紮一個騎兵集團（包含飛行隊與裝甲汽車隊）以對抗紅軍的驛馬部隊；在北方，須把同江與撫遠方面的三角地域的角端，強固化為大戰略上的要點。把步兵砲兵大隊與航空兵團派遣到這個地域，造成威脅伯力西方交通的形勢……這樣可把我們在滿洲作戰的全部形勢引導入於有利的地位』。然而平氏這一計劃，却被東北反日抗偽的義勇軍所妨害了，在這三角地帶內，卻都是義勇軍活動最積極而又佔據多時的區域。這裏，更明顯地表現出日軍的攻俄計劃與其征剿義勇軍及屠殺東北民衆之一致性了。

以上是平氏關於日軍在北滿方面攻俄計劃的二個軍策。但是，這些意見，却不能全部的為日軍當局所採納——特別是日軍在海蘭泡方面的作戰計劃。現在，為要比較正確地揣測日軍在未來日俄戰爭中的攻俄戰略，特將日軍當局——尤其是直接指揮者關東軍當局所實施的及將實施的攻俄戰略，以我個人觀察及推理所得，敍述于左：

(5) 關東軍司令部攻俄的作戰計劃，是由日軍部討俄整個的軍事設計中演譯出來的，然而，却又是主要的。關於關東軍討俄作戰計劃，是具有嚴格的軍事密祕性，當然不爲我們局外人所知道，但是根據日本的軍事傳統思想，根據日軍在滿洲等地的軍事設備，軍隊的分配及軍事的行動，我們可以臆測到，如果俄軍在遠東沒有如此迅速的開展國防力量，如果偽國境內沒有如此強大的抗日反偽的民族革命戰爭，則日軍或者早已「乘人不備」的攫取中東路而向俄直進了。然而，狡滑的日本軍事傳統——外交上作種種訥言，軍事上作殘暴行動，——早爲稍具歷史及時事常識者所洞悉，所以對於日本除了以力量對付力量外，實不能用其他手段得到怎樣圓滿的結果。俄軍之所以在遠東邊疆有若大的軍事佈置，實亦由於此。

關東軍攻俄的作戰計劃，根據目前雙方的實際形勢，及一切軍事設備，我們可以預測如下：

關東軍指揮下的大軍，主要的對俄進攻線爲本章第二節中所述的『D』與『E』二線，所以日軍在這二線上集中了極大的兵力，并開展了極大的軍事設備，如在齊齊哈爾的日軍有

一個步兵師團，一個騎兵旅團，一個以上的空軍聯隊，一個技術聯隊。此外，更建有滿洲最大的軍用飛機場；在博克圖，扎蘭諾爾，滿洲里及三河等地有步兵一個師團，一個旅團，騎兵一個聯隊，技術部隊二大隊，鐵甲列車八輛，美利堅式普通貨車改裝鐵甲者二十五輛，在滿洲里與博克圖二處。設有較大的飛機場；在海倫，克山與通北等地有步兵一個師團，騎兵一個聯隊；在哈爾濱駐有步兵一個師團，騎兵一個聯隊，技術部隊一聯隊，空軍一個聯隊以上。此外，尚有大量的在鄉軍人及武裝移民團。——合計上述的日軍力量（僞軍尚不在內），差不多已達到在滿（熱河在內）日軍總額之一半，而且現在還正在向這方面增加兵力。由此，我們可以預測到日軍將在『D』線與『E』線為主要的攻俄路線。

關東軍之所以把『D』與『E』二線作主要的攻俄戰略線，實也不是偶然的，蓋亦有二個要義：甲、突破并殲滅紅軍在大烏里，赤塔及海蘭泡等地的軍事基地，以除掉紅軍的活動力，并削弱紅軍在遠東的兵力；乙、這二戰略進攻線如能（關東軍當局自然不是「如能」，而是肯定的）進展，則即有橫斷後貝加爾及阿莫爾二戰略鐵道的可能，那時之奪取沿海洲及

進取整個遠東邊疆，就很容易了。

日軍攻俄的第二個方向，爲『A』與『B』二線。這一方，日軍的主要目標爲佔據海參威及整個沿海洲。蓋由『A』線襲擊海參威之首，『B』線截斷海參威之尾，如海參威爲日軍所得，則紅軍便不得不退軍至斯巴司克，俾據險要防守，如此，紅軍的作戰精神必因被日軍攻擊影響而頹唐不振，日軍進攻戰略之繼續開展自較容易，——以上是日軍勝利論者的樂觀論調。然而，不管怎樣，日軍之由『A』『B』二線作戰略進攻的第二方向，實有相當根據，蓋在這方面的日軍已有四個師團以上（琿春，延吉及高麗邊境集中有高麗日軍二師團，安奉路沿線一個師團，中東路東線自一面坡至綏芬河有日軍一個師團及許多他種部隊，在奉天，吉林等地的日軍及在這一帶的僞軍尙不在統計之內）。

關東軍對於吉林省牡丹江溪谷以東的三角地帶，按照目前形勢來說，有二個軍事步驟：第一，用極大力量，征剿在這一帶積極活躍着的反日抗僞的義勇軍，但在這方面，日軍雖會多次動員了極大的力量征剿，然而不僅不能達到日軍所希望的成績，而且在這一帶的義勇軍

更一天天的增加了，戰鬥方法亦因日常戰鬥經驗之增加而進步了，這當然使日軍更感到困難；第二，假定說，在這三角地帶義勇軍失了勢力，則日軍在短促的時期內也不能建立起進攻的軍事設備，所以日軍在這一地帶將取着守勢。

在松花江下流自三姓（依蘭），佳木斯，富錦乃至于同江一線（即上述的『C』線），日軍雖在積極的進行軍事工程，如建造公路，增加駐軍（松花江下流一帶，約有日軍三個聯隊，陸軍飛機二十餘架），加強江防艦隊，但按照目前情況來說，日軍決不敢在黑龍江強大的紅色艦隊，紅軍在該處駐紮部隊及鞏固的防禦工程的威力下，進行絕大的冒險進攻，所以我認為日軍在這方面也將取守勢的。至于由熱河向外蒙的進攻線（即上述的『F』線），則日軍正在準備作進攻的設施，然按照現況來說，則日軍在熱河的兵力（一個師團），即使有外蒙境西之呼倫貝爾方面之日軍的協力，實亦不足以有勝利把握的進攻外蒙，但是，日軍正在積極的在熱河及呼倫貝爾建設進攻外蒙的軍事工程，并向內蒙圖謀進佔，俾造成對外蒙的大包圍線，同時，更在竭力地拉攏已沒落的外蒙舊王公喇嘛，由此可知日軍之進攻外蒙，實

也是必然的趨勢（這裏，主要的應從政治經濟因素方面去着想）。

以上是我個人揣測中的日軍攻俄的一般戰略，然而，形勢是時時刻刻地在變化着，紅軍在遠東的實力佈置也在轉移着，日軍的作戰計劃自也不得不因此而相應地改變，所以，現在祇能按着現在的實際情形，作推論的根據，而不能憑空的對變化着的未來，作肯定不變的判斷。

（四）紅軍根據地及其作戰計劃

在未說到紅軍的根據地及其作戰計劃之前，首先便應解決一個重要的，而且是先決的戰略問題，即是北滿及橫貫北滿而與沿海州和西伯利亞相連接的中東路，對於整個遠東邊疆——至少是沿海洲——在戰略上的命運問題，我們知道，帝俄時代的參謀本部曾把北滿及中東路與整個遠東邊疆的命運放置在同一條線上，這即是說，如果放棄北滿及中東路，則遠東邊疆，便成爲弓形的被擊地域，而沿海洲則更成爲受水陸夾攻的地帶，所以爲戰略上的利益計

，應當首先退卸沿海洲——甚至遠東邊疆，而把全部戰略的重心集中于赤塔，然後由赤塔再開展大規模的進攻的軍事計劃。這樣的戰略方案，英國的許多軍事專家也認為正確的，所以不久以前他們曾對紅軍在沿海洲設備軍事工程而表示奇異。

然而，在事實上，北滿已被日本所佔（實際上也早已放棄），蘇聯對中東路亦準備出讓，同時，紅軍似乎沒有把握地在遠東邊疆各地（沿海洲也在內）設施軍事防禦工程，並沒有放棄遠東一寸土地的表示，而且，赤塔固然未失掉其戰略重心的地位，然伯力亦復成了一個軍事的中樞（紅軍東特別軍司令部即常駐于此），由此可知蘇聯軍事當局並未接受帝俄的軍事傳統，把北滿及橫貫北滿的中東路和遠東邊疆的命運，并不看作是『同一線』的，而將『二者』分開。這一事實，雖為許多資本軍事學者所認為奇異，但却是值得我們研究的問題。

我認為紅軍之所以能把『二者』分開，而把遠東邊疆作為日俄戰爭中紅軍的根據地，其主要的，有以下幾個因素：甲、帝俄時代與蘇聯的社會政治經濟制度及對外政策的不同，因

此，第一次日俄戰爭（帝俄時代之與任何國家的戰爭亦然）與未來的第二次日俄戰爭有了性質上的根本不同點，乙、帝俄時代的遠東邊疆與蘇聯現今的遠東邊疆的實際情形（如工農業與民衆組織等等），迥然不同；丙、帝俄軍隊與紅軍的性質是根本不同的，同時，現在紅軍所能運用的武裝（如空軍機械部隊等）比帝俄軍隊是進步得多了；最後，丁、帝俄與蘇聯因社會制度上之各異，而使人民大眾對于戰爭有不同的表示——反對與同情，所以在戰爭中的民氣，自然也不能相同，此外，如果在第一次日俄戰爭中滿洲人民曾同情——甚至援助——日本而反俄，則第二次日俄戰爭中，按照一般的情形估計及已有的事實，必將同情於俄而反對日偽，無異疑的，在戰略上將具有極大的作用和意義。以上諸點，乃是蘇聯之所以能在弓形的被攻形勢的威逼下，而將遠東疆邊作為日俄戰爭中的紅軍根據地之主要因素。

紅軍對日本的主要戰略觀念，我們可在蘇聯海陸軍人民委員瓦諾希洛夫在共黨第十七次大會上的演說中知之：『遠東的戰爭危機，正在日益緊張着……如挑戰者侵犯我們國界一步，則敵人必嘗到我們國家的威力，我們光榮紅軍的威力，同時，我們堅定的自信着必將成爲

勝利者」。由此可知，紅軍在日俄戰爭中的戰略，決不是『純粹』防守的，而是在一般的國防中，將動員國家及紅軍的力量，予日軍進攻以嚴重的反擊。這一點，我們在紅軍的遠東軍事設備中，更在事實上得到了證明。

紅軍對遠東軍事根據地的經營，一方面固然着力於水陸邊防的鞏固，如：海防方面竭力強加舊有遠東艦隊，并置潛水艇於海參威要港，以防禦日海軍的攻擊，陸防方面則竭力的在遠東邊界上建設新式的碉堡，砲壘及障礙物，以防日陸軍之進犯；但在另一方，却同樣準備了進攻性的軍備，如大型戰鬥機與重爆炸機，重唐克車與具有持久行駛能力的唐克車以及其他機械化部隊等等。這裏，我們可以看到紅軍在一般的國防戰略下，同樣將在被敵進攻中採取反擊的軍事行動。

現在，我把自己在各方面材料及觀察中所得，把紅軍在遠東邊疆的軍事設備及兵力，扼要的列舉如下：

(1) 海防與海軍方面，計有紅色遠東艦隊——共有各種等級艦艇四十一—四五艘，約

十二三萬噸，隸屬於遠東艦隊的潛水艇共有十二艘，均為最新製造者；此外尚有黑龍江江防艦隊，共有砲艦十四艘，其中最有力者為列甯號與古拉斯尼波士特古號二艦，上有十二吋口徑砲四門，并四吋半裝甲砲塔作掩護，實為黑、松、烏三江的權威者。在海防工程方面，有海參威附近的俄羅斯島要塞砲壘之恢復與加強，海峽要隘之內外設有大口徑砲壘七所，駐紮海防隊六營，海防飛機場一所，并設有普通堡壘十二所；在黑龍江口則設有江口要塞砲壘及大口徑砲壘五所；至於在庫頁島北半及岡扎得加半島沿海要隘之海防設備，雖尚不為我們所知，但按紅軍在遠東一般的防務情形來說，那些地方必然也有相當的防禦工程。

(2) 在陸軍與陸地邊防方面，有步兵九個師團，騎兵四個旅團，約十四萬人；技術部隊方面有唐克車三百輛——三百五十輛，此外尚有農作用曳引機一千二百輛，其中能改造為唐克車者，約有五百輛左右，鐵甲汽車五十輛，鐵甲列車十二輛，及軍用運輸汽車四百餘輛。在陸地邊防方面，據日人的調查，謂一般的工程已經完成，其中主要者，為水泥鋼骨築成的新式砲壘及碉堡，其數量雖不得而知，但凡屬軍事上重要的邊界地方，均築有這項的防禦工

程。

(3) 在這遠東邊疆的紅色空軍所統轄的飛機，約有四百架，其中在沿海洲者，有最新式超重轟炸機數十架，其搭載重量及至三噸到五噸之爆炸彈，續航的距離為二千至二千五百公里，假若以海參威附近為根據地，則東京、大阪、名古屋及下關海峽等處，皆在一一千一百公里內外，故日本之中樞地，誠如德報所評，均將在陷于空襲的圈線以內。除了上述者外，蘇聯更集中最精銳飛機一百五十架于莫斯科附近的地方，以備有事之際，以兩三日時間，即可飛達遠東第一線參加作戰。目前蘇聯包圍滿洲的軍事航空根據地已有十處，不久後更將以此為中心，而擴充到二十處。此外，在外蒙古庫倫尚有民間航空根據地（實則是軍用的），常備飛機約三四十架。

(4) 在軍事運輸方面，蘇聯除了已完成西伯利亞大鐵道之複軌外，據日方的報告稱，蘇聯政府已決定興建自貝加爾湖至伯力與雙城子某地的鐵道，該鐵道是與後貝加爾，阿莫爾及烏蘇里等鐵道平行的。這條鐵道如果造成，則蘇聯遠東與西方的聯絡，當更進一步的鞏固。

此外，蘇聯遠東當局在近年來，非常積極的在修建新的汽車公路，並修理舊有公路，使能適合現代運輸的機能。

(5) 紅軍的兵力補充方面，蘇聯遠東的政府及紅軍當局很透切的知道，未來的日俄大戰決不是目前遠東特別軍十幾萬人所能担负全責，而須有大量的後備軍及補充隊伍作為後盾，然而這些後備軍及補充人員因軍事上的需要，而不能依靠遙遠的歐俄，所以蘇聯當局便決定以移民的及優待的方法，使遠東邊疆的人口增加到在軍事及建設上應有的數量。遠東邊疆在這方面，的確已達到了極大的成績，如：一九二九年全部邊疆的居民為二百八十萬，到一九三三年底便達到將近四百萬人。這裏還應加注意為一九二九年統計內的許多居民（大半是所謂富農），因集體農莊發展的結果，而被驅逐到別處去了，而移植到遠東來的人民，約有百分之四十是退伍的士兵，而其他部份，也是憲法准許掌握武器的人民，所以遠東邊疆在必要時，即可擴充紅軍至一百萬以上；如此，則在日俄開戰的初期，遠東紅軍在人力是不會感到困難的。

我們大概的知道了紅軍在遠東根據的實力後，當再進一步的按照一般的軍事形勢及這些實力的配置等，以測度紅軍的一般戰略及作戰計劃。首先，我們應當預測到在未來日俄戰爭中紅軍的一般戰略，將與一九二九年中東路事變的戰略不同，無疑的，紅軍在日俄戰爭中將盡其力量所及而橫撞直搗，決不會像中東路事變的那樣慎重，所以在日俄戰爭中紅軍之在異邦作軍事上的佔據情況，實也是戰略上的必然趨勢。

然則紅軍對日的作戰計劃將怎樣呢？根據目前各方面的實際情況及地理形勢，我以為紅軍對日的作戰計劃，主要的如下：

(1) 蘇聯的海軍，決沒有進攻日本的能力，其所能為力者，僅不過與陸上的海防工程及航空力量相配合而抵禦日本海軍的猛烈進攻，所以蘇聯的海軍，必然是防守的（蘇聯當局之增添遠東艦隊以潛水艇者，實只是在增加該艦隊的防守能力）。有人說，日海軍既強于俄遠東海軍，則日海軍之迅速佔據蘇聯遠東沿海各要港，乃為必然之事，然而，我却以為這樣的說法，是不瞭解現代航空在海防上的作用，同時，在英美各國之海空配合攻守戰實習中已證

實空軍在海戰中的極大效用。

(2) 在未來的日俄戰爭中，紅軍的主要力量還是陸軍，因此紅軍對日軍的戰事之主要部份，自必在俄僞的邊境上，在這裏紅軍并將開展其作戰的計劃：(A)以大烏里作根基，赤塔為後備地，而沿着中東路西線之俄段（自克來姆斯克到俄僞邊小站）向僞境滿洲里，及海拉爾等地進攻。但是這條線，紅軍還是取守勢的，其所以要在開始時作進攻的戰鬥，一方面是因為紅軍在這一帶邊界的地形上極為不利，而須佔據繁拉諾爾等地以為取守勢之憑依，另一方面却因為要轉移戰場于異邦的土地上，以減輕本國地方在戰爭中的損害。然而，如果下述一線（即『B』線的進攻上有了開展，則這線（即『A』線）即將相互配合而作繼續進展的行動。(B)以海蘭泡為根基，波奇可列娃為輸運中心點，而向僞境大黑河進攻，并利用日軍建築之運輸交通路線而繼續向嫩江及其往南諸要地。這進攻線，乃是與『A』線相配合的，主要目標則在齊齊哈爾（昂昂溪也在內），抓住中東路西線及洮齊路的要害，俾由此而向哈爾濱及洮南進展。(C)在松黑二江交合處一線，紅軍雖有強大的黑龍江艦隊，但根據在這一

帶紅軍的防禦工程，似乎將取守勢，但在某些條件之下（如松花江水漲至相當程度及『D』線的戰事，紅軍佔優勝時），則黑龍江艦隊及其他部隊必將配合作進攻戰事，那時，松花江下流要鎮如同江及富錦等將為被攻的地域。（D）黑龍江烏蘇里江中間及牡丹江溪谷以東之吉林省三角地域，紅軍將乘着日軍在這地域內的許多弱點，而由伯力及驛馬等地進攻撫遠，虎林及密山等要鎮，並進而與『C』線配合而有佔據這一地域的可能。（E），以雙城子（尼科爾斯克—烏蘇里斯克）為根基，海參威為後備，由興凱湖，波克羅夫斯克及格羅達科伏等處，向穆稜及東甯等地進攻，更由該地進而威脅也河及甯安，以謀截斷安吉鐵路與中東路東線之聯接。此外，在海參威以南的波賽鐵區及其他區域（與高麗交界的濱海地帶），現在紅軍雖也在積極的佈置防禦工程，但在日軍海陸的夾攻中，恐于戰爭開始不久後即為日軍所佔。有人以為該區紅軍將以極大兵力（空軍亦在內）捍衛之，因為該區如果失掉，則海參威便受到南路的直接威脅。但我却認為該區固然對於海參威的防務有極大關係，可是，如果紅軍把捍衛該區的大部份力量，轉移于由波克羅夫斯克向東寧進攻，再由東甯傾力向汪清進展，如此

則延吉受逼，撣春震動，日軍自有後顧之憂，那時海參威南路不僅能據險堅守，而且還具有反攻的可能。

(3)研究紅軍的作戰計劃時，我們決不能越過與作戰計劃之執行有直接關係的紅色空軍。紅色空軍在遠東的主要根據地，計在沿海洲者有斯巴司克的航空根據地（共駐有空軍二個聯隊，數十架超重轟炸機亦常駐于此）；中在阿莫爾州者有伯力航空根據地（共駐有空軍二大隊，海軍飛機二中隊）；在赤塔州者有赤塔的航空根據地（共駐有空軍二個聯隊），此外，尚有海參威、海蘭泡、大烏里、庫貢島北半，廟街及彼得羅巴弗羅斯克等地的大飛機場。

這裏很明顯的可以看到，在遠東的紅色空軍，不僅包圍了偽國邊境，威脅着偽國及高麗境內的重要地點，而且按照紅色空軍的飛機續航能力，則日本內地的許多都市，恐亦不能逃出它的空襲的範圍，但如果因紅色空軍在數質二方面都凌駕在日本之上，而說日本空軍毫不能抵抗紅軍在空際的威力，那實是一種謬誤的見解。

俄在遠東已有的及將補充的空軍，在未來日俄戰爭中將執行戰鬥任務，以我的觀察，將

是：甲、轟炸日軍的戰略幹線，首先便是南滿，安奉及中東等鐵道的樞紐車站，總廠及重要橋梁等等，以阻礙日軍的調遣，動員及行動；乙、轟炸工業中心，首先便是鞍山鐵礦，撫順煤礦，昭和製鋼所（現在建設中）及瀋陽兵工廠等等，使日軍在軍需上發生困難；丙、轟炸海陸空軍的根據地，首先便是齊齊哈爾，哈爾濱、奉天、吉林及偽都長春等地的兵營及飛機場等，旅順清津等地的軍港，以破壞日軍的集合與戰鬥力，同時，更使民心驚惶；丁、以紅色空軍的威力，監視并妨礙日本，高麗與偽國間的交通運輸的聯絡，使關東軍陷于相當的孤立境地，同時，更進而飛過重洋由空際襲擊日本內地許多重要的都市及工業中心，以震撼日本的後防。

以上是我對於紅軍戰略設計的預測。

最後，我們應當提出一個問題，即在未來的日俄戰爭中，決定勝負的主要力量是何種軍隊：是陸軍，是海軍，抑是空軍？我以為日本雖握有強大的海軍，蘇聯雖握有強大的空軍，但是陸軍，在海陸空軍配合的作戰行動之下，依然是決定勝負的主要力量，與陸軍中的主要

部份，將是現代的步兵（這裏的軍事理論問題，不多說明），因此，在日俄戰爭中，機械的力量雖然將具有巨大的作用，但人力（其實一切作戰機械及武器，也何嘗能離開人力），仍然呈顯着決定的意義，由此，我們便不能不連想到日俄兩國內部的現狀及將由戰爭而掀起的形勢，因為軍事上的人力（如士兵等），是與本國的內部情形相密切聯繫着的。然而，這當由研究該兩國的及國際的經濟，政治及社會各問題的專家們來說明。

（五）結論

在本文的結論中所應說的，祇是以下幾點：

（1）能否開戰？日本的統治社會層，雖然都想以戰爭去『救濟』日益尖銳化的日本政治經濟的危機，雖然都懷着反蘇聯的戰鬥情緒，但是，因為國際反蘇聯戰線的分裂，日本在國際上的相當孤立，統治社會層對戰爭方向的意見分歧（如紡紗、棉織、造紙及造船等工業財政資本，因自身的利害關係，而主張奪取中國中部和南部，并不惜與美國開戰，海軍者即是

這一資本階層的代表之一；其他如生絲的與絲織品企業家與出口商，投資高麗與滿蒙的財政資本以資本地主階層等等，則主張與美親善，而進行反俄戰爭，陸軍省即是站在這一資本地主階層利益的主要代表）以及紅軍在遠東國防的鞏固和強化。然而，現在資本統治階層中主張日俄戰爭的勢力，實比主張日美戰爭的勢力要佔優勢，所以，日美戰爭的危險雖未盡除，但根據現狀來說，則日俄戰爭的可能性，實較大于日美。

(2) 何時開戰？日本如果沒有上述諸多原因，則日軍或早已開始大規模的攻俄了；反之，如果上述情形發生相當變化時，則日俄間的大戰即將開始。然而一切戰爭是相當冒險的，日本軍部之冒險攻俄軍策，更是時時有實施的可能，所以日俄戰爭危險，是時時存在着的。有一種推測，以為日俄戰爭將由日軍強佔中東路而爆發，我認為這有相當的根據。

(3) 誰勝誰負？按照目前日俄二國的國家力量，軍隊力量，內部情況及國際關係上來說，則日本似乎未必優勝于蘇聯。如果日本能聯結其他資本列強，打破——至少是減輕——資本列強相互間的矛盾——首先是日美，而造成強大的反蘇聯的統一戰線，那時的形勢自然將

起極大的變化。但是，在目前美國雖在積極的領導歐洲方面的反蘇戰線，這因遠東問題而使日英間的關係也日益緊張起來。混亂的德國，大概是日本在歐洲的主要盟友了。所以，日俄間的誰勝誰負問題，如果目前的國際形勢及日本的政策沒有大的改變時，即就可以推測一個大概。

最後，應提起國人注意者，爲日俄戰爭將以我國東北充作戰場，而我國在日俄戰爭中的地位更極重要，希望大家對於這次戰爭與吾人之關係，縝密的加以研究。（完）

一九三四年十月於上海

四 遠東政略戰略之檢討

平田晉策

(一) 一九三六年遠東情勢的估計

我們雖知道美國的經濟帝國主義，大海軍主義，渡洋作戰主義，是太平洋政治不安的狂風暴雨的發源地；但在大陸方面，也必須常常想到，這是使遠東政情不安的根源。

說到遠東，須注意的，第一是在內戰與政治觀念形態動搖下的中國之存在；第二是以世界革命爲最後政治目標的共產主義的蘇聯，及其前衛紅軍的攻勢態度。

蘇聯的世界革命戰：基於史太林的一國「社會主義」的建設政策，暫時的中止攻勢戰術。然而，他們的憲法劈頭即分世界國家爲「社會主義」集團與「資本主義」集團，而宣言此兩個集團在原則上的敵對關係。

所以列寧曾作如此的推斷：『蘇聯鬥爭的形式，不只限於戰爭，乃採取所有一切政治經

濟的手段以與資產階級的國家戰」。

我們根本否定分世界爲兩個集團的工農憲法的公式的判斷。世界不是兩個集團，而是多個集團。

可是在蘇聯看來，「蘇維埃」政權以外的國家羣，都是一體的白色敵人。用所有一切的手段與方法和敵人作連續不斷的鬥爭，乃革命政治的根本方針，因此，其鬥爭方法，有思想戰，謀略戰，經濟戰，武力戰，防守抵抗和暫時的退守；總之，所有戰術皆被採用，而其戰術的最終目標，則集中於世界革命。

外交人民委員長李特維也夫之赴華盛頓，瓦諾西洛夫之赴士爾其，以及巴庫石油之入日本，皆爲革命戰略通行的戰術工作的一種。他們判斷蘇聯與紅軍的強化，爲世界革命的先決條件，因此種認識，以至經濟上的第二次五年計劃告終爲止，這幾年爲防勢準備時期，以防勢主義爲原則，而決定了一切的戰術。

因此，他們在準備期中，盡力抑止反蘇聯戰爭，避免外國的反感，極力不使挑戰態度出

現。但是，向抵抗力弱的地域，則毫不客氣的取攻勢態度，如對中亞細亞，新疆，外蒙古抵制力弱的地域，即大規模的進行同化工作。

在十七次共產黨大會上，史太林，莫洛托夫，瓦諾西洛夫，李特維也夫等幹部之所以用無限下流攻擊的言論，痛罵日本，特別是他們陸軍方面的作用，是在使世界的反感集中於日本；使日本國內醞釀反對軍人思想，此乃由戰爭的要求而出發。

我們對於蘇聯此種根本態度，必須深刻的認識。他們現在傾全力於經濟的強化與紅軍的強化工作，到一九三六年，必已完成其經濟強化工作的一部分，而其戰略的方針，將一步一步的由防勢變為攻勢。

他們根據惡辣革命的戰略的方針，一方面更與美資本帝國主義相呼應，以牽制的作用。今后應當以此為必然的事而加以思考。

對滿洲國的武力示威，援助中國的紅軍，與邊境的強奪，以這種前衛作戰為下手處，「共產黨」和蘇聯將要作些什麼？

在一九三六年，紅軍將是否發動東方革命戰的火焰，固不能決斷，然而一想到東方爲革命的溫床，早已作爲「共產黨」的目標，且戰爭爲蘇聯最後鬥爭的手段一事，則極東情勢惡化的事，乃不能否認的事。

說到這裏，希望大家來看看紅軍野外教令的綱領：

『工農紅軍一方面擔任防衛蘇聯之責任；另一方面，以其現存之事實援助全世界被壓迫的勞働人民，要求自由解放的鬥爭』。

話雖說得堂皇，實在是宣言紅軍最後目標，在於誘發敵國內的叛亂。我們無論在如何情勢之下，所謂『紅軍爲革命的軍隊，共產黨的前衛』等話，決不可忘記。

所以，遠東政治的不安，一部分是由於紅軍和「共產主義的世界革命戰略所發生的。因此，太平洋的政治情勢，因美國資本帝國主義的傾向而惡化。遠東的情勢，則由於共產黨的態度而決定。

爲不使戰線凹凸起見，他們從「中東路」退却，他們在西伯利亞加強遠東紅軍，計劃農

林礦產的生產擴大，擴張以堪察加爲中心的漁業戰線，並在北庫頁島從事石油根據地的擴張，對我石油工業挑戰。東方鬥爭線的強化，成爲現今蘇聯政略的一大目標。

在遠東西伯利亞，決定充實世界革命戰根據地的條件。凡國境戰陣地的構造，集團農場的建設，燃料資源的採掘，着着進行鬥爭準備的工作。

此與滿洲國的經濟建設有何關係呢？我們想到戰爭爲政治的手段，政治的勝利爲最後目標，則必須知道，滿洲國的建設作業，乃爲對付蘇聯挑戰不斷的應戰的對抗行爲。

蘇聯的攻勢既半形隱滅，同時中國的政治形勢則愈形傾向惡化，此爲遠東不安之所在。
在中國A國民黨政權，B蘇維埃政權，C西南聯盟政權，三大政治勢力鼎足而立的存在着。A與B已繼續五年以上的鬥爭，其武力鬥爭日益深刻而大規模化，結果可以豫想必然進展至於大決戰。

三大政治勢力中，現在以A政權最爲強大，作爲「中華民國政府」而持有政權。然其勢力範圍，在蘇區而被侵奪，地方軍閥依然不服從統治，不成爲中央政府的狀態。

他們想強化政府的權力，進行某種大建設事業，若不與日本結爲遠東國家集團的一環，實爲無知。然而，這樣的冒險的政略，他們是沒胆氣來作的，更就世界情勢的判斷，也不容許與日本結合。

中國政府是在豫想美國的東洋政策，在一九三六年前後進行，轉爲攻勢，暗地考慮其對於政治的復讐。

此種判斷是否正確，將依美國在海軍會議的態度而決定。

總之，南京政府及其主體的「國民黨」，乃依於日美蘇聯三個不同之思想的經濟的軍事的而成立的錯雜關係，此點不能不深深記憶。然而這樣無獨立性的政府，其政治要求之或左或右，有多量的浮動性。

他們對於下述態度，終未決定，應當同美資本帝國主義結合呢？或應當與日本連合而成爲遠東同盟的中心呢？依然六分或七分傾向美國，保持曖昧的中間態度。

如果我國的國民主義，無論在如何重壓之下，不放棄堅決的態度，他們將成爲遠東同盟

之一員。然而，因為他們對日本的政治立場判斷不強，故竟要無躊躇的直接投入美國的支配圈。

日本與中國結成同盟，未必削弱美國與亞洲的經濟關係，反之，美國對中國市場獨佔的侵入，却從根本上動搖了日本作為永久的政治目標的東洋防禦主義。

因此，日本於一九三六年前後，必須比什麼還要嚴重的監視與警戒國民黨政權和美國的連合。

至今仍畸形存在的南京政府，僅僅對於紅軍和共黨，持明白的敵對觀念，他們對待威脅他們政治權力的反對黨，行盡量的澈底的鬥爭。在湖北湖南的第五次圍剿，×××借用紅軍戰術，而行偵探戰，此種國內戰，雖必有完結的一天，然要料想將終止於何日，乃是不可能的事。

在此時期中，西南聯盟握有決定的權力，而地方軍不倦的抗爭，一切外國的勢力，在中央與各邊境大形錯綜，中國愈將日益化為世界政治的抗爭地。

此種傾向，對於日本而言，使之負擔起重大的政治任務。

中國的不安，不能根本掃除，亞洲全體也不能不受永久的不安之感。

在一九三六年的決算期中，日本恐將不得不用其進步的對中國的政策，而行遠東不安的排除工作了。

我們遠東不安的排除工作，並非要對中國內政的干涉，如鎮壓其國內戰的方法，而在強化我國的經濟和軍隊，使中國內部發生亞洲同盟的政治要求。

即是說，我們希望他們自動的拒絕「共產黨」的指令，限制美國帝國主義的支配權，而行亞洲的獨立。我們知道，這樣援助中國國民主義，乃亞洲集團的要素，而爲日本的任務。

對於這種政治工作持反對論的，或亦有人，然而，如無此種大努力，則日本大陸政策，即全無意味。所以，這種政治工作，於世界經濟轉換期中，是守護我國和遠東的最大條件。

現今世界正以急速度趨進統治經濟與集團經濟，我們滿洲事變，亦在實現此種歷史動向的必要。事變發生時，我們斷然不顧挑戰者的叫囂，打倒外國資本的傀儡，及無力對付「共

產黨」反攻的「國民黨」政權，結果實現了防止外國帝國主義的東洋侵犯的工作。在滿洲的建設事業，是此種防禦戰的繼續。

目前第一期的政治鬥爭已告終。即基於日滿集團的結成，築成了亞洲政略的根據地。

然而，世界各國尙不承認日本的政治方針。其決算期即在明年或後年。

根據一九三五和三六年的世界情勢，我們的立場，將愈為強硬呢，或再被命令退後呢？無論如何決定了。

我們必須檢討如次各現象；作為這種危機狀況的判斷的材料。

A 「昂格羅撒克遜」資本帝國主義，其對東洋侵略意思的強弱。（中國乃世界最後的市場和最後的資源地。他們對於此地慾望必然強烈。但是，他們慾望程度如何，根據他們軍事準備如何，可以知之。）

B 作為政治經濟要求的強力表現之「昂克羅撒克遜」軍備的強弱，尤其是對東洋作戰的勝算程度如何。

C. 東方革命的「共產黨」及蘇聯的意思如何。

D. 紅軍和蘇聯戰力如何。

E. 作為「昂格羅撒克遜」及「共產黨」侵略目標的中國本身的政治軍事情勢如何。

F. 日本的遠東防衛力量的強弱，及政治要求的界限。（即極東集團的結合的目的，在置亞洲於我們獨裁的權力之下呢？還是與中國成立同盟呢？自然，我們的目標在於後者。）

G. 作為日本政治意思表現的武力的強弱如何。

所以，這篇論文，始終根據「軍備為政治的強力表現」的見地，置目標於日蘇兩國戰力的檢討。

戰爭為政治最後手段。雖在任何的場合，政治為「正」，而戰爭為「副」。

所以，一九三六年的政治危機，當直接考慮到直接意味的戰爭。與此伴隨而至的，自有不少深刻化的政治鬥爭。當能豫想的要行更為強度的武力示威。

所以我們深刻認識了情勢的重大性，持國民主義的結合，在世界轉換期中，始終必須獲

最后的政治的勝利。

(二) 國防目標論

(1) 近代戰爭的複雜性

一九三六年，不必意味着戰爭。尤其是日本帝國對於亞洲的政治要求，在原則上當然不一定以「戰爭手段」遂行出來的。

然而，世界的政治情勢，不以一國的態度而決定意見，尤其在被動的立場爲然。我們日本人，將有僅以自己意見不能斷言戰爭不會發生的悲哀。

所以，研究現代戰爭的形態，非爲無意義的事。

戰爭無永久的原理。兵學上的天才理論家如孫子，覺米尼（拿破崙參謀長），史力芬等，封建時舊式的戰爭論，已成爲過去的陳腐見解。戰爭的方法，是否有永久存在的原理，這樣的思想，是不合理的。戰爭的形態，乃因世界生產狀態及政治情形如何而漸變。

在戰爭中，無不變的法則。德國相信紀元前行過的，漢尼拔的迂迴戰法爲永久原理，故在世界大戰的劈頭，遭受了悲慘的失敗。這是因於德國參謀本部之史力芬的作戰案：即『迂迴戰法』，輕視敵人的機動力。關於戰場的近代性質，根本誤認了的結果。

不管如何部分的樹立緻密的作戰，基本的戰爭方法論乃不斷的動搖。不復爲舊式的了。

我們明白了戰爭的形態，是在不斷的變化，因此必須想到，今后的戰爭，不僅在戰場行大規模的殲滅戰，而且必然行深刻的牽制，封鎖和思想戰，及空軍的挺進作戰。對於這一點有明白的認識與方策，則日本以勝利者之地位而解除一九三六年前後之世界政治危機，乃有可能。

不幸，我們不能想像，世界政治形勢與戰爭的危機向相反的方向進行。中歐及中國成爲政治勢力錯綜的中心，乃戰爭與階級鬥爭的苗床，是爲不可懷疑之事。

現今，在蘇聯和歐美，關心這種政治危機的，多少的將來戰爭論，正在發展。我雖想順次檢討他們的戰論，可是過去的論者，都只認識戰爭的複雜化與深刻化，除此之外，則什

麼也沒有。

戰爭形態的極端複雜化，這是軍事的新傾向。尤其在東洋，在政治和經濟複雜的情勢上所反映的，戰爭形態最為複雜。在文明與野蠻交錯的戰場上，豫想新舊強弱所有各種軍隊，以各種的政治目標而行鬥爭，任何偉大的天才，對於這戰爭形態，要向何種方面，以何種方向前進，想下豫斷，亦將感不少的困難和躊躇。

在這種意義下，戰爭尤其是東方戰，乃是一種妖怪。我們為了要看破這個疑惑所歸着的妖怪真象，驅除他的恐怖，則必須有強硬的認識和準備。這是困難的事業。然而這是不容許迴避的。

第一，先必須明白，國防的界限與目標，我們的國防界限，在西太平洋及遠東防禦，前已論過。所以，在這個國防圈裏接觸的最強大的外國軍隊，是美國的海軍和蘇聯的紅軍。

因此，日本在遠東的防禦上，常態的要以此性質不同的二大軍事勢力為對象，不得不繼續警戒。這是因為地理上的原因而成的必然現象。雖欲避免而不可能。

在今日異種類的國家并立的世界上，各國家羣因爲相互間的外交與貿易，同時進而在戰略上置定其難於否認的假想敵關係。世界乃根據假想敵關係而形成的定義，或者成爲中肯之論。

因此，美國海軍，如論及大西洋戰略論的時候，則必關連到對英作戰，而涉想英領西印度羣島的佔領，此不限於直接政治的意志，相互間必須容許者。

所以假想敵不必一定限於現實敵人。美國海軍研究太平洋渡洋作戰，同時我們海軍亦演習對抗的防禦戰，雖爲不可否認的事，可是有此假想敵關係的二個國家，在某種期間的連合而進行某種目的決非絕望的事。

不但此也，有假想敵關係的A國和B國如果結合的時候，其戰略的強，反而成爲無限的强大。今日如日美締結攻守同盟，則一瞬間，世界的海權就被這兩國的手所掌握了。

更假令蘇聯與我國結合同盟，則世界對於這個集團，絕對不能抵禦，乃是不成問題的事

自然，異種國家的永久並立，是不自然的現象，早晚必要衝突。然而一時的武裝同盟，非不可能。而且，外交的主要任務，即在策劃這種假想敵關係。國家的有限期的連合。

這點，使資本主義的美國與共產主義的蘇聯因而結合。相互強硬其對敵的陣容，此即是隨政治形勢的要求的外交戰略的一種樣本。恰似我們戰國時代的武裝結成相互的假想敵與血緣關係一樣。

然而，這種工作乃屬於外交戰略，至軍隊的自身，如在今日的政治情形之下，為完成其武力示威的任務，必須常常對於最近距離的最大的外國軍隊而施行警戒準備。

因此，只要是對最強大的外國軍隊而行防備，於世界大戰時，所不得不分擔的那一戰域，是否不至斷乎敗北之事，仍不能像想者。

因為這個原故，我們以美國海軍及蘇聯紅軍為作戰的對象，是正所以鞏固在遠東的政治地步。此並非對美國及蘇聯直接敵意的表現。如果以為如此。是始終一點也未明白東洋防禦的方針。

然而這點是無問題的，我們絕對的排斥敗北主義，我們不管有怎樣的情形，絕不願從敗北主義的立場而討論政治與戰爭。

本文想十分暗示將來的戰爭，故在所有各點都是預想中以上的困難的戰爭。今後的東方戰爭，決非第一次的日俄的簡單戰爭。戰場的形態，自然高化，即在政治經濟的分野上，我們亦將遭遇異常激動的新現象。

一再要求諸君注意的，我們不能想像與政治意志無關的戰爭，即在太平洋上戰爭的危險，在於美國資本主義的狂暴。日本從思想的及經濟的理由，始終非太平洋戰爭的主動者。美國資本主義無論到那裏也該佔強嗎？其貪婪到如何的程度呢？他們的獨佔慾到何種限度為止呢；根據這些問題而決定政治鬥爭和戰爭。我們在見着美國強大海軍的陣容時，在其大海軍的背後政治意見與經濟的欲求，大概如何，當可以想像了。

其次，決定東方戰者，乃蘇聯的東方政策，只要他們惡性的中國革命戰略不變，隨時涉及於遠東大陸的全面，而決然要引起大規模政治的衝突。

這兩個永久的現象，在根本意味上，是不能迴避的。因此在我國戰爭研究的戰爭方針，置日本於主導者的立場，是根本的大錯誤，在太平洋的政治衝突，始終被美國資本主義的動向所支配；在遠東大陸的抗爭，乃根據蘇聯的革命戰略而決定。一九三六年的危機，這二大勢力與日本衝突，這數年間意味着愈強化。

一九三六年的名字所表徵的世界政治情勢的根本變化，是軍事基於政治的認識，政治又是基於戰略的認識，并從澈底的現實主義立場，加以檢討玩味。

因此，隨這種根本的工作的進行，在一九三六年帝國戰略立場，變為強固，且日本的強化，直接有益於戰爭的抑止。

(二) 遠東的軍事地理概況

(1) 軍事見地的滿洲地理

我們日本國民的政治要求，是在滿洲國的成長，及日滿集團的強化。因此種政治要求，

陸軍亦以滿洲國之防禦爲直接作戰目的。所以我們應先對滿洲軍事地理加以檢討。以滿蒙而論，尙不脫非文明戰區的狀態。

鐵工業根據地的鞍山撫順地帶，及軍事工業根據地的瀋陽，至於其他如哈爾濱大連等三處工業區的存在，其工業不僅尙無獨立力供給近代戰區的能力，即以交通機關而論，以哈爾濱長春瀋陽爲中心的幾條鐵路及公路，其四射的情形，愈近邊境，交通網越稀。與蘇聯外蒙古相接的國境地帶，大部分尙未脫原始狀態。

在這個區域作軍事行動，必須克服許多壞的地理條件。在這裏，我們應作錯綜的觀察，應就最新型的近代機械戰以迅速而且大規模的方式觀照之。自然，以近代的軍隊而行鬥爭，不管在何戰場開始，自戰爭初期的第一日起，轟炸機，重輕唐克，毒氣，列車砲等約戰鬥將行出現。然而，在滿洲的地域中，此等新軍器的使用與效果的範圍，因地理的條件而被限制了。這就是對作戰地的特異點，我陸軍之必須策劃特種裝備，理由在此。

大興安嶺。請看地圖，從新安省，熱河省，有縱斷帝國西境附近的大山脈，即大興安嶺

。這個山脈乃以二千米達高度以下的低山而綿延，成爲一種高原地帶，被落葉松與白樺的密林所遮蓋。

這個山脈形成滿洲國防上自然的戰略要線，如在此處築防禦陣地，以背後的齊齊哈爾和哈爾濱所支持，在某種程度言之，殆成難攻之勢。於山嶽重疊的地帶從事戰爭，攻擊是如何的困難，只要看世界大戰中意奧兩軍在山地的苦戰，就可以明白了。以前，斯巴達的軍隊據甫額爾莫毗爾山地隘道破了大敵。那種痛快的希臘式之山地防禦戰法，基於近代的方法能否復活，這全依此種地區建設事業文明化的程度如何而定。大興安嶺森林鐵道，採木道路，黑龍江興安兩省連絡公路及山地飛行場的建築，不僅爲軍事的要求，而且強烈的成爲經濟要求了。這個地帶的經濟開拓，作爲近代戰爭的文明化，同時可使滿洲國國防力的強化。

蒙古的草原。太興安嶺之西，爲呼倫貝爾蒙古草原。從興安嶺美麗的山原展望，呼倫貝爾的草海，無邊的伸展到地平線的那邊。那羊羣與沙漠國家，即外蒙古了。

海拉爾河流貫呼倫貝爾草原的中央。與這河流平行的北滿鐵路線，由這方向滿洲里去。

這支鐵道的北方有河有丘陵有密林，成爲複雜的地勢。這支鐵路的南面，爲沙漠的草原，如果偵察機飛行，軍隊的行動就被暴露了。而且從東方越興安嶺而向此地區的道路只有三條，大軍團的運用，實感困難。成爲『非文明戰區』的最典型的地帶了。

地形既如上述，限制了軍隊的行動，更有氣候的障礙，夏日的氣溫，達四十度的酷熱，冬天則零下五十度的凍結狀態，不能忍受。

草原上，雖在道路以外，有隨處皆可通行便利，可是這個地方却散在特有的濕地中，一不留神踏進去；每成了深一二百米的泥沼囚虜。沙漠地帶飲料缺乏，每隔二三十里僅僅始有一個水井。

據此，可以斷定步砲混成部隊，於盛夏時，在這個草原上行軍的大困難了。

他們從索倫越過興安嶺，既十分疲勞，燒樣似的熱砂，翻着士兵的靴，解渴必需的水也沒有。

激烈的日光直射草原沙漠上，淒涼酷熱的陽光，晃晃的交掛在天空，不斷的暴露軍事的

目標。

在夜間，休息疲勞的身體的宿舍也沒有，蚊虫的煩囂，使你不能不張開帶來的帳幕。這時的痛苦，在沒有軍隊生活經驗的人，無論如何是想像不出來的。

馬匹則比人更為疲弱了，昭和四年的夏天，被紅軍追擊的中國軍隊，敗走過這個沙漠的時候，軍馬在燃燒似的炎陽裏，成行的倒斃。為了不使馬熱死，水也和糧秣一樣，不得不作爲輜重而運走了。

所以，從興安嶺以東向這方來的軍隊，必須設立非常大的兵站組織。如果沒有裝軌式牽引車與沙漠用汽車羣，大軍團的運動到底是不可能的事。

在此等地區，車之難行，不只夏天如此，冬天也是如此，雖在冬日的晴天，猛烈的西北風吹括不息，捲起了二三米高的雪與砂。尤其在夜間的野營。燃料不足，就不能安眠，實在說來，呼倫貝爾草原，乃軍隊哭泣的野蠻地。

然而，這方面是當作爲滿洲國防之外廓的，而戰略的要點，則爲國境的滿洲里，與在草

原中央的海拉爾市。把這裏作爲糧秣地帶，進行草原地域的文明化，同時必須使屯駐軍隊的機動力充足，而且須輕裝的特種編成。

與這地域接鄰的蘇聯紅軍方面，繼續駐扎於呼倫貝爾曠野的後貝加爾州的托列伊，赤塔，伊爾庫次克諸要點，引伸而連繫此諸要點的後方連絡線，有在後面的烏拉爾及苦次列茲等重工業地帶。他們的托列伊，貝加爾地區方面，作爲戰場來看，比較我們的興安嶺省區，是稍爲近代化了的。

黑龍江與小興安嶺。滿洲北方面的戰略要線，乃黑龍江與小興安嶺。小興安嶺山脈，乃高四千尺左右的波式高源，爲密林地帶。黑龍江弧行蜿延三千公里的國境。不論攻擊軍或防禦軍，皆爲重大的戰略要線，在這個河岸各要口，築上防禦工程，渡河作戰，非常的困難。所以紅軍完成了大規模的築城工程。而且他們因爲有與這個河平行的阿莫爾鐵路，能夠自由的機動。我軍與此相反，交通路很壞，大部隊的行動頗爲困難。

這方面的戰略要點，一方面爲黑河，璦琿，遠在後方有拉哈，齊齊哈爾。紅軍方面則以

海蘭泡波奇可列娃爲主要根據地。

烏蘇里江與松花江，在東進國境方面，沿烏蘇里江與松花江的道路，不可忽視。松花江水路與沿江道路，從哈爾濱向松花江黑龍江的合流點，有重大的軍事意味。

烏蘇里江右岸控有作爲戰略鐵道的烏蘇里鐵道及作爲戰略要點的伊滿。而左岸之虎林密山，成爲滿洲防禦的要點。

長白山脈與牡丹江溪谷。更南下，對雙城子及海參威方面，老爺嶺山麓或綏芬河的兩岸，可認爲一防禦地區。其後的北方面，有牡丹江溪谷，南方面有長白山脈，這裏也是形成一戰略地帶。

根據以上的地形，滿洲有二重戰略要線，至爲明白，第一，從老爺嶺至烏蘇里江黑龍江，連以森林地帶，更自額爾古納河，至外蒙古的沙漠，此爲外方戰略線。第二，深入國內，接連長白山，牡丹江，小興安嶺，大興安嶺，而爲內方戰略線。

然而，滿洲防禦作戰的根本方針，始終在守外方戰略的防禦線，這自滿洲國的政治狀態

考慮，可以斷判出來的。如放棄呼倫貝爾草原地帶的作戰，非過分的惡事也未可知然而顧慮到此舉的政治影響，此事決不能如此。

總之，從軍事地理上看，滿洲國處於被紅軍包圍夾擊的地位，是很明白的。在此種形式的作戰，兵語稱爲內線作戰，這樣的攻擊，乘敵人兵力分離，而突破包圍線，所以次第各個擊破敵軍。

假定攻擊軍從ABC三方面來夾擊。則防禦軍隊BC兩方面取守勢，防禦部隊據陣地或山脈河川溪谷等天險，從事防禦，然後主力兵團集中殺到A方面而擊破敵之一軍，將其殲滅終了後，直接轉鋒向B攻擊軍的中央兵團以打擊，即以迅速的機動，而行漸次突破包圍的一角。這是內線作戰的原則方面的說法。所以滿洲與西伯利亞的地理關係，形成軍隊強制從事於這個困難而冒險的作戰。

(二)立於外線的紅軍

與日本相反的紅軍，則可行外線作戰，即有包圍和夾擊作戰的可能的地理及交通條件之

存在。

西伯里亞鐵路的烏蘇里線，阿莫爾線及貝加爾線從包圍滿洲國境之形勢而分佈。而且約有十一支線分出，皆朝向滿洲國。實爲理想的外線作戰形勢。

利用此種戰略形勢而行武力示威，對於蘇聯有重大戰略的意味。然而蘇聯亦有聯繫薄弱地點的突破恐懼及在運動戰上被巧妙的防禦軍行各個擊毀的危險。攻入滿洲的戰爭，對於他們在任何意味上講，無疑的是重大的冒險舉動。蘇聯因爲自己覺察到此種危險所以他的政治態度不是攻勢的，特別是遠東軍雖佔領很有利的戰略地位，牠的態度尙非露骨的狂暴化，然而隨蘇聯產業威力的增大，及紅軍與其當作前衛的遠東特別紅旗軍急速的強化，其『攻擊的性質』，今後將日益增大了。

瓦諾西洛夫及加倫等紅軍將帥之公然論到遠東戰爭，是紅軍戰鬥力與其背後產業已經強化了的反映，蘇聯的攻勢的政治形勢之出現，恐將不遠了。關於滿洲防禦的普通概念的把握，對於諸君，可信爲決非無疑之事。

「遠東特別紅旗軍」大體集中配備於四個區域，第一集中區，以海參威爲中心的沿海州南部，第二集中區，以伯力爲中心的沿海州北部，第三集中區，以海蘭泡爲會點的阿莫爾方面，第四集中區則以赤塔爲中心的後貝加爾方面。

兵力大約步兵十師團以上，騎兵三集團以上。紅軍平時編制保守祕密，所以他的衛戍地兵力，皆爲情報的判斷。而且爲不絕的行部隊的調動，實數的計算確爲困難。

沿海州方面 這個集團又分爲三部配備：

A 海參威方面 步兵一師團，海參威飛行隊，波西艾斯特飛行隊，海參威要塞及遠東艦隊的砲艦部隊，潛水艦隊。

B 雙城子 古路太克，司巴斯克，滿佐夫克方面步兵二師團，司巴斯克飛行集團，騎兵一集團，野戰重砲兵團和戰車隊，在興凱湖上則有載重砲的砲艦「阿羅加林」。

C 伊滿方面騎兵一集團

此項部隊皆全部駐紮於國境線附近，完成了對於朝鮮及東部滿洲武力示威的任務。尤其

是司巴斯克與海參威飛行隊，用A H T式及K式重轟炸機，其示威圈延長自鮮滿以至日本本土。

其他的古路太克與伊滿的騎兵集團，作為戰略兵，與皮庫拉尼其那亞方面的裝甲列車羣及機械化部隊為很明顯地保持有侵略性質的軍隊。又海參威潛水艦是作為海上交通破壞之用的。

伯力方面 這方面的兵力，為步兵隊，飛行隊，戰車隊，阿莫爾艦隊海軍航空隊等。此軍團之任務，在守備烏蘇里鐵路，加強黑龍江（阿莫爾）與沿海兩省的連繫，同時對松花江流域行武力示威。尤其是阿莫爾艦隊在黑龍江上監視滿商船，與滿洲國江防艦隊，處於對立關係。

黑龍江方面 第三部隊乃集結於滿洲國北邊的海蘭泡，波奇可列娃布萊亞的步兵三師團，飛行集團及戰車團這個部隊隔黑龍江與小興安嶺的密林地帶相望，顯明以齊齊哈爾與哈爾濱為對象的戰略形勢。

貝加爾方面 此方爲紅軍決行主力作戰之處，故將軍隊三方面配置如下：

A 赤塔，克路耳司克，大烏里方面步兵二師團，騎兵一集團，野戰重砲兵隊，戰車隊，裝甲機械化兵團，赤塔飛行團，大烏里飛行團。

B 伊爾庫司克方面，步兵一師團，飛行隊。

C 司多來斯克，來爾琴司克（尼布楚）方面，配置步隊不明。步兵騎步若干亦不清楚，惟在來爾琴司克有陸軍工廠，國家保安部的大部步隊（格伯烏）駐屯在此地。

此部軍隊爲「遠東特別紅旗軍」中最強大的步隊，此外在後方又有西伯里亞軍三師團所掩護，更控制烏拉爾苦次列茲的大工業地帶，益強化其戰略地位，因於第二五年計劃的遠東西伯里亞產業的進步，必然的使紅軍態度加強，我們爲對付此種事態起見，必須從可能的速度，從事黑龍江與興安嶺兩省的工業化。

蒙古方面 紅軍且從伊爾庫茨克及塞別金司克方面，有集團騎兵與機械化部隊進入外蒙古，以庫倫爲根據地能對熱河及興安兩省行武力示威。外蒙共和國的蒙古騎兵七師團，步兵

二師團也當視爲紅軍一支隊。

從外蒙古至新疆，紅軍根據西伯里亞鐵路支線，土耳其斯坦鐵路及其他空陸的交通路成爲非常有利的戰略形勢。與此相反的日本，對此方面無作戰之意，尤其對庫倫以西完全爲絕緣狀態。

以上爲蘇聯與日本的軍事地理關係的概觀。

(四) 遠東特別紅旗軍

(1) 紅軍的政治目標何在

在此種地理條件下，與我軍接觸的「遠東特別紅旗軍」究爲如何性質的軍隊呢？遠東特別紅旗軍爲紅軍的前衛，同時爲蘇聯及共黨的前衛，他們的任務，不單爲蘇聯的防禦；進一步且爲亞細亞的革命的突擊隊。

這種任務自「紅軍野外教令第一編綱領中」的指導精神也可以看出。

『紅軍是世界唯一的而且是最初的工人祖國——蘇聯之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紅軍組成之目的在制壓破壞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敵人，防衛蘇聯之獨立，且擁護社會主義的建設事業及工農的和平勞動與自由。雖然紅軍之責任是防衛蘇聯，而另一方面，則以其現存之事實，援助全世界被壓迫的勞動人民，要求自由解放的鬪爭』！

蘇聯憲法第一編聯邦建設宣言，首先即敍述資本主義國家羣與社會主義國家羣的對立鬪爭，而紅軍的政治目標，即在使這兩個國家羣間所起的戰爭階級鬪爭化。他們認我們爲資本主義國家羣中之一國，認爲東方革命的敵人，在此種政治判斷之下，樹立一切東方的戰略與戰術。對於此點，我們對於我國之政治及經濟的缺陷，不欺哄自己，明白的認識而從事於改革，同時對第三國際指定的階級鬪爭，則從國民之壓力而不得不絕對排斥。特權階級與國家結合，而使對特權階級之反感與憎憾的感情波及於國家的本身，使對蘇聯戰爭變化爲階級戰爭，此乃共黨之戰爭指導方針，我們不能不這種策略。

我們無論如何不能讓國內政治情勢之決定權於異民族或其奸細的手中。

我國的大衆在爭生存權時必得勝利，而在戰場上到最後也必成爲勝利者。敗北主義在甚麼情形下也不被人歡迎，而現在我國民之團結力，應澈底的拒絕國際主義左傾之思想。

對於紅軍此種方針，於破壞頑強的敵國之國家主義，在戰爭之先即得勝利。對於戰勝軍即使對其部下作反亂的煽動亦屬無效。紅軍之政治目的；只要使敵人敗北，就可以達到了目的。

所以戰爭的勝利在於初期的戰鬥，必須造成有利之形勢。「遠東特別紅旗軍」是由二等軍改編之一等軍，在國境之各方面建築陣地帶而一味的從事於前衛之強化者，目標在於成爲近代戰原則的初期殲滅戰的勝利，這是無疑的了。

(2) 松花江烏蘇里江方面的軍備關係

紅軍的配備集中於海參威，海蘭泡與赤塔三點，而於各密集區域之間，主要的由「戈伯伍」的國境部隊警備，在行外線作戰的軍隊而言此種連絡線的強弱是非常重大的事情，因此紅軍對於連絡線的守備十分注意而以軍司令部置於海參威與海蘭泡連絡線之間的伯力市。

伯力對於海參威及沿海各州的紅軍爲生命線，此處如兵力薄弱則沿海州即變成孤立的形勢了。因此以伯力爲中心向西與南兩方國境線從事於非常大規模的國境防禦工事。

假如看地圖就很明白，吉林省東北部乃被松花江與烏蘇里江夾成的三角地域，這個三角地域之東，在從伯力至興凱湖的烏蘇里鐵路的沿線，點點兵營相連，以伯力部隊伊滿騎兵集團爲主力，「戈伯伍」國境部隊警戒以防禦極小的隙間。

這種配備，與守備烏蘇里鐵路同時，相反的亦可見出，對於吉林省東部與松花江積極作戰的準備。

對於伯力南的綏遠與松花江黑龍江合口的同江附近我們的防備極爲簡單，可是相反的紅軍在江中各島上建築砲台，從事防禦，實用意極深，以守護後面的阿莫爾鐵路。

「阿莫爾艦隊」這裏有一特種任務的「阿莫爾艦隊」存在。在伯力與松花江黑龍江合流點有紅色「阿莫爾艦隊」的根據地存在。

這個艦隊有重砲艦四隻，砲艇七隻之小艦隊，然較我駐滿海軍，滿洲國江防艦隊，在數

字上遠爲優勢。尤其是列寧號庫拉斯尼波斯托克（舊托羅斯基）級的四隻爲在揚子江中我們的嵯峨級以上的重砲艦，二百五十噸，備十二粒砲四門，砲塔爲四寸半裝甲的強頑的設備。我們方面則沒有能對抗這種大型的砲艦。

自然，這顧砲艦對於握掌江上權，實無多大意味可言，然而若想到伯力紅軍對於松花江沿岸三姓（依蘭）方面的武力示威則「阿莫爾艦隊」成爲其有力之要素。

但是，余之論此並非爲擁護江上權而主張新造列寧級的大型砲艦。在轟炸機跳梁地帶而注力不過二三尺程度裝甲之砲艦誠爲無謀之舉。

假如在黑龍江松花江合流點，作爲對抗紅軍之防禦機關而製造砲艦，這即非列甯型或安宅嵯峨型而以意大利型的莫利達爲最好。

意大利式的海軍作爲淺水用者有蒙得，右拉次巴型，其吃水重不過五尺或六尺，然而却載有三十八生的大砲，此種砲艦如在上空掩護之下而行動，猶如堅固的築城工事。

所以如果靜看着在這三角地帶對抗我們的紅軍的積極配備，就這樣好嗎？

使這裏很明白完全爲無防禦的狀態，理論上：使在伯力與依滿的紅軍睥睨這戰略的處女地，在政治上也帶來非常的惡影響。

而我們的軍事工作愈弱，烏蘇里鐵路方面的紅軍戰略要綫即愈相反的加強。

其次則北方的海蘭泡方面情形如何？

(3) 黑龍江上的要塞羣

連絡東烏蘇里線與西方貝加爾線的戰略上的要線爲阿莫爾鐵路與黑龍江，而其戰略要點爲海蘭泡與波奇可列娃。

這個國境的左岸，沿黑龍江以長長的陣地帶而被強固着。此種情形，乍見之下當被認爲如對付日滿軍攻擊的防禦之事，按諸事實，對於紅軍從黑河環軍以攻擊海蘭泡遮斷阿莫爾鐵路如成爲事實，確爲致命的損害。然而這種設想完全爲認識不足的看法。在這方面的戰略形勢對於我軍決不如是之有利。

紅軍在這方面，從鐵路關係上看，亦有其難拔的機動力，而從阿莫爾鐵路向黑龍江南下

的三條戰線鐵路，對於我們不論攻擊或防禦皆有極大的意味。

將來恐怕紅軍設計根據此處而從事於機敏的戰略展開，以試行在敵人之先渡河準備。假如從松黑兩江的合河點，溯黑龍江而上，直到海蘭泡的西伯利亞江岸不是有森林地帶嗎？或者是否在被暴露的地點紅軍的陣營已點點在目，而他們如何美妙的組合自然環境與機械的防禦力，當可想而知了。

尤其在海蘭泡附近，以要塞砲台的鐵鎖的被鞏固着，使滿洲戰略要點的璦琿與大黑河成爲完全的失色的狀態。

要塞羣不只在岸上，散在黑龍江上的七八島也被武裝起來，在海蘭泡附近，以鞏固的砲台堡壘的數目由五十至一百，鐵絲網以長蛇形而被展開，「戈伯伍」國境部隊從事於不斷監視。

這樣的蜿蜒防禦陣地的突破與在一分的空隙也沒有的十字砲火下從事於暢達的渡河作業，雖假定亦難實現。

而且這個要塞羣，不但只爲防禦的意味，實爲紅軍的掩護陣地，而爲攻擊作戰的根據點。此與法國北部國境之法蘭西要塞羣一樣，表面上係防禦作用，實際上而是對德攻勢作戰的根據點。所以紅軍以步兵六聯隊爲主力作爲二個戰略單位由此處集中。

反而觀察滿洲，從哈爾濱，齊齊哈爾對小興安嶺方面的幾條鐵路的引長加強了我們的防禦力量。

然而爲對抗海蘭泡附近的要塞羣，以抵抗紅軍的示威，則必須對於黑龍江省北部一帶進行文明化與產業化。其工作的第一步，爲交通機關的強化，關於此點，一方面延長自拉哈至黑河的鐵路，同時要求自海倫北安鎮方面對烏雲方面的新線。此外必須在黑河璦琿，小興安嶺作土木工作。

這種工程與鐵路完成之時，北滿的防備狀態，與我們的要點相近了。

(4) 沿海州防禦設備

與日本軍接觸的程度在海蘭泡伯力以上而作了那樣大規模的防禦工事的紅軍，在應作爲

初期作戰重點的沿海州南部作過些甚麼，大概可以想像而知了。

加倫將軍根據紅軍兵術思想的原則，始終在國境外選擇戰場的計算是不錯的，可是同時假定對手國的動員急速的施行了的時候，對於防禦作戰也不能不作準備，當為易明之理了。

紅軍作戰第一希望，從立於對線的軍隊，當然必須三方面同時壓倒。假若在遠東預想作戰地適用此種希望，則視哈爾濱齊齊哈爾為目標，從東北西的三面同時攻擊。然而其攻擊作戰阻於防禦軍的頑強抵抗的時候，即速決定主要作戰地，而不得不犧牲其他一方面或二方面。即在遠東的戰地，以後貝加爾興安省方面為主力作戰地而使阿莫爾，沿海州方面的部隊服拘束任務。

然而，不管是攻擊或防禦，在沿海州南端的海參威要塞，無疑的是他們的根據點，而負擔重大的任務。

南部沿海州多山，紅軍陣地極度利用此種地形而構築，他們的陣地不是像中國十九路軍在江南平野上所築那樣單純，那樣掘土成功的散兵壕。此乃深數公尺的三線壕五線壕的築成

。假如突然看一下在陣地帶中丘陵相連，只是樹林與村落散在着，任何變動的工事也看不見。

然而在處處的丘陵中無數的完全用法蘭西式製成的堅固的地下窖型的機關槍巢或砲座隱藏着。

假定步兵縱令向此陣地突擊而入，如何能穿過此有數公尺深的『死的原野』？防禦軍在陣地帶的各方面準着槍口，構成了寸地也不剩的火網。飛向其中的突擊隊，即刻受到其中的十字火網，不得不陷於非常苦境。恐怕自進入陣地帶以後的戰鬥，攻防兩隊入於行亂而成爲大混戰，突擊隊的死場的比率比過去的戰後的陣地將在數倍以上。

這種類的陣地戰，攻擊部隊雖從事於重砲兵團，轟炸飛行隊，突擊戰車隊，及其他各種戰隊的壓倒的打擊，而近代大陸礙地帶的突破乃至難的事業當可概見。（請參考以後論紅軍陣地突破法）

假定以一軍團程度的兵力爲攻擊部隊，飛行機二百架以下，戰車五十輛內外。以此兵力

，從事於突破戰爭力，約同程度的軍隊所守的陣地，恐怕有不能設想的困難。紅軍爲世界陸軍中最重視機關槍火力的軍隊，他的構成火線是否非常激烈當可相見想見了。而且散在陣地帶的士敏土工作的地下室能忍耐五十生的榴彈或二百公尺炸彈程度的打擊。

要澈底破壞這種工事必用十五生的以上的重砲與夜間重轟炸機等等兵器而加以連續的重大打擊之時乃可望達到目的。

自然，紅軍不能說在興凱湖以南約二百公里的圍境線構築成不間斷堅固陣地帶，仍有機動戰與迂迴戰的機會。然而在此種場合，攻擊部隊的行軍縱隊必將受紅軍空軍的轟擊及毒瓦斯的攻擊。

沿海州陣地是如何對蘇聯有防禦的價值？加力於這種強化的國防人民委員會，很明白的知道沿海州的政治軍事的價值。

實際上沿海州軍事工作的強弱，直接意味着蘇聯東方政策的強弱。對此地他們的政治設施，決不是從前所設想的淺薄，從伯力至海參威的國境線，狙擊聯隊約九隊，騎兵聯隊約四

隊，飛行隊約二百五十機，大砲約百九十門，戰車約百輛，裝甲自動車約三十輛，裝甲列車約三隊，化學戰大隊，架橋大隊，「戈伯伍」國境守備大隊三隊，「戈伯伍」騎兵聯隊，獨立民族聯隊約三隊的大兵團駐屯着。此種軍隊直從其編成這一點去看，很明白的不是單單地防禦作用，是有攻擊的性質。而他們在開始攻擊的行動時，大陣地帶接變爲掩護之用，而成爲攻擊的據點。

(5) 海參威要塞

作為沿海州紅軍支撐點的海參威要塞有十二以上的背面砲壘與不下二十座海軍砲台，而被許多的窖下式陣地包圍着的大要塞。

這個要塞的固有的守備隊 是第一太平洋師團。

他們的海參威防禦計劃，當要塞後方北面的雙城子方面，以「斯太莫司克」第二十六師團與「撒馬拉」師團的第一部據近代的陣地帶而擔當，防守波西衛得附近的陣地帶以對抗從西方來的攻擊，而對於從海上來的攻擊與對東海岸上陸軍隊；以太平洋第一師團當防戰之

任。

紅色潛水艦隊。此外於北鮮方面，阿莫爾灣方面，東海岸方面，海上運送線決行襲擊，於是又有小型潛水艦一隊的存在。

這種潛水艦，乃自歐陸以鐵路輸送而來，在海參威造船所組合成功，其艦名與武裝皆不明白。隻數稱十二隻，紅軍潛水艦雖全部計算只二十二隻。如「國防人民委員會」派遣了二十二隻中的十二隻在海參威，我們對於他們的大膽作戰準備工作，不能不令人吃驚，他們的潛水艦戰不值得恐懼也未可知，這是因為戰術上技術上的未成熟，而在戰略上實是果敢的野心策略，這戰隊在沿海州南方海上遊弋之外，日本海的海上交通定受某限度之打擊，二十二隻中「普羅利塔利亞」以下的十六隻為建造後將近二十年的舊式艦，可是因為預想戰場被局部限着，對此不能忽視。

尤其是其餘的「得克布利士提」級三隻，是一九二九年以後新艦，有水上排水量八百五十噸，水上速度十五浬，水中十浬，有七千海里續航力的精銳，更有新式「雅可比勒次」級

三隻武裝不明而最強。對他們說起，勿寧說日本海對他們尙感過於狹小。

紅色潛水艦隊的戰鬪技術固然是疑問，與我們海軍接觸很不足重視。然而每年他們在佛英浪多灣舉行的艦隊襲擊演習，是希望冒某種危險而行事，不管他們是如何的貧弱可憐，假如與飛行隊連合作戰，無疑的總是一種威脅。

「要塞戰」這個名稱，過去惱了不少的用兵作戰專家。在軍隊前方傲然盤踞的要塞是應攻還是應包圍呢？還是應監視呢？這是不論在任何時代，任何場所，對於攻擊部隊作戰上有重大的疑問。只有盲目的用大兵力從正面以衝擊要塞爲下策中之下策。猶其以海軍戰艦從海上正面嘗試砲擊等方法，爲無意義的危險。在達旦尼爾斯要塞攻擊時英法海軍低能的作戰，很可以看出来。

要塞攻擊作戰上的理想，在使目標要塞孤立。我們陸軍於上海戰爭時，只是監視吳淞砲臺，不作正面的攻擊。派撤四個師團在很遠的背上陸，置吳淞砲台於孤立的形式，不再有支撑點的功用。所以要塞司令官翁照垣狼狽的即刻逃了出去。

德人 L君嘲笑說：『豈有攻那樣砲台將近一月而不能攻陷的？』可是這正暴露他自己的無軍事常識尤其是翁照垣在戰後淞滬血戰回憶錄中，回觸如此勇將的『吳淞死守』真是難聽。假若他是日本軍，將嘲笑在那種僅僅有數中隊監視而不敢出擊的卑怯了。但是海參威與吳淞不同。紅軍講求所有的手段以防止海參威的孤立，而鞏固了背後的防禦。

即集中強大的軍團於雙城子方面，伯力方面也嚴重的警戒阻礙攻擊部隊的突破，始終形成以海參威為支撑點的一連的打擊線。

紅軍之戰爭意念，與其說薄弱，毋甯說執拗而且強韌。

(6) 紅軍力量的總體

還有在他們的預想作戰地帶的後貝加爾方面，第十八軍團作成與沿海州部隊呼應的形式，有步兵聯隊約九隊，騎兵聯隊約四隊，布萊亞托蒙古騎兵隊，飛行機約一百五十機。戰車約百輛，裝甲自動車約三十輛，裝甲列車約三隊，大砲約一百五十門，化學戰大隊與「戈伯伍」國境部隊的兵力，而集合在大烏里，布爾奇亞陣地帶的背後，這部隊之攻擊性質，在其

重視機動力的編成上，直接可以看得出來。

還有蘇聯從事於東方戰爭的時候，「遠東特別紅旗軍」，不過是一種前衛，大紅軍的本體，會向東移動。不但如此，今日所行的『武力示威』，乃根據於包含西方國境部隊，烏克蘭軍，白俄軍的全部紅軍的總戰力而決定。

紅軍有作為戰略單位的步兵師團七十六，騎兵師團十三，騎兵獨立旅八，與空軍二百五十五中隊，及各種獨立部隊。

假如根據『動員倍率』而計算，則紅軍兵數約達七、五〇〇、〇〇〇人。此乃革命後十五年以如鐵的徵兵令次第蓄成的七百萬戰鬥員。以此大軍隊作為本隊，「第三共產國際」企圖作革命戰爭。

支配紅軍最高統帥機關之「國防人民委員會」，為「共產黨」的政治方略；紅軍的作戰，以政治而決定。而聯邦政治權力的中樞，不是作為政府的人民委員會，不是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實乃無國籍的「共產黨」書記部。

當紅軍兵士入營的時候，必須宣誓爲階級戰的戰士。所謂階級的戰士，不只防守蘇聯的國土而已，進而有意味着從事於世界革命的戰爭。

「共產黨」——「蘇聯」——紅軍——「遠東特別紅旗軍」，打成一貫的系統，乃共產主義的精神。克勞塞維次的戰爭論的原則，『軍事乃政治的延長』，此理在蘇聯嚴格的尊守着。卽紅軍爲共產黨主義政治的暴力表現，「遠東特別紅旗軍」卽其前衛。我們於研究蘇聯時，雖一瞬也不能忘紅軍的本質。這就是，我國對於將來戰爭的工作，要深刻化的第一原因。

(五)近代戰爭初期的研究

(1)紅軍騎兵的集團攻擊

紅軍的軍事學家茲依次夫厄爾在將來戰論上分戰爭的進行爲下列四個階段。

A 戰爭的初期

B 國境決戰期

C 戰爭進行期

D 戰爭終結期

所謂戰爭初期乃指第一次的兵力集中完結，而至國境決戰開始的時期。

在此時期中所施行者爲國境守備隊的戰鬪，與騎兵集團，裝甲機械化兵團及飛行隊的攻入敵人陣地。現在先研究蘇聯的騎兵。

戰爭初期的騎兵，是作成大集團以疾風似的速度而行動。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戰中，德國騎兵，因爲漫然分散在戰線的全正面，故終未能表現集團的威力。

然而現在及將來的騎兵集團，不是舊式的大戰時代的騎兵，而爲聯合快速力機械化部隊，自動車砲隊，在其上空，並以飛行隊爲友軍的新式兵團。假如這集團，奔流式的突破國境，侵入對方軍所守備地域，則防禦軍方面，後方聯絡線的一部被破壞，野戰軍的集中與展開，當起非常的困難。而紅軍騎兵集團的攻擊目的，實在於後方的擾亂。後方擾亂者，乃在妨

害軍隊輸送，破壞兵戰線，及顛覆後方各種機關。此種冒險的工作，如無打擊力異常強大的大兵團，且從事速度而行動，實為愚妄舉動。因此近代的騎兵作戰，始終為大兵團主義。

紅軍司令官的騎兵論，紅軍中第一等軍事思想家富利德曼，實明白的規定了騎兵的任務如左：

『騎兵的作戰不是從小部隊作野蠻的衝突，不是以旅團獨立行動。實在是從具有近代戰鬪資料的大集團行風馳電掣的襲擊，目標在敵軍的背側而殺倒下來。騎兵的配置，因於戰場的特別情形，政治目的，敵軍的素質及後方機關的進步，今後愈為重大。』

而且他更作大胆的宣言：

『我們的騎兵雖一瞬間也決不應忘掉我們的預想戰場。我們的騎兵乃連合自動車砲兵輕戰車，裝甲自動車，大膽從事於側面作戰。——戰略騎兵對於以後的戰爭，並不是決於兵種，輕率的騎兵無用論，及乘馬步化論乃錯誤而且有害的意見。』

把這種思想來看遠東作戰地吧！而且研究吉林黑龍江興安三省的地形吧，則當思過半矣

遠東的地理條件，對於騎兵有利。他們的戰略行動，戰場越不進化。越容易奏功。

前次日俄戰爭中，米斯奇溫可騎兵集團，曾威脅我野戰軍的左翼後方。因他們的裝備不完全，終於失敗，但是從戰略之觀察，實不失爲野心之企圖。

因近代兵術思想的傾向加以研究，在戰爭初期中，紅軍騎兵的戰略行動，不得不預先嚴重的警戒。

（2）戰爭初期的機械化兵團與空軍。

在戰爭初期之作戰中，戰略騎兵與裝甲機械化兵團，將擔當重大的任務。

裝甲機械化兵團，以重輕戰車，裝甲自動車，機械化砲兵，自動車步兵等編成的動力化部隊，他的極快的速度在戰爭初期的機動中表現出來。

假若這個兵團與騎兵集團連合，而深入了敵國境內，防禦軍的戰略展開，必至混亂。而使敵人的動員集中，展開發生的擾亂，即爲初期作戰的目的。

這個部隊，也同戰略騎兵一樣，在廣闊的平原上最能發揮威力。而蘇聯與滿洲國境，皆完全開放，所以如果允許報告，則他們無論從那裏也能進來。雖然在沿海洲黑龍江洲及興安北分省，如果要進入滿洲境內，不能不渡河，然而這裏不能不想到現代軍的渡河技術是有顯着的進步。

尤其是攻擊軍以廣野平原地帶爲目標，以呼倫貝爾草原爲目標而行動，乃自紅軍兵術研究積極主義的傾向看來，到底不能改變的事體。

再者，在想定的戰爭初期中，更應想到發揮威猛的空軍之存在。

國境附近之飛機集團，恐怕會以數百機之消耗，決行大胆的空襲，這是可預料到的。

是會實行以輕轟炸機襲擊防禦軍之先頭梯團及近距離兵要地點；以重轟炸機深入作戰地後面大根據地，而行夜間襲擊。而且還能出動 A.H.T. 式和 N. 式超重轟炸機作遠距離爆擊。即在極東方面，我國東京以下各工業地帶及滿洲國全部，均放置於他們飛機之行動圈內。

關於這個初期作戰，國防人民委員會委員愛德曼氏，大膽率直的攻擊「待機戰術」，斥

爲最不革命的；而澈底要求空軍和騎兵集團之果斷的攻擊。

他認爲，『將來戰爭的特徵，是在戰鬥行動範圍迅速擴大之點。隨宣戰佈告，同時即在足制敵人致命的地點，看見慘淡的空中戰爭。重轟炸機，並不是漫然投下炸彈，而是根據牒報機關之報告，實行在戰前已成立的爆擊計劃。輕轟炸隊，隨地上軍隊之戰略的展開，從而攻擊敵之軍隊；運動輕快火力偉大的機械化兵團與騎兵集團，和輕轟炸機隊結合起來，而深的侵入敵國領土內。』

此種攻擊，於戰爭第一日，即已盡量發揮。實行攻擊的軍隊，不可於戰前即集聚國境附近。只要祕密命令一下，即須發生行動，而即突破國境。

關於此點，「遠東特別紅旗軍之配置，其全部隊，皆在於國境線附近，實在顯然有作戰的要求。」

一九三五或三六年前後，紅軍的國境兵力，尤其是預想機動部隊的兵器，後貝加爾集團將有飛行機二百架以上，戰車約一五十輛，裝甲自動車約五十輛，裝甲列車三或五列。

這個國境兵力武力示威的意味，在於宣示妨害防禦軍的輸送，集中展開及暗示約三〇〇架或五〇〇架大空軍隊的戰略任務。

在將來戰史上，於戰爭初期而以空軍隊從事於突然的襲擊這件事，決定是站在戰史第一頁值得特書大書的事件。富利德曼在軍事的新傾向中，對於戰爭初期中空軍的任務，作如是的規定：

A、重轟炸機可以先於地上軍隊的交戰，帶着砲彈及毒瓦斯襲擊敵人之政治經濟中樞地。假如此時敵人的防禦薄弱，將使其動員工作混亂。

B、重輸送機輸送步兵工兵而進入敵國內部，向敵方動員關鍵的橋樑，鐵道隘路，從事於破壞作業。

C、輕轟炸機及驅逐機掌握空中權，而集中的妨害敵人軍隊之前進，使於戰鬪之先引起大混亂：

茲依次夫厄爾，在將來戰論一書中更斷言：

『縱深約一二〇〇公尺以內的地域，爲戰爭第一日起之戰場』

(3) 對於初期我軍之軍備

在戰爭初期軍隊之積極任務，在從事以敵人之動員與展開爲目標的戰鬥。其消極任務在拘束敵軍。

『戰爭初期』之勝敗，影響以後之作戰很大。此時攻擊的成功與失敗，以後狀況因而不同。最初出發點失敗了的軍隊，以後不得不被迫而繼續苦惱的戰爭。紅軍之所以傾全力於戰爭初期的作戰，實從此點着想。所以他們任務及其存在的意義愈形重大了。

在『戰爭初期』無論攻擊或防禦具有最大的政治作戰的意味者，大概爲重轟炸機的夜間攻擊了。在戰鬥的第一日使敵人的根據地震撼，爲近代戰爭的第一課。因此種攻擊，以後戰爭進行的形態就被決定了。

所以軍隊的原則上必須集結強力轟炸機於國境附近，我并不想將預想戰場很小的法國意大利那樣的國境集中主義，直接被日本採用進來。但是一半在國境，一半在內地，這樣的配

置當不失爲空軍隊的原則了。

次於空軍有效果的打擊的機械化兵團的國境集中，也是在近代戰的方式上，自然不能不想到的事件。我們借用富利德曼的說法，『紅軍不會隔河漠然見着敵人的集中展開』我們也應採用這句話返還他說：『日本軍亦不會隔河漠然見着紅軍的集中展開。』

其次關於戰爭初期與空軍共同擔任重大任務的騎兵部隊，茲借紅軍的觀察而說。

紅軍對日本騎兵觀頗爲奇突。如他們認爲『日本騎兵軍紀嚴肅，攻擊精神旺盛』，同時又說『兵士馬術不熟，有乘馬步兵之感』，又反過來說『有蒙古種的良馬與優秀的下級士官，很善於發揮大膽行動與巧妙使用火力的特徵，當作爲快速度總合兵團而發展而行動的時候，不健全的地方是有的。』

自然從軍政方面看，我們騎兵科的現狀，有許多可討論的地方也未可知，可是最近騎兵科被冷視的惡傾向改變的關係，對於此點也無可多議了。假如允許說一句話，再減削師團騎兵也好，戰略騎兵却應當極度的重用。

在假設滿洲防禦戰之中，戰略騎兵的強化，比甚麼也還重要的先決條件。騎兵與步兵不同，因為乘馬關係，預備兵的動員非常的落後，而況在戰爭初期可能活動的部隊，只限於國境附近的兵團。

如果這樣想法，則雖比紅軍騎兵在波蘭國境那樣配置的幾師團的戰略部隊，不能有那樣雄厚的勢力，然而興安省的呼倫貝爾草原，黑龍江省的拉哈方面，吉林的密山，綏芬河方面每處配置一集團和一旅團的戰略騎兵，從世界軍事的作戰及技術傾向看，實最少限度的防禦工作。

但是我們的陸軍，與紅軍接觸以來，必須在對於現代戰的正確與大胆的認識之下，急速進行軍隊的現代化。

今日支配陸軍的參謀人物，不是守舊派，不是技術輕視派，也不是封建思想派，關於此點，我們沒甚麼不放心的地方，但是戰爭的性質，今後愈形複雜深刻化，必須坦白的認識，不斷的認識政治上，作戰上，技術情勢上之不絕的變化，更加强化，改新國境部隊。一天停

頓也不允許。我這裏還想討論一些『戰爭初期』之重大性。

(4) 要重視初期作戰！

在將來戰爭時，戰爭初期數日間的戰鬥，假如只是從國境守備隊的小小衝突而結束，自然很好；但是這種思想，只是時代落伍的守舊派，才會出此。

而且想以小兵力擊破數倍十數倍的敵人，這是過於樂觀的企圖。這樣的事實，以極小部隊的戰鬪，與極大的部隊在特別條件而會戰（如冬勒伯耳稀之戰）是不可多見的事體，而且軍隊的作戰計劃，不能憑那樣空泛偶然的事態來決定。

滿洲事變時張學良的東北軍，不成其爲作戰軍隊的樣子，如蘇聯軍事雜誌，在一九三二年一月號上這樣的批評說：『對於近代的軍隊，不過能被動的抵抗，乃半封建的軍隊』。假如以那樣的軍隊爲標準，而發生出一種期待，不管這種期待是如何的少，將來必爲我日本軍隊之大禍根。

滿洲事變的歷史政治的意義非常的大，然而假如從高等用兵的立場觀察，滿洲事變，不

過是一種『殖民地戰爭』——即以少數近代的軍隊，擊破了戰術，編制，武器等皆在水準以下的士民集團，這完全是變態形式的戰爭，我們決不能忘却。

雖然同樣的是中國軍隊，假如稍稍照近代式編制起來。配置强大火力，佔據陣地，以實踐近代戰術的野心供將來指揮，是可以從事於某程度的戰鬪。上海戰爭中，我們不得不動員二師團以上的大軍者，乃因蔡廷楷的十九路軍利用政治情形，而戰術編制與武器也大大的與東北軍不同的緣故。

無論如何跨大妄想的人，總不至於想定將來戰爭是殖民地形式的戰爭。對於有近代火力與機動力的軍隊，總不至於爲好像從事於『第二次的侵略熱河』了。對抗近代的大軍而防守數十公里的國境線，更從隨戰爭方式的原則的轉變，而能遂行積極的任務，我國的國境部隊，在質與量方面皆必須更行強化。

關東軍的兵力，在不能公表的具體事實，不能討論，雖然不能討論，但是從近代戰爭的原則上看，應該重視國境兵力一事，希望再三的指出。

如果我們從國民主義與其他的立場上看，在戰爭初期中因為兵力不足而至於苦境，到也不能說一定壞。雖然國境之防禦不能辦到，而大興安嶺（西）小興安嶺（北）牡丹江（東）三方面的戰略要線能守得很好，也未可知，這樣確不失為一種戰略。不過是敗北，苟安，卑屈的可憐的戰略罷了。

這個敗北主義的戰略思想，是在破壞軍隊的自由主義者和為紅軍內應的國際主義左派的份子看來，或者會受歡迎也未可知。然而我們的國民主義及近代兵術思想看來，這大概是正反對的立場的落伍的無氣力的思想。

諸讀者或者笑我過於重視『戰爭初期』也未可知。但是凶猛的殲滅戰主義者遠東軍司令官加倫及有相同傾向的幹部羣的存在，與主張空軍集團，機械化軍團，騎兵集團的迅速打擊，他們的戰爭方針，非使遠東地方的戰略形勢惡化不已。

他們挺進部隊的目標，在對手國的內部擾亂。後方機關的破壞，動員的妨害。
假定於開戰的第一日，攻擊軍進行國境突破，以後繼續數日之間，接連不斷的出以連續

的機動。防禦軍的戰略形勢，在先頭梯隊的集中展開未終了以前，早已被一角突破，甚為至明之理。

而戰場自國境移入被包圍的內部，使防禦軍不得不在非常痛苦的情形下面從事戰爭。如果說這樣情形還是很好的人，這種人就是歡迎無用的損害與政治動搖的可憎的敗北主義者了。

我們不是敗北主義者，斷乎不取在滿洲國內作戰的敗北的形勢，我們在政治上取後退政策，而在軍事上取後退的戰法乃是非在萬不得已時的最後的手段，而且既然用軍隊來從事於遠東的防禦，從近代戰爭之政治意味來研究，原則上不得不進一步，達戰場於國境之外。

既然決定了戰場在國境之外，當然應進而作能夠實踐那種作戰的具體準備。這樣的軍事工作，決不是表現侵略的企圖，實不過是近代國防理論之實踐而已。

集中大兵力於國境，在法義蘇各國就可以，只有在日本與滿洲不許這樣辦，那樣偏私的判斷是不會有的。不過無遠謀是不行的。強化國境軍隊的同時，一方用外交工作，應極力防

止政治關係的惡化。如果失掉軍事與外交的交互運用，不能公然的從事關東軍的強化。否則自尋苦惱。蘇聯在集結大軍於基也夫和在地尼泊河岸之同時，與波蘭締結不侵犯條約，抱歉得很，在這一點上不是最好的戲法。

目前世界上流行着一種迷信。以爲我們的軍隊對遠東西伯利亞，處於攻擊者的立場，紅軍乃立於防禦者的地位。沒有比這個迷信再可笑的了。關東軍所處的形勢，勿甯說是處在被包圍而採取防禦的姿勢。

我們對於外國人那樣容易空想的西伯利亞征服論，不能傾耳敬聽。

第一種事情各人的看法不同。假如預想戰爭初期，我們乃被攻擊者，紅軍乃處在攻擊者的地位——這乃是眞的事實。因此我們不能不趕快脫離這種不自然的不安狀態。

(六) 紅軍初期作戰的理論根據

(1) 紅軍初期作戰的理論根據

我這裏提出『戰爭初期的重大性』特別要求大家注意的理由，在於紅軍最近的作戰態度，顯然的非常重視初期戰鬪。

他們的戰爭方法論，我們留待以後再論，可是總而言之，『遠東特別紅旗軍』的作戰方針，不是防禦戰，而是攻勢戰。

自數年前為止的紅軍，對於東方作戰，尙未把握精確的攻擊主義的意識。

他們雖在地理上立於外線，有絕好的攻擊形勢，但是他們懷疑攻勢作戰的奏功性，竟自產生過拋棄沿海州那樣敗北主義的見解。

只有司令官加倫將軍強烈的相信積極的作戰，然而軍隊幹部的多數，害怕我們的陸軍，殆認『東方戰爭即防禦戰爭。』

然而現在他們突然的企圖攻勢作戰，把戰場移到敵國境內，嘗試冒險的殲滅主義。爲甚麼『遠東特別紅旗軍』變成這樣的強硬呢？我們不認為只是在『遠東特別紅旗軍』中所起的特殊的變化，而是全部紅軍的共同現象。

然則在紅軍的陣營內，起了甚麼樣變化呢？這是伴隨蘇聯經濟力的強化而來的戰爭理論的變化。即防禦戰理論的克服與敗北主義的清算。

紅軍的敗北主義。在紅軍中也有敗北主義的傾向的派別，此派的代表爲司維青教授。在他著的戰略論中，大大的發揮防禦戰理論與消耗戰理論。

他分戰爭的形式爲殲滅戰與消耗戰，此兩種戰爭有根本的差異，無論那一個國家對於兩種不同的戰爭也不能同時準備。蘇聯根據列寧的退却戰術，不得不採用消耗戰，這是他的主張。

關於他的消耗戰理論，我想在第二本著作近代戰爭論上詳細討論，在此地看看那種戰爭理論適用於東方作戰的場合中的情形。

紅軍假如採取消耗戰，就得大致表現爲具備下述的條件的戰爭形式。
A 「遠東特別紅旗軍」以拘束部隊的形式而作防禦作戰，於戰爭初期動員數極少；指揮官不但不能浪費戰鬪原料且不能作攻擊的企圖。

B 犧牲沿海州並阿莫爾州，以拘束攻擊軍，然後在後貝加爾方面，構築一連不斷的大陣地帶。

C 對於蘇聯全體的軍事政策，平時兵力僅保持拘束部隊，戰鬥資料的多大的蓄積乃屬無用之舉。

這種司維青戰法，拘束部隊在從事防禦戰之中，行工業的動員與武裝大眾的動員，漸次強化戰線，最後乘敵人的疲勞，加以決定的打擊。

乍聞之下，實在是科學的戰爭理論。但是在實際上，完全漠視了。在戰爭初期的近代式的軍隊有怎樣可怕的破壞力與機動力，故可謂爲非科學的戰法。

這種戰法的缺點，在第一戰中拋棄了勝利獲得的權利，限戰爭於自國的領土內；而且反而有成爲下手，成爲被敵人的持久力壓倒的危險。

假如採用這種戰法，敵國的軍隊會突破遮斷國境線的各個要害所，而使原立外線上分數方面鞏固的他們的各集團孤立，而要遭各個的擊破。

而且，這樣情形，紅軍只是繼續小的抵抗。敵軍方面，不得不感謝司維青教授的盛意了，以一九三一年爲止的遠東特別紅旗軍的兵力與配置，雖得猛將加倫爲指揮官，仍然是司維青的色采。

(2) 紅軍的殲滅戰主義

但是，現在他們對於東方作戰的態度，全然改變了。

蘇聯的戰鬥力。五年經濟計劃完成的結果，比一九二八年以前，強得多了。他們早已經不再死板板的遵守列甯遺下來的退却戰法的必要，經濟情勢變化，戰爭形式也不能不變化。且因爲國防人民委員長瓦諾西洛夫有名宣言『紅軍決求戰場於國外』發表，司維青的戰略論更成無價值的東西了。

他的退却的理論，從攻勢論者受到總攻擊了，如某無名士官在世界雜誌上這樣的痛切的批評：司維青戰法的最忠實努力遵奉者，在中國發現張××忠實的防禦戰主義者。他的戰術的根本原理，除防禦以外無他物司維青的理論，使紅軍的戰鬪力低下而與中國半封建軍隊之

同一水準。

反對司維青最激烈的人物，是消耗戰主義者見稱的莫斯科軍區司令官富利德曼。他爲紅軍中有數的戰略家，現在是聲名赫赫的人物。

但批判司維青的主張：『司維青主張採用消耗戰，而又認爲反映十九世紀後半期生產力發展的歷史的必然性。假如照他的說法，世界大戰變成消耗戰，非參戰各國參謀本部的失敗或錯誤，而爲歷史的必然性。……但是我們的觀察就不相同，我們根據於工業與軍事技術的強化，我們的殲滅戰略，除用以待布爾喬亞軍隊的疲勞的消極戰略之外，用高度的攻擊手段這回事是沒遺忘的』（軍事的新傾向）。

『因此紅軍因爲有強大的軍需工業力所支持的戰車羣，大威力砲兵團，空軍大集團及後方機關的機械化而有壓倒的兵力，應嘗試攻擊大戰，應從事於迅速決戰，如像消耗戰只有在殲滅戰遇到失敗的時候才可以採用』。此爲富利德曼的意見，國防人民委員會，瓦諾西洛夫，史太林及其同等之大兵術家羅馬依次克都贊成這個意見。

他罵司維青說，『披着「蘇維埃」戰略家假面具的階級敵人。』論真正的列寧戰術，絕對不承認抱退後思想的退却無爲的司維青式消耗戰，而高聲痛斥說：

『他們還是從優勢的戰車羣，砲兵集團，和大空軍兵團在續戰中決然擊破布爾喬亞軍好呢？或者漠然見着敵人在國境這邊集中好呢？』此實爲表現新興軍隊的攻擊精神百分之百的言論。

自然富利德曼不否定消耗戰疲憊戰，長期戰。他所攻擊的是司維青戰術有害的地方；未見到戰爭初期，迅速決戰的有利之點。這些無力與退守的思想，大大受了攻擊。所以蘇聯之從事於持久戰的準備，乃不待說的事情，富利德曼氏更根據此種觀點，想像最壞的情形，他說：『我們的政治目標給戰爭方法以彈性。隨戰爭各時期的彈性，或行決戰的打擊，或採疲憊戰法。如果情勢所必需，一時放棄蘇聯領土於敵手亦所不辭』。

我的目的，是在想從富利德曼諸人攻擊司維青的事實，指摘出紅軍已從單純主張消耗戰這樣敗北主義的戰法，轉換到決戰主義的新戰法這一個事實。

富利德曼的批評者而且是支持者的庫拉西尼可夫，說紅軍的戰術思想；根據生產關係與技術關係而必然的變化，而規定其變化的方法是：（A）作戰的急速化，（B）攻擊的強化。

作戰急速化與攻擊強化，實鮮明的表現了現今紅軍的術戰思想。

五年計劃的結果，蘇聯的軍需工業，不惜一切犧牲，使其飛躍的發展。根據這樣大工業的力，決定了紅軍新的作戰態度。

戰爭理論的變化，使「遠東特別紅旗軍」加強，而更發展到全部的攻擊姿勢，乃為不可懷疑的事。

遠東紅軍在受司維青戰爭理論支配的時期中，在遠東作戰的序幕戰上，我們並不感重大危險。然而今後紅軍的戰略地位；不如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之年）那樣薄弱，則不可不知道的。

我們現在漸漸與強頑的抵抗線接觸了。

不要忘了庫拉西尼可夫的話「作戰急速化與攻擊強化」。紅軍于作戰初期，不管在什麼

樣的戰場，必以疾風的積極行動，乃爲必然的事。

(七) 國境戰時期

(1) 東方戰場與機械兵團

繼『戰爭初期』而起者爲『國境決戰』。

此時期之戰爭，在遠東方面是以幾個軍團程度的軍隊而從事戰鬥，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大規模的國境戰是近於勝負不分的。德國雖能使戰場在國外，可是不能加敵人以決定的打擊，如果清算其外觀華麗的真實結果，實近於零。

且依照慈夫衛兒在將來戰論一文中，對此曾作如下批評：

『德俄兩軍爲攻擊而攻擊，只不過戰爭一種手段的攻擊，變爲戰爭本來的目的，終於陷入過分兵力分散與疲弊攻擊之中』。

對於攻擊方法，作如次的論斷：

『在國境戰時的攻擊，斷乎使用多數的技術兵器，必須陷敵於恐慌狀態，空軍毒瓦斯，集團行動的快速戰車，自動車砲兵，裝甲兵團等近代的部隊，即為勝利的原因。』

但是，在東方戰場上，此時期的決戰，不是會以無勝負或者方面的不完全勝利而終嗎？不論是那一種情形，戰場對於攻防兩軍都是從邊境開始。而且大圍圈的空軍隊，不是不能相互衝擊敵的心臟嗎？紅軍的 A.H.T.14 式，T.B.2 式之重轟炸機，無論從事於如何野心的空襲，只要有掩護戰鬥機存在，其襲擊效果大被限制。重轟炸機在成層圈飛戰的時代未到來以前，欲行決定的打擊，乃不可能之事。

因此，於戰爭初期兩軍被襲擊地帶，將為朝鮮，滿洲與西伯利亞為範圍。

因此，假如在這樣情形下發生災害，當然不能使兩軍在戰略的根本方針上發生變動。這種情形假如在歐洲，那就不行了。我們假定英法兩國開戰，倫敦與巴黎，在戰爭第一日，早已受到決定的打擊，而在以後戰爭初期的一週間，各方面的軍需工業根據地，都將被根本破壞了。

他們在地理上過於接近，空軍的主力，彼此都在致命的『打擊距離』之內。這樣的戰略形勢，就是在第三者的我們看來，也感到一種恐懼。

依我的見解，再不出數年，歐洲的某一部分，將非變為非戰地理不可，空軍打擊力的強化、結局，成為戰爭的絕望化。

一度轟炸機的發動機出動以後，產業地帶於數日間就變成廢墟。在這種狀態下，還有什麼戰爭可能呢？無論如何瘋狂的人，總不會有自己放火使國家全滅的。獨於歐洲的政治情勢，有進入於漠視軍事技術的傾向，那正是悲劇的現象。

但是，遠東方面的情勢就不同。在這樣的戰爭上，還不能想像純粹的機械戰。

在遠東地方，可以視為與上次世界戰爭相似的戰爭形式。自然，打擊的方法，比從前大戰時要深刻強烈得多，但是，又不是如意大利的巴爾波元帥和法蘭西空軍將軍亞爾滿過所想的全然新的戰爭形態一樣。

(2)遭遇戰中的情勢

這裏，我們來看看在半文明地域內的遭遇戰。國境決戰期的遭遇戰，因比以前實施『戰爭初期』結果的不同，所以我們豫想未來戰場，也只能作極大概的判斷。（明治三七——八年日俄戰爭時，我們參謀本部計劃了北部朝鮮的作戰，可是事實上，在這個地區內應該出現什麼樣的戰，也沒有實行。）

所謂遭遇戰，乃相距很遠的對抗軍隊，直接以決行佔領一個要線為任務，而奪取此要線時所起之衝突。

在滿洲國西部地帶之地勢上看，能夠預想大規模的軍事衝突，關於此點，紅軍方面的思想，可以用西羅夫斯基在世界報上的遭遇戰論為代表，他是這樣規定攻擊軍的編制，步兵約四個軍團，十個戰車大隊，飛機五百架乃至一千架，自動車一萬輛以上至一萬五千輛。

兩軍在國境附近展開，其接觸將為可怕的形態，以飛行隊，騎兵集團，機械化兵團的順序而開始。於是戰場錯綜，而戰線入於不規則，陷入於混亂狀態中。

上面是極簡單的看法，但是，介紹紅軍關於遭遇戰論與野戰中之集中打擊論，對於了解

在曠原地帶的遭遇戰的實體，稍有用處。

「化學戰」。紅軍先以空軍，對於對抗軍的飛行隊挑戰，從事制空權的爭奪，投下持久性毒瓦斯于敵軍前進的道路而妨害其打擊部隊的前途，那種投下的瓦斯，恐怕是糜爛性的「依帕利次提」液體瓦斯吧！

紅軍使用的「依帕利次提」液體瓦斯，稍帶有橙色和霧一樣，籠罩陣地，判別非常困難。這種液體瓦斯，因為使被毒地一星期以上時間成了廢地，所以效果很大。尤其是被毒的軍隊，自己何時觸了毒還不知道，這一點非常可怕。

這種瓦斯裏面如果和上窒息性瓦斯彈而大量的投下，敵軍的被害，決不在少。

「依帕利次提」液單是用防毒面具已經不能防護身體，必須用防毒衣防毒靴。這樣一來，近代國家不得不有作為戰爭資料的龐大數字的官兵及馬匹和犬用的防毒衣和靴的準備。

在依帕利次提大量撒毒地域中，一星期以上不能脫防毒器具的事也許會有的。因此戰鬥員的苦痛絕非語言所能形容。

化學戰，只要有防毒材料，未必就可怕，可怕的是敵人的瓦斯之外，友軍的「瓦斯軍」的混亂。

快速兵團 與瓦斯攻擊同時可以預想的事件，乃快速兵團對於左右兩翼而行之突擊與後方擾亂。平原性之戰場，因為兩端開放，挺進戰車，挺進騎兵的迂迴行動，異常自由。

因此軍隊的司令部兵站背後聯絡線，非常的不安，接觸敵人數日之後，前線的軍隊與後方增援部隊之間，變成近於遮斷的狀態，作戰地雖欲不陷於孤立而不可以斷言。

後方迂迴的，同時無疑的開始兩翼的猛烈攻擊。甲軍的一翼，壓迫乙軍的拘束部隊，乙軍的一翼，壓迫甲軍的一翼，而能力爭狀態。

這時候，用集中攻擊突破敵人戰線的一部，戰略預備機械化兵團，騎兵集團，從突破口突出，進入敵人的後方，攬亂敵人的指揮及補充經濟活動，而打擊敵人的戰略預備工作。隨着增加上第二線兵團於突破口，從事於壓倒的而且持續的打擊。這即是西羅夫斯基的意見。

對於這種戰略，在對抗軍方面，也將以澈底的集中兵力，獨特的戰鬪部署，打擊甲軍的

兩翼或者中央部分了。

至那一方面比較快的突破敵人戰線，自然是要看被用在決戰方面的戰鬪資料的多寡，但是指揮官戰鬪指導的巧拙，也有重大的關係。

關於這一點上，紅軍高級指揮官，因為有明快的辯證法的戰略思想，其判斷與指揮，比外國軍指揮官要強得多，但是關於我們及我們的高等兵，抱有絕大的自信。

克勞塞維次，更有下面的論說，表示出高級指揮官的意志，給勝敗的戰局上以如何重大的影響！

『在拉奇斯奔，滑鐵盧兩次戰爭中，拿破崙以左翼爲拘束部隊，以右翼從事攻擊。奇亞爾大公也出同樣的作戰方法。然而拿破崙的攻擊是澈底的，大公的決心則稍有動搖的氣味。其結果，拿破崙軍右翼擊破大公軍的左翼的時候，大公軍的打擊部隊，還沒有突破敵人的左翼』。

拿破崙的兵術思想，受法國大革命的影響，大衆戰主義這一點，大半與現在紅軍幹部的

戰術思想相通，不可不加以注意。紅軍的戰術思想，明顯的由拿破崙的戰術思想而來。他們的迂迴戰法，突破戰法，同樣的不可不留心。

在日俄戰爭中的沙河會戰，也有與這個同樣的情形。戰鬥員雖日漸不同，而遭遇的原則，仍然未變的。

（3）古瓦德的集中打擊論。

關於大部隊的遭遇，紅軍戰術思想中，特別引起我們的注意者，爲空軍參謀古瓦德的集中打擊論。

集中打擊，是在兩軍交戰到最激烈，陷入所謂戰鬪危機的狀態時，才行使的。

在戰鬪危機時，戰車隊出於最前線，加入戰鬪的漩渦中，砲兵團在固定的陣地與敵人的砲兵戰，空軍方面則改驅逐機掩護戰場，地上攻擊機襲敵移動部隊，輕轟炸機攻擊敵人飛行根據地。

這時，指揮官先放出剩在後方的驅逐機，使決定地施以攻擊。其次，以從敵方飛行場爆

擊回隊的輕轟炸機，作第二次的攻擊。然後，傾注全部打擊力於敵人前線的步兵部隊。

以幾百架飛機而行攻擊，實表現近代戰爭的深刻化。

繼此以後，中止砲兵團對於敵人砲兵陣地的射擊，改正目標，集中砲兵全部力於敵人步兵部隊。砲兵猛攻擊之後，這時，完成了第一任務（突破陣地），而集合在一定地點的戰車隊，發揮其集團威力而前進。

這種攻擊方法，不是每一個地方每一個時裏都是集全部的戰鬥的力量，而是分別時期，波動的，以飛行隊，砲戰隊，戰車隊，次第施行打擊，因為技術連絡上，有困難地方，這種戰法有幾分實現性，頗成疑問；可是，只要飛行隊與砲戰連絡得宜，實是足以震撼戰場的戰法了。

戰車隊大膽的突入，分爲三種部隊，第一部隊爲遠距離行動戰車，第二部隊爲遠距離援助戰車，第三部隊爲直接援助戰車，步兵立於前頭，嚴陣而進，出其不意與敵人一度集中的打擊，突破敵陣，而以全兵力把敵人陣地壓倒。

這時候軍飛機隊，開始猛烈攻擊，爆擊敵人輸送機關與預備軍，攻擊機旅團的目標爲敵人步兵和砲兵陣地，而施以最後的打擊，而且以騎兵集團和機械化兵團，深深地動搖敵人陣地，從五十公里乃至七十公里向內深進，奪取敵人後方陣地，遮斷敵人的退路。

這樣西羅夫斯基和古瓦德的戰法，果能實現到何程度，不無疑問，而紅軍的遭遇戰法的研究，是不可輕侮的事實，已爲任何人所不能否認的了。

我現在想進而作關於紅軍戰術的研究。

因爲國境決戰的結果，戰場是向甲國移動呢？還是向乙國移動呢？戰爭後半的形態，變作完全不同了。所以我們對於這個決戰及其後繼起的戰爭進行期的野戰，係以何種形式而施行，依據什麼樣的戰術思想而行動，必須要知道。

現在紅軍裏面，關於戰術思想的權威者，恐爲莫斯科軍區司令官富利德曼將軍了，只有他是辯證法的統一了拿破崙戰術與列寧戰術的人物，爲紅軍中出類拔萃的紅軍幹部。

因爲他的戰術思想，在現在紅軍中，有支配的地位，所以主要的，以他的戰術作爲對象

而行討論。

(八) 紅軍戰術論

(1)迂迴戰的否定

紅軍幹部的戰術理論中，深印在我們心中者，爲古瓦德的集中打擊論與富利德曼的名著軍事的新傾向，及在軍事雜誌戰爭與革命上揭載出來了的庫拉西尼可夫的技術與戰爭形態。

紅軍內部兵術研究工作的旺盛，實僅由引申理論家列寧系統之軍隊表現。

在戰爭與革命雜誌上，每期必登載各種研究論文，逐漸的將紅軍獨特的兵術思想就完成了。

紅軍兵術理論最顯著的特殊性，是在無論任何場合中，其著論始終是不將兵術與政治經濟分開討論，始終是在唯物辯證法的觀點上。

因此，他們的兵術思想，單單不止於軍事的界限，任何小的問題，也始終依據革命的觀念來解釋來判斷。

他們常常在雜誌上作堂堂公開的論戰，從這個論中，也有被外國軍事機關調查自國軍事機關的不利，可是相信，他們忍受這種損失利益，而從自軍觀念的統一強化上打算，仍不失爲有益之舉，在這點上他們所採的辦法，是可以同情的。

迂迴戰？正面攻擊？

福利德曼的戰術，即紅軍戰術的第一特徵，在否定迂迴戰術這一上點。（注意這種議論，不是關於半未開化戰場的初期作戰的意見，是論動員進行在某程度機械化了的戰場上施用大兵團衝突的，決戰期的場合中）。

福利曼德否定迂迴戰的論據，大致如次：

迂迴戰乃向敵人的一翼或兩翼作澈底的側面攻擊，迅速的而且決定的殲滅敵人的戰法。因此這種戰法的條件乃機『動的祕密』與『急襲』，然而，因空中飛機隊之搜索，早已不容許有

機動之祕密了。再則敵軍如有鐵道和分數的車輪及大交通機關，急禦也不許可。在百萬軍與百萬軍作戰的時候，包圍行動，暴露而被阻止。敵人以快速交通機關輸送大軍到包圍軍所攻擊方面，其結果包圍變成正面衝突。而且在這個時候，包圍軍方面，反而陷於危險狀況了。

一九一四年的夏天，德國參謀本部依據史力芬的計劃，嘗試了對法國一大包圍戰，偏偏他們的企圖終於失敗，不斷與協約國軍隊作延長傍翼的競爭，結果，戰線延展到了海岸。

富利德曼把這個失敗的原因，歸之於德國參謀本部之無智，他認為他漠視了機械力影響於戰爭之根本變化，而把普法戰爭時的舊式戰法，仍然適用於二十世紀的戰場上。他說：『以大兵團而作包圍戰，這種迂迴戰法已經是歷史上的事情了。只有正面打擊，正面攻擊，突破，是在新戰場上的戰術形式』，與其用包圍的曲進作無用的疲勞不如用機械的動力，繼續直進的行動，……這是他們對決戰期的戰法的根本方針。

(2) 戰車的重用

正面攻擊主義的紅軍，必然的重視戰車，他們現在已成爲駕凌法國的戰車陸軍了。以紅

星作標幟的輕重戰車數，實約二千多輛，當然變成了紅軍的動力。

運用這大機械力，他們將從事於怎樣的戰鬥？世界的陸軍逐漸認真注目於紅軍的「戰車」之戰術了。

紅軍大致分戰車羣為戰術戰車，與戰略戰車戰術戰車乃直接戰鬥部隊。此等戰車歸步兵師團長指揮，而立於攻擊步隊的先頭，在高速度與輕裝甲之中，準備了機關槍的戰車，如果作成集團羣而發生引擊的轟音，同時放火力而突進，這種姿式，將足以引起敵人戰線的恐慌了。

但是在現代戰場上作戰車羣的集團突擊，容易成為敵人火力的目標，而陷於悲慘的結果，裝甲薄的戰車如蜂巢似的被打擊被破壞，傾巢或者沉沒於壕溝之中，在蹂躪敵線的同時，自己也受到近於全部消滅的打擊，這是不能不想到的。（尤其在以戰鬥精神旺盛的軍隊為對手時為然。）

所以紅軍師團長是不得不在戰車第一梯隊的突擊以後，繼續向最前線加入第二梯隊的。

第二梯隊，作為步兵的盾牌的作用而猛進，殲滅敵人抵抗機關槍的巢穴，連接步兵部隊向敵人抵抗中樞地點而前進。富利德曼以為在戰車第一梯隊完成了悲慘的結局的情形下，目擊此種結局的步兵，攻擊精神因而沮喪，以步兵獨立突擊的工作變為困難。因此第二梯隊乃作成大集團而進入於步兵的前方，以鼓舞沮喪了的攻擊精神。

這個戰法乃深刻了解容易被恐慌心支配的戰場心理的辦法。

富利德曼，在重用戰車的同時，又深知戰車的缺點。所以紅軍決不要求戰車所過重的負擔。

戰車是盲目的，多少是近視眼，而且戰車的內部工作，非常困難，因而必成為敵人的目標，而被集中於十字砲火下。

所以敵我兩方皆異常感受戰車兵的內體及精神的痛苦，不想到這一點而要求在戰場上作閱兵式的行進，簡直是小孩子的看法。主張戰車第一主義的英國佛拉少將在戰車的戰鬥形式中，並不是說他是犧牲少是不流血的戰爭。美國陸軍在一九一八年八月中旬的四天之內在戰

線上開出七百輛戰車，而其中之五百輛被德國砲兵所破壞。這是戰車本來的情形。我寧可說戰車戰爲最悲慘的戰鬥方法。裝甲機械化兵團的『裝甲』決不是抵抗砲火的。而紅軍的幹部們是知道他的悲慘，仍然在突破戰術上，標榜戰車第一主義，並且實際這樣施行。

「侵略戰車」乃獨立作遠距離行動的戰車，這也是高速度的輕戰車，其裝甲爲布利奇式的程度。

不論如何，他們或者迂迴，或者從突破口飛奔入敵方陣地，他們總是以砲兵陣地，司令部鐵路兵站等戰鬥力少的後方機關爲目標而進攻。後方機關爲軍隊中最容易被恐慌所襲擊的軍隊，進擊此種部隊，只要高速度就行。

他們以十公里以上的速力分散的通過敵人的陣地，對於攻擊目標集團的攻擊。此種戰車羣如果連機械化砲兵而來，是可注意的災難。

戰車羣在戰地攻擊上容易受非常的損害，可以在追擊戰時就發揮殘酷的暴力。所以在近代戰爭上，被敵軍突破了陣地上的部隊乃最悲慘的事體。而且在戰車羣上猛烈的襲擊在砲兵

掩護射擊下張開烟幕，從煙幕的蔭蔽中，數十或數百輛的戰車造成梯隊而來，這裏對於近代軍隊發生了一個大問題。或者始終忍受此鋼鐵的怒濤的摧殘，或者與之對抗。

福利德曼說『戰爭的威力在於數，有集團戰鬪纔是戰車的原則。所以紅軍乃採用輕車主義——現在我們的自動車工業破壞了舊式農村的全部組織，而正進行使用「牽引機」的農業動力化。我們於戰爭開始的同時，可以有幾千輛的戰鬥車輛。自動車工業的勞動者製造戰車，在牽引機農業中工作的共同農場的農夫諸君，將成爲勇敢的戰車兵卒』。……福利德曼，乃主張使農民乘輕戰車，強迫他們作最冒險而且最殘酷的戰鬥者，然而如果從戰略的觀點上來觀察，他的方法雖然殘酷，但是實爲偉大的辦法。

關於紅軍的戰車戰術，各種詳細的研究，因爲專門，將讓之於拙著近代戰爭論中。這裏只想請大家記着，他們極度重用戰車，只置重於集中打擊的一點上。

(3) 關於戰鬥飛行集團

紅軍空中戰法的特點：將在戰鬥飛行集團的存在上。這種集團乃轟炸攻擊驅逐偵察各隊

的混合部隊，其任務爲攻擊的天空活動。

恐怕空軍的一部，作爲戰略預備，始終掌握於最高指揮官的手中，到戰鬥危機上，才作成一團，投入於戰場。

即進攻戰時，對於援助敵方陣地上軍隊而來的新飛行隊，作殲滅的決戰，且同時擊敵人敗走的軍隊，加以射擊，使起恐慌：擾亂其隊伍而終了。關於這種地上攻擊，在輕轟炸機，驅逐機之外，特別採用地上攻擊機「西多爾莫克」。這種飛機迅速機敏，而且有不下於輕轟炸機之爆彈搭載量，能夠忍耐縱橫無盡的大胆的戰鬪。

其次退却戰時之戰鬪飛行集團，則以全編隊，而攻擊敵人地上部隊。這時飛機成爲拚命的奮鬥。在教令上說，『在最後的戰鬥中，飛行隊或歸於全滅』。這種悲慘的文字，也記載下來。這種話恐怕是年輕的空軍本部阿爾克司尼斯的筆法，我們從這種文字裏面，可以看出他們的大胆戰法來。

他豪邁的說：『今後的蘇聯空軍，當制定戰線飛行隊，補助飛行隊，極力使戰鬪飛行集

團增大。』

機械化兵團與飛行集團的聯合作戰：

參謀阿爾卡散主張：以機械兵團，高速度戰車羣的大單位部隊而決行的大挺進運動，無飛行集團的密切聯合作戰，乃愚昧的行爲，而且成了最大的空想計劃。

他預想挺進機械化兵團的兵力，大致如次：重大戰車大隊二，輕戰車大隊一，裝甲自動車師團二，自動車砲兵師團，自動車步兵大隊二，工兵大隊一，化學戰大隊一。車輛數目，實約六百輛的大兵團。假如這個兵團向附近戰場出現，必成爲敵軍飛行隊的目標。

所以挺進機械化軍的司令官，是以飛行集團，尤其是驅逐機集團，守護上空。而且挺進軍自挺進出發陣開始前進之先，這飛行集團是向敵軍飛行根據地而作決行的攻擊。

這樣攻擊原則上，乘天尚微暗的拂曉行之。在這樣空襲的騷亂中放出機械化軍的戰車，砲車，自動車，準着某一突破口，或敵軍的左右兩翼的側面，蜂擁而至。

他們的目的，在破壞敵人後方機關，攻擊預備隊，而且切斷退路。（富利德曼的挺進戰

車羣的戰法，乃最大規模的。）

但是此種辦法非常危險，並非經常的，因為強力飛行隊的支援，根本不可能，這種情形乃從事於地上與空中兩大鋼鐵部隊澈底的聯合作戰。機械化兵團的前後，被飛行機羣固着，他們以爆擊，同時以毒瓦斯，造成一連的障壁，以對抗敵軍的逆襲。

阿爾卡司尼士對於這種挺進飛行集團的兵力，作如次的預想：重轟炸機五十六，輕轟炸機八十，遠距離偵察機二十，近距離偵察機三十，輸送機十五——共計四百零五機。以自動車六百，戰車二十五，飛行機四百——這個近代的挺進隊，席捲東方曠野的狀況，近代軍事技術可怕之化身的表現。

(4) 極東地理上特殊情形

紅軍是新興軍隊，我們雖只接觸了戰略騎兵，「輕快戰車羣」「戰鬥飛行集團」「摩托挺進兵團」等等新術語，已經大致可以想像他們是如何的熱心而深刻的從事於新戰略與新戰術的研究。

他們是熱心的求新技術，新戰鬥方法。而且他們研究出了新戰術，斷乎不要忽視他們的高速戰車羣的戰鬥，或者戰鬪飛行集團的戰鬥呵！

國防人民委員長瓦諾西洛夫雖說：此爲最少的流血戰爭，事實上，紅軍的戰術，到底是慘酷的鐵血主義。他們是時時企圖作慘酷的殲滅攻擊。

我將稱這種戰法爲「機械戰中的肉彈主義。」

紅軍一切的戰術研究，皆歸着於這一點。富利德曼，古瓦德的正面突破論，阿爾卡司尼士的摩托挺進論，以及瓦庫利奇的全縱長壓倒論，皆預期着危險的冒險的戰法。我在這一點上，不惜承認紅軍，幹部的旺盛的戰鬥精神。

在這裏不能不預先討論的，是富利德曼的迂迴戰的否定。

他的意見每每不加詳細的注釋是不能了解的。在蘇聯也常成爲論爭之根源，而關於迂迴戰的問題，近來也有各種反對的意見發生，無論如何我沒有爲他辯護的義務，只是因爲他的意見是今後紅軍戰術思想的支配勢力，所以，特別加一點討論。

他的否定迂迴戰，不是從頭否定迂迴戰的本身，而是認爲在今後的戰爭中，機動的祕密，容易暴露，所以若嘗試迂迴戰，結果成爲與正面衝突相同的形勢。

阿爾卡司尼士所主張的裝甲機械化兵團的挺進戰，也是好的戰略希望，可是如果在與文明戰場的一派軍隊作戰，必受到敵方飛行集團的猛烈打擊。又如果在非文明的戰場與裝備不良的軍隊相對時，自然可以迂迴，可是從那樣大兵力，與其基本作迂迴戰，不如作正面的壓倒。所以一大兵團之迂迴戰，在兩軍的兵力重大隔絕，或同樣程度近代化的陸軍作戰的場合下，不會發生。但是要發生在沒有被近代化的一方面軍隊，而其偵察通信交通機關稍劣，且其司令官爲平庸人才的場合。尤其在未開化的戰場，掌握制空權時，放心大膽的迂迴戰就可以實行了。

所以迂迴戰可否採用。是以在作戰地兵力和他的戰場之是否開化來決定。而假如在作戰地發佈了交通網，迅速的集中大兵力，作成強力的攻擊，則敵軍的迂迴戰可以失敗。但在非文明地域爲預想戰場，則敵人方面，就可以作自由的戰略行動。

對於預想戰場的怠於準備工作，終成爲重大事變。紅軍輕視我的軍隊的工作程度。在戰爭與革命雜誌上，波奇得爾以亞細亞爲戰場，而作爲特殊作戰得的研究，視爲對於紅軍的預想戰場。

總之如滿蒙西北利亞這些區域，部隊很分散，所要求於軍隊的速度與上中下各階指導官的戰略眼光者最大。拘於一定形式的戰法是危險的事。

(九) 從殲滅戰到消耗戰

(1) 動員輸送的速度

動員的速度：國境決戰及第二次的決戰，甲乙丙以如何的速度，能集中大兵力於主戰場而被決定。向戰場上至少集合十五萬乃至三十萬程度的兵力。要多少的日子或者幾星期呢？

第一次日俄戰爭的動員行動緩慢，在參謀本部的計劃中預定第一期出動，爲朝鮮佔領軍三師團（近衛，小倉仙台）與以遼陽爲目標的滿洲野戰軍三師團（金澤，姬路，善通寺）一

騎兵旅團，一砲兵旅團，而對烏蘇里方面，以獨立一師團作為攻擊部隊（弘前。）

僅僅動員七師團，然而以那時貧弱的鐵道（幹路上每日十五軍用列車以下）船舶（輸送在四十萬噸以下）而論，欲作再大的動員，殆屬無望。

而且作為佔領朝鮮軍的小倉師團的先遣部隊，在仁川上陸的時間為二月八日。至於滿洲的第二軍，第一回輸送部隊，是在宣戰後的三個月，五月四日向遼東島上陸。

固然這是一種殖民地戰爭的遠征作戰，然自今思之實為遲緩的動員。

與此對比的敏捷動員，為一九一四夏天德國陸軍的動員。在宣戰後三週以內，戰略單位作成了三倍以上的數目。完成了步兵八十五師團，騎兵九師團對於國境決戰之佔領的展開。

今後動員在如何規模之下，以如何速度而進行，乃祕密之事，但是如果研究通過日本海，黃海，朝鮮海峽的海上輸送線，與被強化了的朝鮮滿洲的鐵路，因為平時負擔高度的輸送，沒有餘力，從而在大量的軍隊及軍需品輸送中，將暴露其弱點。

果如所言嗎？只要計算一下，就可以知道，那比起蘇聯方面如何？蘇聯軍用鐵路，已經

造成如何的程度？……他對於東洋的輸送力，實能決定東方戰爭的形式。

紅軍輸送力：俄國在第一次日俄戰爭中也有不劣於我軍的緩慢的動員，然而西比利亞鐵道的複線化，對於烏拉爾苦次列茲地方鐵道網的完成，而且自動車輸送力是不能加以輕視。一九三七——三八年時，烏拉爾及西伯利亞鐵路的輸送量，將成爲蘇聯鐵道之首位，紅軍的東方作戰，遂成異常強化，當爲易明之理。而且聯邦的鐵道網，遠則自中央亞細亞，近則自外蒙古而延伸，故他們的作戰，今後將愈見有活動之自由。

恐怕，紅軍將預定烏拉爾地方，如從前哈爾濱地方一樣，作爲作戰根據地。

只是屢次的鐵道事變，電信電話的阻障，連續的發生，漸漸使他們的計劃混亂也未可知，而且預想夜間轟炸機頻繁攻擊的西比利亞全線，被置於如何不可知的不安狀態，當可明瞭，但是此乃我滿洲鐵道所同感的痛苦，而爲近代戰爭中所不可避免的現象。

總之在將來戰爭中，軍隊運輸漸感技術的困難。又受到不斷的空軍的襲擊，將成爲曲線的進行。

而且比過去的戰爭，將實行遠為迅速的決戰。

(2) 戰爭進行期

將來戰爭的國境決戰期中，所有兵力，能否於短時期內，集中於作戰地帶，具體方面尚難於說明。

不過，數個軍團程度的軍隊，其動員，其輸送，其展開之各階級，在數週內即可完成，而為戰場上之運用，這事從近代軍隊之速度方面看來，是當然可以一想而知的事情。唯被動員的軍隊之一切裝備，其程度將為若何？

暫且以我軍來思考，就戰鬪資料極概括的看來，昭和七年以來之軍費，膨脹的程度，諒非不足，步兵部隊方面多數已有自動火器，騎兵的裝備和組織已大有改善，砲兵團配有新式火砲，戰車隊及裝甲兵種也應作戰的要求漸漸很像樣的成立起來，空軍方面，則行更高度的強化，至於化學戰的技術，也許已達到了無遺憾的程度吧。

然而，雖具有這程度的軍隊，到底不能使戰爭在國境決戰就算終了。固然，在國境決戰

期勝利了，對於以後的作戰即居於有利的地位，但不能這麼就算戰爭終了。若把對於國境決戰的準備，作為惟一的任務，這在東方的地理特性上，是斷乎不容許的事。

我帝國陸軍與列強陸軍之比較上，是不能主張速戰速決戰法的，要想如一九一六年德國陸軍對於羅馬尼亞那樣的速戰法，是不能的，反而應當對於長期戰作較佳的計劃。

所以，我軍即使在國境決戰勝利而行追擊戰，但作為追擊戰本來的性質，還不能這樣就算達到終止的程度。追擊軍的任務還不可任何停止的，不可不計及大軍之集合，與後方機關之推進，是為作戰間隔期。

戰爭決不是一戰即可終了。戰爭形態是由於戰場與交戰國家之情勢而決定。而且蘇聯的戰鬪力，因一方面軍事敗北而全軍歸於消滅，恐不會有這般脆弱的事情。如果認為僅在國境決戰，即可使戰爭終了，這樣的戰法，在對弱小之國家，也許是可以的，而在對強大之國，顯然是大膽投機的意見。

即如，第一次日俄戰爭，在遼陽，沙河，遼寧等地數次大會戰，其間往往豈非有數十日

之作戰間隔嗎？休戰命令要下未下，而鐵嶺長春哈爾濱等地，接着就有更困難的大會戰，這是與强大之國作戰必然的現象。

至如一九一六年德國對羅馬尼亞那樣的戰爭，交戰國一方立把對方的首都奪取，佔領着軍需工業地帶，而完全施以大破壞，只有在這種場合的時候，始能以迅速決戰而把戰爭終了。要用這種情形於東方，如在赤塔和伊爾庫次克等地之蘇聯心臟重地，又爲另一回事，因爲極東的西比利亞，畢竟是他們的一種殖民地，而非其主體。

在此種邊境殖民地作戰，雖是殲滅戰，也並非真正的殲滅戰，交戰軍即連續受了數次的敗戰，依然能復元立起脚跟的，不會即到絕望的境地。

在國境決戰敗北了的軍隊，其戰鬥意志，也許會發生多少動搖。但這樣的戰敗，即會完全拋棄其戰鬪意志嗎？尤其因了廣大政治要求而動員的軍隊，是否會有這樣的結果？

我的答語是『否』。近代的軍隊，不會那樣脆弱，隨便即拋棄戰鬪意志。國境決戰之後的戰爭形式，因於陣地戰爭形態之次第變化，接連有不斷的新陣地築成的事情吧！

交戰軍雙方，任何一方都企圖作殲滅戰，而結果，顯然又都陷入消耗戰的傾向。此即近代戰爭所帶來的長期戰性質。

既然老早就可以想像，定會有消耗戰的傾向，則我們不可不對於大眾的國力戰而行準備的工作。

純粹的殲滅戰，不用說給與國家政治經濟情形以根本影響的。然而，任何方的軍隊，最初作戰的要求，不待說都在企圖殲滅戰。（如美國海軍及日本海軍的態度，即甚富殲滅戰色彩。然而只要是關於太平洋上作戰，這個態度是不錯的。）

不過在東洋方面將來的戰爭，僅抱殲滅戰的兵術思想是不能謂之爲有合法則性的。

不管作戰參謀高興不高興，戰期延長，戰線擴大，軍需加速度的消耗，犧牲達到驚人的數目，則是無法避免的，即在戰爭中現出深刻化的形態出來。

雖常常恐怕這個戰爭形態出現，但如故意要蒙蔽這事實，而主張單純的迅速決戰，是徒然的，是根本錯誤的。對於一切戰爭形態準備吧！我們是不得不進一步思考，將來戰爭第二

期形態了。

在戰爭進行期的戰場上，即可看見一切新兵器與新戰術的。

交戰軍雙方，彼此盜取敵方兵器與戰術之所長，從而戰期延長，戰場成了科學家的實驗室與化驗場。

在這個時代，徒然墨守舊法的軍隊，必然要遭受連續的大損害的。

恐怕在開戰後之六個月內，如電氣兵器，和化學兵器等，即會發生想像以上的變化，科學在這個時候，就是決定戰場上戰爭勝敗的最大要素。

(3) 交戰意志之強弱

美國海軍參謀伯伊大佐，在海陸軍協同作戰論上指摘說：『一九〇四和一九〇五年間之日俄戰爭，因為是殖民地爭霸戰，所以俄國在交戰途中即拋棄了交戰意志』。而今日的蘇聯，是否會在作戰中途拋棄戰鬪意志呢？這回事情，到要看他們的政治目的的及對於東方的評價何而決定。

波時特爾在一九三三年三月號之軍事雜誌上特別說，克魯泡特金將軍以爲日俄戰爭時，西方戰場仍爲首位而極東則爲第二之作戰場，可見頑迷的俄國陸軍主將，在遼陽會戰以前乃輕視滿洲戰場者也。

輕視滿洲戰場爲其敗戰之重大原因，所以，彼又說，我們不可不與我們根深蒂固的偏重西歐羅巴的理想戰之言論加以批評。

依波氏之意見，以爲第二個五年經濟計劃的動向，乃從重視烏拉爾、及西伯利亞而發生，俄國所以將經濟重點向東移動，是以西伯利亞在戰略上最關重要之故。所以東方戰，非單獨是殖民地的爭鬪戰，彼等的態度；乃對於將來的東方大戰，與日俄戰爭時，沙皇所持的態度，根本不同。

我們對於此點，決不可看錯彼等的方針所在！

戰爭的結果，一方面軍的勝利絕望，乃陷於不可避的敗北狀態。

至于將來的戰爭，有能挫折蘇聯的交戰銳氣的，只有在四個情形中，始能發現。

A、與東方同時而起，或在東方戰爭進行中，西方資本主義的國家，與蘇聯爲大規模的戰鬪，使紅軍陷于不利的情勢時。

B、因戰敗而反革命勃發。即如第一次日俄戰爭時之第二年，即一九〇五年騷亂之類，國內發生不安之時。

C、聯邦之工業與政治，弱點暴露，顯然不能忍耐消耗戰之時。

D、蘇聯之最後戰略目標，對於敵對國家的革命作業，斷然絕望之時。

我們的極東防衛，是以其第四條件爲目標而行動的。這是，並且非挑戰者，而是在自衛的立場上的我們，對於戰爭的根本態度。

(四) 紅色外交戰略的意味

蘇聯與歐洲國家羣之間的抗戰，這四個狀況中之任何一個狀況，也不能輕易豫期的。其所以然，是因爲歐洲資本主義國家羣的政治情勢，對於侵略戰爭早已絕望化，試思波蘭與羅馬尼亞等及鄰近的國家，軍事方面立於非常薄弱的立場上，即可了然。不過大體上說來，蘇

聯雖在西方有那樣的安然境遇，也不能夠以全戰力向着東方的。即當戰況最困難之時，能指揮到東方東方上的兵力，也許爲百分之六十或四百萬以下的吧。

即，紅軍大部須分佈在各衛戍地，對於波蘭與羅馬尼亞戰略上的睥睨，是不能懈怠其武力的示威。

所以，加果波蘭與羅馬尼亞各以五六十萬程度兵力的小規模動員，向蘇聯挑戰，恐怕會途迎之以殲滅戰的吧。波蘭在一九二〇年，首府瓦薩也被圍且幾乎被紅軍佔領。則以今日紅軍之威力，波蘭軍之被擊破，並非難的事業。

富利德曼氏，主張在地尼伯河方面，對波蘭用殲滅戰法，是並非愚笨之見，這在東歐方面的戰略關係上，是具有威嚇作用的。

而且，我們試看紅軍在西方作戰地的準備吧。試看其完善的鐵道網，公路網，軍隊之配置，尤其是空軍及機械化兵團，騎兵集團之國境配置如何。現今準備完善的紅軍與一九一四年大戰以前的帝俄時代之準備不良的軍隊，比較起來，則其有強韌的戰略企圖，是可以豫

想的。

正因這個戰略企圖與其奏功性是可以豫想到的，這纔使波蘭與法蘭西一變其向來所持的反蘇聯的態度，豈非這樣始結下不侵略條約的麼？

東歐方面之多邊的不略侵條約，是紅軍在武力示威下面締結的，這事千萬不可忘記。

因此，以爲蘇聯在東方作戰時機中，東歐方面小國家會決行總攻擊，那到反而是有害的獨斷的辟見。更假如，即使東歐方面會有戰爭起來，則與其說會陷紅軍於不利的場合，到不如說會使紅軍的殲滅作戰的成功步趣，更加高度的強化。

外交戰略。尤其當希特勒握德國政權之後，一向成爲反蘇聯的國家羣之中的法蘭西，急速與蘇聯親善的結合，於是蘇聯戰略與政略的地位，愈加鞏固起來。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莫洛托夫，在聯邦中央委員會會議中，由於外交戰略之偉大的勝利，而表現不可一世的氣焰出來。

一九三三年度蘇聯的外交工作，實有足以令人驚愕的巧妙的進步。他們一手抓住法蘭西

和意大利，同時對於土爾其，則以國防軍人民委員長瓦諾西洛夫，穿着佩有紅旗勳章的褐色軍服，雄姿勃勃乘機赴昂哥拉，和凱瑪爾熱情交歡，對於波蘭遂日復一日的給以強烈睥睨。現今，在歐洲方面，他們的反對目標，唯一是德國。所以莫洛托夫，李特維也夫等巨頭，和羅森伯，佛根伯等作威嚇之交換。且他們之反德主義：是英法所最歡迎的。果然，法蘭西前首相赫里歐到了莫斯科，參與紅軍的檢閱。這樣，遂使共產主義國家的支配者與布爾喬國家的巨頭們，很奇妙的提攜下去。

尤其是與美國復交，要算是李特維也夫外交戰略之最大的勝利吧。莫洛托夫，露骨的放言，說「俄美的結合，足使亞細亞侵略國家的狂熱冷下去」。

同法蘭西與意大利的結合，在某種意味上，是獲得對東方作戰所必要的軍需工業之支援根據地，和美國的結合，甚至可說是含有直接的戰略意味。

而且，蘇聯外交戰略之勝利，對於他們的將來，是含有補救其弱點的意味。世界國家羣，是彼此爲市場爭奪而抗戰，這本是自由主義國家的本質。所以全世界對於

蘇聯同時一齊開始進攻的事，是不能夠事先預想的。而且，各國這種對立狀態，正是共產黨外交戰略之銳眼所把握着的。「在歐洲使兩個國家羣對抗，在太平洋使日美爭鬥。這種鬪爭狀態，正是蘇聯之最大的城壁」，這是列寧的外交遺策，至今尙依然儘量採用的。

日本的外交工作。醉於外交工作勝利的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李特維也夫，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之中央執行委員會作外交報告，痛烈的辱罵日本的外交方針說：

『戰爭之冒險的國家，有二方面的意識形態：一是，在和世界共產主義戰爭的名義之下，充滿狹義的民族主義的野心者，爲歐洲的某國（德國）的態度。另一是，由此更進一步，不在於複雜的意識形態與議論的工作，而只想突然變更國境的亞細亞之某國（日本）。這個國家的外交，是受將軍們支配的，在這些將軍指揮下面，有巨大的軍隊在廣大的亞細亞大陸上自由大膽的闊步而行，無視他人之國境，抹殺外交的權利。固然也可以說，他們也具有某種意識形態的。不過，他們有時以反對共產主義保護歐洲文明爲藉口，在另一時，又以大亞細亞主義號召而反抗歐洲文明，其實無論那一方面都是貧弱無力的』。

他們這種說法，有意陷我國於可憎可罵的境地，實足令人憤慨，唯我們最後到不可不反省一下。

日本帝國具有獨自的理想，我有我的大陸政策，我們如果稱爲『反對共產主義而防守歐洲的文明』那樣的行動，則無論原則上或戰術上都有缺點。

經濟上以自由主義爲根抵的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的政略，雖然也敵視共產主義，而尤敵視其經濟的競爭者。尤其當着共產黨因戰術上的理由不能取攻勢的今日，即使我等如何呼號反共產主義的防戰，而在資本主義家方面，到反而會覺討厭的。他們爲了現實的利潤，不惜與仇敵結合起來。

這是歐美資產階級國家的本質。法蘭西從前援助波蘭對蘇聯作戰事的威嚇，並不僅是在防守資本主義的思想，而是在摧毀共產主義的政權而奪還帝俄時代的債權爲目標的。所以蘇聯爲自己利害計，運用其武力主義，同時亦變其外交的工作。共產黨的反國家，反民族的國際主義，固然應絕對的排斥，但是無理想的布爾喬亞國家的態度，亦應當被輕蔑。

我們不可迷於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的打算主義與蘇聯的手段，須明白的認識其戰術的態度，而後決定外交上的方略。我們的外交，在過去時代，不能定出整個的具體計劃，因爲迷於情勢，對於外交工作的根本思想，不能脫游動的狀態。

強固的思想，無羈束的巧妙的技術，無比二者的外交，是不中用的。拘泥於固定的成見，則不能有絕對的政略的行動；所以我們從國民主義的政治立場來說，與其與美國結不戰條約，不如轉而與蘇聯互結不侵犯條約之爲妙。

所以不取這種外交工作，陸軍強化于外交的立場，海軍則對於西部太平洋上的海權，須絕對的掌握這種軍事工作，乃是對於共產主義國家及資本主義雙方的攻勢，取警戒的態度。

這種大膽的外交工作，與真實的軍事工作，乃是對於世界的經濟的（實際是政治的）轉換期中，我們不可缺的武器。

外交工作的進展，是軍事工作的後退；軍事工作的強化是外交工作的不振，這狀種態，是可咀咒的。

我等在自由主義的經濟機構漸漸生出根本的破綻，同時國家共產主義與國民主義的抗爭激化的世界的政局狀態之下，究應該行積極的外交戰略麼？則其手段在用國民主義統制經濟，而圖我們政治上的勝利。此外則惟有使軍事與外交，成一元的結合，使有彈性的活潑的戰略被運用。

對於自由主義的經濟的迷信，或是對於國際主義更或是封建主義的固執，祇足以妨害勝利的新政略的發生與成長而已。現在從國民主義的軍事與外交的結合，外交的戰略化，此二者乃國民之所痛切要求的。

(5) 紅軍內部將起動搖嗎？

各資本主義的國家，對蘇聯同時進攻，是一件難事，我們須就下列條件，詳為檢討。

如果在蘇聯國內，反革命的運動，一旦爆發，誠然足以使蘇聯的交戰意志大受挫折，但是這是很難預料的偶然的事。

在反革命的份子中，最可怕的是軍隊。近來曾有一種傳說，謂紅軍中有百分之七五是反

共產主義的，現在紅軍幹部對此是很狼狽的，此種傳說，乃是極端的反蘇聯的通信機關所散播，其實彼等對於紅軍的政治組織，並不深知，所以發這言論。

在紅軍內有政治部人員，澈底調查幹部及軍士的思想，但有對共產黨持反感者，絕對不許其存在。反共產主義者，在隊外勤務者容或有之，但是無重要權力。（政治部人員，不斷的對軍隊施行政治訓練，防止反共產思想的混入）瓦諾西洛夫在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二日莫斯科的紅軍內部，論共產黨員層的成長，曾發表如下表的數字。

（A）紅軍幹部的黨員層

一九二八年 一九三二年

步 兵	五四%	八八%
隊 兵	一六%	八一%
戰 車 兵	？	一〇〇%

軍團長以上，全然是共產黨員。

(B) 紅軍兵士的黨員層

一九二八年 一九三二年

三一·六% 五九·五%

上列的數字，是從如何的統計得來，我們不得而知；但是我從各種情報的參考，又從政治的判斷，知道紅軍內部的結成，比其他歐美國家的軍隊，是要強固一些的。農民出身的兵士，雖有對於共產主義持反感的，或不熱心的；但是被強制於同一的政治思想，而又富於服從性的。而且紅軍構成的分子，比他國軍隊，顯然的工場勞動者為多。一九二一年，紅軍之構成，勞動者僅百分之十八，但是一九三三年，便添至百分之四十三。試問這些工場勞動者，不是共產主義的親衛隊嗎？（但是，勞動者出身的兵士與農民兵，何者為強，乃屬疑問。）

列寧的大衆戰論。紅軍乃採大衆戰主義的軍隊，從武裝大衆的動員，而得最後的勝利。這樣的也沒有殲滅戰主義者與消耗戰主義者的分別，也不是從共產主義者選拔而組成的紅軍。

，乃是佈一種如鐵的徵兵令，在原則上認勞動農民大眾的戰鬥精神的。

在軍營中，紅軍兵士之最健全者，是共產黨員，但是在將校與士兵之間，極少釀成反感的條件。這是其他歐美軍所不及的地方。

蘇聯以外歐美各國的軍隊，將校團與兵士有很嚴的隔離，將校純然屬於布爾喬亞階級，至少也是持布爾喬亞的思想，兵士則純然是工農階級。

我們倘若從薪奉方面調查，紅軍排長每月二百盧布，團長每月三百五十盧布，軍司令官每月六百盧布，而軍士每月祇有十盧布半，誠然相差很遠；但這不過是對技術上的報酬的差異：實際上在紅軍內部，將校團與兵士的感情，是很少疎隔的。

有不平的地方（除了與共產主義與紅軍的根本方針有接觸者以外）則將在各種軍士雜誌，新聞，及壁報裏發表出來。

所以在紅軍內若有動搖，則並不是階級的鬥爭，不過是共產黨員與非黨員之間所起的黨派的鬥爭而已。非黨員的將士一天比一天少，所以到了現在，紅軍的特種組織的政治部員，

對於戰鬪將校的反目及思想的差異，也漸漸的薄起來了。

這一點，是與沙皇時代的俄軍，及現在英美的軍隊，不大相同的。

蘇聯的大衆戰論，起于列寧的日俄戰爭批判。列寧曾于一九〇五年，痛烈的攻擊腐敗而致敗戰的俄沙皇軍隊。列寧曾稅：『素養不良。與大衆持半隔離狀態的將校，無能的與大衆持全隔離狀態的將軍，以指揮無智的持露骨的反抗精神的大戰兵士，試問如何作戰呢？』

蘇聯從這種批判精神，使幹部與軍士，膠固的團結。另一方面，從共產主義者的選拔軍，構成紅軍的骨幹。名之曰突擊隊，其任務在防大衆軍的動搖。

紅軍最盡力於政治的訓練，堅強其軍隊的團結力，所以彼等若僅一二次的敗戰，便致崩潰的話那是絕無的。再就服從命令一方面說來，紅軍軍紀，現在亦在急速的強化中。

蘇聯軍隊外的革命份子，再則從一般想像，軍隊外不免有許多反革命的份子，但是所謂反革命份子，究竟以何種人為最多呢？智識階級出身的技師與富農這些種類的反革命份子，受國家保安部的軍隊，嚴重的彈壓，而且青年悉受共產主義政治思想的灌輸，又大戰以後始

入于青年期的人不了解蘇聯以外的社會，其心理自然不會反革命的。

所以在蘇聯內，若是有強力的革命者，則惟有在共產黨的分裂，或者農民不耐窮的時候，除了共產黨員，感染敗戰主義的時候，彼等的戰爭銳氣，是不會根本動搖的。

但是所謂敗戰主義，在什麼時代之下而後能發生呢？祇有在國境決戰被打敗的時候，不然也在戰爭意志衰退的時候，但是從國境決戰過後，戰爭漸次向蘇聯內部移動，蘇聯的對抗軍，在那時也不會起政治的動搖。祇有在彼等的背後，有高度的消耗戰力（即軍需工業的消耗力）彼等之間容或使戰敗主義的始頭。

彼等在戰敗的狀況之下，革命軍事會議，人民委員會，中央執行委員會，仍強制紅軍及勞動者農民繼續作戰時，則將生反革命的危險，所以與紅軍對抗的國家的本身，若將其地理的目標，置於國境外，必勝於國境決戰。而且須數個月乃至數年間的戰爭進行，對於彼等有數回的大打擊此種戰爭的形態為何如，恐非想像所能及的。

將來的戰爭，必然是百萬大軍對壘的大戰。從戰略說來，雙方軍隊，固至希望迅速的決

戰，可是從客觀的觀察，必漸漸呈消耗戰化的性質。

(十) 消耗戰與軍需工業

(1) 紅軍的消耗戰論

從國境決戰，給對抗軍以致命的打擊，一直以軍事的和政治的追擊，使敵國內起革命的動亂，這是紅軍方面戰略上的理想吧。

然而，彼等儘管有這般理想，同時也認明了在東方作戰的對手，不見得會這般的軟弱無能。所以，他們也想到，國境決戰敵人失敗，殲滅戰法也許終於自己失敗。

然則紅軍所觀察的消耗戰，及其對消耗戰準備如何？

紅軍兵術指導者之一的洛維次克曾對於消耗戰有如次的判斷。『消耗戰是使敵人兵力與資源盡量消耗，發現消耗到了疲弊之時，乃施以最終的打擊的戰爭方法。』

這種戰爭方法，雖使對手疲弊，但疲弊的結果，也會使自國生產力蒙受重大的惡影響，

在政治上有重大的危險的。所以他們這種戰法，決不是怎樣值得歡迎的。所以，一度國境決戰既然歸於失敗，高級指導官即應無情的拋棄不良的計劃，而終止兵力與資源的浪費。

偏於防禦的純粹消耗戰理論，如司維青的戰略論中已經加以指摘過，是有害於戰鬥的無產階級之行動的。然而紅軍是具有武裝大衆戰的特徵，他們是有消耗戰的傾向。

現今紅軍兵術思想界的泰斗富利德曼。論殲滅戰失敗後的戰爭形態，主張廣大的武裝大衆戰。

他們分析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的軍隊，認為是『含有叛亂性的軍隊。』所以他們的意見好像是，『資本帝國主義者們，具有叛亂性最大的軍隊，換言之，帝國主義歡迎少數精銳的法西斯蒂的軍隊』，機械化的軍隊。如英國陸軍，是最職業化，最行會化的軍隊。他們對這種傾向有痛烈惡口的批評：

『為什麼德國塞克特將軍，英國佛啦少將等人，在資本主義兵術思想方面採用精兵主義，企圖軍隊職業化行會化呢？這是因為，彼等是資本家的代辦者，預想到在長期戰爭中，恐

軍隊內部有叛亂起來之故。資本主義軍隊足以令人畏懼的，是僅其中少數的法西斯蒂化的軍隊。然而，近代戰爭的性質上，即在資本主義國家方面，也不得不行大眾動員的。其結果，即增高了戰場叛亂的危險率。』

他們這種觀察點，至少在大戰之時，歐洲的軍隊是有這種情形的。

將近大戰終期之時，俄德兩軍發生叛亂，自不待說，甚至自誇軍紀，而豫想勝利的法國陸軍和英國軍隊，也連續發生小叛亂。

至於戰爭與政治思想的關係，關於此事，在某軍事雜誌上，塞斯佛爾氏作如下的豪語；『我們紅軍的兵士活動力，比鄰邦各國都過勝，紅軍所有的組織，全受大眾的支持，兵士不單是敵愾心，更受純粹而且強力的政治思想的訓練。所以我們紅軍，政治思想上是沒有煩悶的。反之，敵方軍隊因政治思想上的複雜，故隨戰爭期間的延長，思想即近於崩潰下去的危險，作紅軍愈形廣大，敵軍的素質即愈為複雜。這正是我們應當利用的弱點所在。』

然則，資本主義軍隊是要忌避大眾戰嗎？並不，歐羅巴最近的兵術思想，反而是肯定大

衆戰論。（如法國得波列將軍即此種主張之一）

唯歐洲大衆軍的愛國心，究竟能至若何程度？能以此防止政治的崩壞，或不能防止呢？這是應當有的疑問。像紅軍那樣，由於單一的政治思想而加強固，兵士們從始即不知到其他的政治軍隊，自由主義遭禁止的軍隊，的確是成爲猛勇的軍隊。

在背後真有力量的反戰分子的軍隊，和受全國家支持的軍隊，其存在條件即大有差異。

在平時容許反戰事的行動，各種政治思想雜然橫行的國家，對於大衆戰即居於不利的地位。

國家自不可斷然的好戰，同時，只要軍隊守着國民主義的立場，是不應當容許反軍事的政治思想的存在。

反軍事的政治思想，可分爲三個種類，第一是階級的利己主義，嫌忌軍隊有國民主義的傾向，第二是社會民主主義的思想，帶有濃厚的敗戰主義的色彩。第三是爲敵內應的叛逆主義，希望紅軍勝利。而且，無論那一種的反軍事思想，在使軍隊無力化之點，則均有相同的

作用。我們今後對於世界情狀的政略上，對如斯的傾向，必須加以排斥。

(2) 托洛次基的論斷

在這裏，對於蘇聯及紅軍要明白認識，而我日本及我國軍隊，在最後之時，不一定要忌避消耗戰。

宇垣陸相時代。陸軍方面，興舊於山本條太郎氏之「經濟國策」，顯然幼稚粗暴的消耗戰論，即經濟的軍備論，反面即是速戰即決論，連續的發表精兵論，帶了幾分德國塞克特及英國佛拉等的思想之影響，而且，與這山本氏之消耗戰論及前面司維青氏所主張的相反的意見，軍隊自身雖主張迅速決戰，然對於長期作戰的準備，是決不可懈怠，則無須乎多說。

時至今日，因陸軍方面關於軍需工業的力量，已那樣保有更強度的自信與希望，所以在原則上，已斷然無須忌避消耗戰。而且對於這種戰爭形態的陸軍準備的國民主義的色彩已愈強化，而且紅軍的見解，關於大眾戰的軍隊之動搖性，即益加減少了。

托洛次基的消耗戰論。關於此種消耗戰論，共產黨之放逐者托洛次基，在一九三三年美

國雜誌上曾給日本戰略方針以冷罵。

他推斷，在太平洋戰爭時，因日本工業力陋劣，必歸失敗。

然關於海軍方面的軍需工業，顯然決不劣於美國，而在潛水工業水雷工業等部門方面，且有凌駕美國之勢。如果托洛次基，對於近代海戰法則略知一二，即知道美國海軍現在是不能採用長期疲弊戰的吧；

托洛次基對於日本的工業力，恐怕是無所知。他對於海軍的認識，更是淺薄而且低級，其所論不待說是無價值的。

共產黨的元老拉狄克也持同樣的論調說，『美國重工業所能生產的軍艦與飛行機，是以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但此種說法，也不過是非現實的抽象論吧了。

托洛次基更論日俄戰爭，因消耗戰的結果，斷定日本終歸敗北。

我一談到這種意見的時候，令人對之有可憐之感。但是托洛次基是第一次的革命軍事委員長，所以在紅軍方面，是具有發言資格的。

同時，司維青的消耗戰論，作為戰爭原理雖是錯的，但在東方的將來戰爭，其帶有消耗戰的傾向，則是不可不認識的事實。

司維青關於東方戰爭那樣的意見，由於軍事的機械化，消耗戰化的事情雖是不會有的，不過在西伯利亞東三省和蒙古等地域，由於此等地理的原因，却帶有成為長期戰下去的性質。

然而，無論如何，其結果都相同，所以我們必須對於最惡狀態而進行準備。試問，在數星期之內，能使對抗軍的戰爭意志消滅那樣程度的迅速決戰，能給以那樣大的殲滅麼？又試問，動員三百萬以上，對於三年以上之近代長期戰，能具有如此的經濟力和工業力麼？

我們對於這兩大疑問的探討，早已是無法迴避了。無論那一個疑問，每思及此事，則東方戰爭之重大性即甚顯明，決不是輕微的侵略挑戰而已，同時試更觀察蘇聯及其紅軍的動向，是具有徹底的而且大規模的政治經濟思想等工作，我國戰鬥力即便如何強化，也實有痛苦之感。

如以爲紅軍是被挑戰者，我國陸軍態度一變化，東方戰爭即可以消滅，這是由於蘇聯政府和共產黨的宣傳，而陷入他們的外交戰略的法術中去了。

事態決不是那麼輕容易的。

我們是不可不檢討紅軍背後之廣大的各種戰力。

(3) 蘇聯軍需工業論

戰爭是帶有消耗戰的傾向，故同時我們所關心的，是要從戰爭的分野，論到構成背後戰力的國家組織的全分野。

即我們應當檢討的對象，是要從戰鬪技術，編制，和動員過程而論到軍需工業，運輸和農業，進而更應論到蘇聯之生產方法與戰爭的關係。

恩格斯有這樣的指示『拿破崙戰法的前提，是生產力的增加』，而蘇聯的生產方法，對於紅軍的兵術思想，有絕大的影響。

他們捨棄司維青教授的消極戰法，而重視富利德曼的正面突破主義和全縱長壓倒主義，

這明明是經濟上五年計劃下軍需工業強化之反映。

關於此事，我與其多發議論，倒不如就國防人民委員長瓦諾西洛夫在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日的報告來看還比較更好的吧。

他說，紅軍是隨蘇聯之生產力和技術之發展而發展的。五年計劃之國防部門，是紅軍的再度建設。然則，今日之紅軍，能具有任何裝備沒有？

第一，機關槍的情形如何？

一九二九年的紅軍只有舊式的外國製造的機關槍。然而到了現在，已有蘇聯自製的，輕，重，高射，戰車用，飛行機用等各種機關槍，和自動的小機關槍。而且對於紅軍式機關槍之設計者傑德雅里而夫授與勞動紅旗勳章。不特此也，更保有製造機關槍之大量生產的工業根據地。

其次，大砲的狀況若何？

一面抱歉過去紅軍砲兵兵器的設計者，差不多是沒有。雖然如此，而現已使舊式砲兵現

代化了。即，在重砲，高射砲，輕砲，對戰車砲等方面，已有了設計與製造。這是馬亞洛夫和西德寧科氏等砲兵技師之研究的結果。而且，現在更建有偉大的大砲工業地帶。

第三，砲彈的情形如何呢？

在一九二八年以前，實在也只有不良砲彈的設備。但到如今，也全然用不着憂心了。

最後，關於戰車方面，瓦諾西洛夫尖起鼻子說：

『最初紅軍一輛真正的戰車也沒有。僅在一九一九年，從台尼金將軍格烏爾南將軍等反革命軍手中奪得戰車數十輛，是我們紅軍得未曾有的寶貴的財產。而我們把此等戰車陳列在紅場作閱兵典禮時，參與閱兵的外國武官看見給我們以嘲笑。』

此等轆轤式里加特式的舊式戰車，雖不過同爲廢物，但一九二七年之初蘇聯所能製作的戰車，比之此等可憐的轆轤式的舊式戰車是戰鬥力更爲劣陋的東西。然而，試回想；直到一九二八年，我國尙無自動車工業和運貨車等工業。一般近代生產根據地既沒有，那樣優秀的戰車如何能產生呢？果然，我們由於五年計劃，就從這可悲的困難狀態中脫變出來了。到一

九三三年時的紅軍，不但有了強大的戰車生產根據地，而且有了足以自誇製作戰車之設計者伯爾伊料夫和托斯金等諸君。』

他對於大砲機關槍等所說的話，雖有幾分誇張氣，但關於戰車部分是頗為可靠的罷！近二千架戰車羣和四個集團的裝甲機械化軍隊，僅在五年間製造出來，的確是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中足以驚人的事業。

最後關於航空工業方面，飛機的情形如何？

『飛機在一九二八年本是在極貧弱的境地。而且，即到了五年計劃終期，我們航空工業也依然遲滯未有大的進步。』

然而，在第二五年計劃時期，我們不但追及了先進國，且有超過之勢力。如曲波也夫和加列林等號飛機設計者，如米苦林和拉塞洛夫等號發動機設計者，必定會使我們的希望現實化』。

這是他論兵器工業的言論，常常例舉技師之名，重視技術者，我很贊同。在我日本，許

許多多從事技術部門的諸君，既未加以重視，即在將來的科學戰，自難於握有霸權。像平賀工業博士那樣的巨星，又如陸軍之九一式戰鬥機及海軍之九〇式戰鬥機等之設計者的人名，知道的人差不多沒有。

此類傑出的技師本來即很少，唯其很少：即應對於有真功夫的技師關係者多與以鼓勵和支持才對。

即使蘇聯除A. H. T.曲波也夫與加列林式之外，差不多沒有別的巨星，但他們對不足之感的恐怖，加強對技術要重視的傾向，也是值得贊同的。

我們今後對於偵察機，轟炸機，戰鬥機等之設計者名字，應當堂堂公佈於世界，唯作主旨的設計，豈不是很有希望的事麼？

無論如何，不應單拜倒於德國的容喀爾司，法國的柳波爾，英國的普爾朵古，美國的可爾塞亞等之後塵。

在蘇聯，雖曲波也夫成功了容喀爾司之舊式機，而A. H. T.十四型機則作得不大好，

然而總是是由自己設計而成的。

加列林，由於世界怪傑之巨型機八七號，而得技術冒險的研究，雖然此機在哈爾科夫墜落失敗。

我們如冷諱A.H.T.十四式之不好，和嘲弄八七號之失敗以前，到應真正試作種種技術的冒險。

(十一) 紅軍產業根據地

(1) 重工業決定戰爭。

莫琴在波卡洛夫氏所編的戰爭與軍事上發表的戰爭經濟論對於消耗戰說明紅軍的根本思想，這點是值得令人注目的。

『資本主義國家，隨資本之增大而生產則遞減，但在蘇聯，則差不多用不着擔憂這方面的事。國家可舉起所有的全生產力，而作戰爭的準備。』

『蘇聯之生產力，成爲無限的向上。現今石油產額，在二千二百萬頓以上，居世界第二位，銅鐵近年產額達到二千四百萬噸，戰爭器材之大量製造，毫無問題，自動車業更是五年前所夢想不到的發展，使紅軍就那樣成功了機械工業化。』

我們對於莫琴這話，差不多沒有何種的扣拆，而可全部聽取的。

蘇聯，即使尚在缺乏的狀態，而從其具有那樣速力的急行列車看來，其工業化程度之躍進，是可一想而知的。

而且，工業的前面與後面，均必有紅色的軍旗，史太林背後，一定跟着有瓦諾西洛夫的軍服。

我國數年前的造船工業，顯然沒落到水準以下的樣兒，自動車工業方面，甚至是沒有萌芽的狀態。正當我國懈怠於軍需工業根據地，例如，加里浦爾和洛勒塞爾等大工具工場，莫斯科市和史太林市裏之自動工動與牽引機工場等，完全完成了後方機關。

尤其從去年發動的，斯維得羅夫斯克與馬克力托哥爾斯克之兩大機械工場，作爲重工業

根據地，這等工場是超過長崎之三菱工場和神戶之川崎工場以上的巨物。

爲在工業之根據的二大機械製作工場，發動一萬噸級壓榨機，一想到其開始兵器製造之時的情況，我們不能不有刺激之感。

我常常從我國產業界中立在金融第一線的人們口裏，聽着關於蘇聯工業化惡口的批評，我們儘管惡口罵人，然而每次到我手裏的情報，則又明明白白指示了蘇聯工業力的強化，這將怎說呢？

川崎，芝浦，神戶的製鋼，及室蘭級之工場，既然因而次第改造下去，我們還能對蘇聯持漫然冷罵的態度嗎？我們和軍部在一九二八年既已切實作經濟五年計劃的研究，到了現在當然要完全拋棄對蘇聯持蔑視態度，應極大膽的，極坦白的，斷然作同樣計劃的實現，只贊成對蘇聯取警戒的態度而已。

反對我此種意見的人，姑隱其名，但要知到了五年計劃前半期的事情的外務省之某大官和某銀行家；最近尙極力冷嘲蘇聯的自動車工業，帶着不可一世的氣焰說，『蘇聯將所有的

自動車還走不達三千英里路遠呢』！但即使一時間說法是對的，然在一九三三年全蘇聯製造了五萬架自動車和牽引車，其延走力豈非達到了一億五千英里的路程嗎？即使事實不盡精確如此，而此數字是不容許我們輕侮的。

反省起來，即在平時，爲了維持十萬架以上的車數，每年即須具有二萬架生產力的自動車工業，然由於無統制其經濟之必然的缺陷，此種生命的產業，單爲了微薄的利潤，是必然不能發展的。

我們並非不必批評蘇聯式之計劃產業和統治經濟，而是今之世界大產業國，無論在任何意味上，均不能不向着組織經濟的動向去發展，此事不可瞎着眼不看，所以，我們在專事冷罵俄國工業力之前，必須先補救自己的缺點。規定重工業與經工業的關係，若不從速完成兵器工業的力量，則本應成爲極東國家集團之重心的我國政治的目標，一時間是無法成功的吧。

蘇聯新的軍需根據地，據國家計劃委員會在五年計劃報告書上說，『機械工業方面，我

們具有種種新的部門。即自動車牽引機，冶金，採礦機械，化學機械，飛機發動機，無線電機，光學機械等。現今蘇聯，具有一切種類的機械工業沒有一點殘缺。」若完全看漏了這話的根本原因，自然不免是自滿的話了，若從軍事的見地看，則有紅軍後方根據地完成了的報告，同時是紅軍的戰略戰術等從司維青教授主張的防禦態度開始轉變為整個的攻勢的宣言。

生產力及於戰略的影響，我們今後可很清楚的看見他們會實踐下去的。

他們究竟具有什麼樣的後方根據地呢？現今，唯就其機械工業部門來看，有以下的初級工場，及超過此工場的第二級工場，是很多很多的。

牽引機工業

史太林市工場

哈爾科夫工場

浦起落夫工場

自動車工業

莫斯科史太林工場

莫洛托夫工場

機關車和貨車工業

羅維爾幹斯基工場

加里林工場

佛拉烏德工場

渦輪摩托機和發電機工業

愛勒格托洛洗拉工場

史太林金屬工場

日爾波斯托洛伊工場

哈爾科夫渦輪摩托工場

精鍊機械工業

多勒浦洛拍托洛斯基工場

果爾洛夫斯基工場

修米日多工場

飛行機和發動機工業

莫斯科工場

高爾基工場

烏俄洛勒紀工場

如果要詳論蘇聯之重工業，千篇萬頁恐尙有所不足。我們不過是從戰略的見地，論到蘇聯之重工業，想在這方面，喚起諸君注意而已。

燃料與鐵之根據地，現今的蘇聯是次於美國的礦業國家，是誰也不能否認的。

尤其作為紅軍機械化之動力的燃料根據地，如巴庫與古羅塞大等之大石油田，他們是具有無限的強力，石炭坑之開採，既具有此等無盡藏的根據地羣，豈不是軍隊長距離輸送之永

遠的保障麼？

重工業的根源之製鐵部門，烏克蘭之塞爾琴斯基及瓦諾西洛夫製鐵工場以下，具有新銳銑鐵三百萬噸之生產能力的苦次列茲二大工場，更盼望將有年產二千五百萬噸的急行狀態，在此等重工業庇蔭之下，即使對付任何重大犧牲，也是使人戰慄的狀觀。

法國陸軍方面，認馬克力托哥爾斯克爲紅軍的心臟；紅軍作戰部之精神所以那樣強化，也實在是因爲抱有炎炎的烈火似的建設有居歐洲第一之一千立方米突熔礦爐之故。

我們是要進而研究關於紅軍化學戰之根據地，如伯勒茨基工場與梭浦托工場，再進而討論毛織工業皮革工業等。不過這方面精密的具體的研究，讓之下次著作好了。至於農業方面，這裏是不能略而不說的。

(2) 近代戰爭與農村

俄國過去的歷史，顯然是農業國同時又是饑饉的國度。然自近年經濟設計委員會報告來看，集團農場已有驚人的擴大與強化，現今用以耕種全蘇聯田園的牽引機數目，實達五萬架

以上，這事實，使今後農村機械化可以預卜的。

成爲紅軍糧秣根據地的，北高加索，烏克蘭，瓦爾加河流域，黑土帶，中央亞細亞等地之各大農場，是能盡偉大任務的。

但是，蘇聯農村的生產方法，雖遂行了一大變化，然他們在今後的長期戰爭中，糧食的困難一點也沒有麼？我們很可是想像。

甚至當一九三三年農村機械化之第一階段完成期，也近於歉收的狀態，況當戰爭之時，牽引機被征發，勞動力之主力完全成爲預備兵而到戰線；，唯其有了那樣的嚴密的機械化的組織，農村所受的打擊，是很厲害的。而且他們也承認，不僅有反革命的勞動者，農村即是反革命的溫床。

莫琴有如下的警告：“一九三三年度。蘇聯農業，且有三千一百座牽引機的駐車場，集團農場成爲紅軍補充的中心勢力。但，史太林曾指摘過，集團農場的從業員，並不是全部都是共產主義者，富農的氣味尙很濃厚，在戰時恐還有更加强化的趨勢。所以，紅軍在農村中

對於階級爭鬥，是不能無所關心的。』

我們既把握了這個道理，假如蘇聯農村反革命起來，則其戰略方案與作戰計劃之材料，將有很利害的大變故吧。我們不要忘懷，蘇聯內之反革命分子，有如往昔日俄戰爭時之社會革命黨那樣，無組織無思想的動亂起來。他們到了不能忍耐戰爭重壓之時，就會騷動的。各地農民蜂湧般捲入叛亂的漩渦裏，其勢洶洶不知會擴大到何境地哩！

我並不以爲農村的叛亂，即會進展到推翻政權。然而，對於戰局，與以重大的影響，使紅軍發生動搖，有這樣的結果也是說不定的。

農村機械化之戰略的效果，我們同樣不可不與以注意。

『我國農村，在戰時的穀物生產亦很充足，戰爭用的馬匹與牽引機，差不多能夠有無限的供給』。莫琴這句極概括的話，我是不能完全聽取的。

然而，蘇聯的紅軍，在戰時燕麥與乾草之需要急增，是可預知的；集團農場和大農場等，就是爲了此用意而建設的，在大動員之後，農村勞動力之補充強化和軍隊動員，同樣加以

重視，對於非戰鬥員的任務之分担，也事先有充分的準備與警戒。

我知到蘇聯農村缺點所在，然而他們工業俱樂部的人員，也有很好的計算，他們的農業政策，至少只要從紅軍的戰略的立場看來，不能不認為是上了軌道的。

總之，農村與近代戰爭，是兩個矛盾的存在，紅軍照理也與任何國家一樣，感到其地位的煩悶。

近代戰爭之物質的要素，是以金屬機械工場和化學工場供給之，但戰鬥員，則不能不求之於受機械與商業壓迫之苦的農村中。農村纔永遠是軍隊的母體。

於是，近代戰爭就有了內的矛盾，如欲克服這個矛盾，也許會發生新的戰爭的理論。
將如何使農村與工業結合起來？這是今後將愈形深刻化的問題，不僅蘇聯，即凡一切國家，都快到了不能不解答的時候，不久即會顯然的。

唯農村，是不容許被置於永遠犧牲者的地位。即從戰略的見地思考起來，農村之經濟的機械的思想的強化，作為對於消耗戰的準備工作，比任何也還急迫的重大作業之一。

日本農村與蘇聯農村，就兩方之歷史和地理的理由觀察，其組織和生產方法，自然是不相同的。

我們必須研究之點，是日本在農村方面之軍事工作的方法。

陸軍方面，關於農村經濟即使能作成研究的方案，也不能直接作為政治的實踐。陸軍到底不是政治的主體，所以必定感到這個矛盾。而且，若僅止於農村的研究，從戰略的立場看來，差不多是沒有意義的。

於是，我們希望立法部與行政部能夠連繫起來，但他們的農業政策，或只耽憂於封建的農本主義之傷感，或趨於極端忌恨農村商業化，大都不外踉蹌於此二者間。這是農村無統制經濟的結果，欲使農村脫離無統制經濟的壞影響，而獨立存在是不可能的。欲排除農村痛苦的根本方法，不外是國民主義經濟之農村建設。

從國防的立場上，農村強化的要求，是非常迫切。我們當前的工作，使軍部和行政部結合合作成研究機關，授以重大的權限，至少對於戰時農村之生產低落與貧困，必須行準備的工作

作。對於農村經濟的崩壞行防戰作業，纔是加於我們身上的最大任務。

怠慢，退却，愚昧，在近代戰爭上，比外敵是更其可怕的大敵。

(十二) 將來戰爭的戰略

(1) 烏拉爾山下的大根據地

完成了第一期經濟計劃的蘇聯紅軍，再加入於第二階段的工作，在烏拉爾，西伯利亞，中亞細亞，作成軍需工業大根據地之建設，是第二次五年計劃的主眼。

我們先來看看動力根據地之水力電氣發電力。在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七年之六年間，可看見如下之進展。

烏拉爾地方	一七七・〇〇〇瓩	三・八〇〇・〇〇〇瓩
西部西伯利亞	七二・〇〇〇瓩	一・六〇〇・〇〇〇瓩
東部西伯利亞	一一・〇〇〇瓩	九〇〇・〇〇〇瓩

中央亞細亞

二九·〇〇〇廷

一·四〇〇·〇〇〇廷

巴什克爾地方

四·〇〇〇廷

三五〇·〇〇〇廷

哥薩克斯坦

一〇·〇〇〇廷

八〇〇·〇〇〇廷

至於製鐵工業方面，則有，苦次列茲，馬克力托哥爾斯克，東部西伯利亞，後高加索，斯烏恰恩等大工場。繼續向東方進展。

一九三〇年前五年之蘇聯，無論軍事方面與工業方面，均以烏克蘭爲中心地帶。

那注入黑海之地尼伯河的流域，纔是在紅軍背後第一工業根據地。然而，逼近國境線之工業根據地是很危險的。他們從地尼泊河向後退展，而沿東南頓河及烏拉爾河流域，築成新根據地，再向東進，在烏拉爾山下，要強力造成一大重工業地帶。

跨越巴什克爾，烏拉爾，西部西伯利亞，哥薩克斯坦等廣闊二百八十萬平方公里之大地域，烏拉爾，苦次列茲等工業地帶，纔是今後，不僅是蘇聯的重心地，而且是紅軍永遠不動的城堡。

此等地方，對於全蘇聯，保有石炭百分之七十，銅百分之九十，鐵百分之二十，鉛和亞鉛百分之九十，而西伯利亞之石炭與烏拉爾之鐵，以電氣鐵條網使與密林曠野穿貫起來的時候，則『烏拉爾，苦次列茲』Y·K·K·之工業威力，差不多即不難預知了。

在野蠻曠野中所築成的大工業地帶，成爲工業化之中心的，有馬克力托哥爾斯克之製鐵工場（三百八十萬噸），大發電所（十萬瓩），捷遼濱斯克之牽引機工場（四萬架），大發電所（九萬瓩），台格之製鐵工場（百八十萬噸），貨車工場六萬輛，克里姆斯克之化學工場，庫拉斯洛維拉爾斯基之製鋼工場，苦次列茲之大發電所（十二萬瓩），冶金工場，及伯羅塢之亞鉛工場等。

就中，馬克力托哥爾斯克山下之大製鐵工場，的確遠非日本八幡之大工場所能及的，這八大熔礦爐之火力發展的時候，紅軍關於鐵的供給，即完全沒有一點擔憂了。

烏拉爾，苦次列茲之戰略的價值。

烏拉爾，苦次列茲工業地帶Y·K·K·，在紅軍方面，不僅可以認爲是新的大軍需根據地

而已。以之從作戰方面思攷起來，對於歐洲資本主義的軍隊，尤其對於空軍的攻擊，造成了不可侵犯的地域。

英法之轟炸隊，要想在莫斯科和烏克蘭之工業地帶，無論何時施行空襲，理論上也非今後數年不成。不消說，與此對抗的，紅軍也能攻擊英法之工業重點。於是雙方戰鬥相抵而終了。然而紅軍在烏拉爾山脈之東既然獲得了軍需根據地，縱使莫斯科和烏克蘭之工場被破壞，也尚有最後的堡壘，豈有不能始終防守其自國存在的麼？

在此點上U.S.S.R.之戰略的價值，是有無限的重大。

再自東方戰爭來看，烏克蘭與莫斯科等地域，距離東方過遠，從輸送上想來，對於東方戰場是不能成爲直接軍需根據地的。

而U.S.S.R.對於赤塔與伊爾庫次克方面，既不太遠，也不過近，是在恰好的距離。對於對抗軍的空襲，可從戰線作最大限度的深進的後退，尚能作安全的防禦戰，所以是適當的軍需根據地。

以烏拉爾和苦次列茲爲紅軍對世界戰爭的本壘，雖不免稍有誇大之處。然U.S.S.R.完成之一九三七年度，正是紅軍對世界戰爭準備工作完成之年。法國陸軍部認爲，『馬克力托哥爾斯克製鐵所成功之時，即東方戰爭開始之期』，其政治眼光，正式指出極東地方的紅軍戰力強化的關係，我們到要特別注意。

我們關於紅軍所取的步調，向東的進展的情形，現在即使要加以否定，也是不能否定的。

(2) 運輸的戰略化

戰略的鐵道網

紅軍最大的苦惱，是長距離輸送力之不足。這事，瓦諾西洛夫在十七次共產黨大會上，公開的說過，今後的蘇聯，對於『交通』方面，應當與以如何的強化工作，大概不難想像的。

百萬軍之遠征作戰，其成功與失敗，第一是由於交通戰略而決定。所以他們纔一心一意

的突進，而作三萬公里鐵道建設的大事業。

近來爲了輸送苦次列茲到中央工業地帶之莫斯科與阿木斯克鐵道，烏拉爾與苦次列茲重工業地帶之連絡鐵道，及早前之新西土鐵道等的建設，在蘇聯內交通線，豈非就因這樣強化起來。

而且他們的前進尙猶未已，仍急速度的進行下去。

在極東從西伯利亞方面看來，誇越以 U.S.S.R. 工業地帶爲中心的西部西伯利亞，和中亞細亞新鐵道網，南部西伯利亞鐵道的建設：由於西伯利亞鐵道的強化，蘇聯之強大的交通戰略，遂着着大規模的實行。

一九三六年度，三七年度的紅軍，在極東方面，能否以百萬大軍出戰，關於這個意見，會因人而不同的吧。不過，他們在極東方面所延長的鐵腕，日復一日強化下去的趨勢，是誰也無法否定的。

我不能如某些外國人那樣，對於蘇聯鐵道與通信技術，故意吹毛求疵，單指摘其缺陷，

而取暫時糊塗的自慰的態度。

在大動員之時，蘇聯之鐵道，也許一時會陷入混亂的狀態。而且隨戰爭之發展，他們砲火下的交通事業，也許要感到任何的困難。

但是蘇聯紅軍，早已預想到這個時候，所以使平時交通之戰時化，及預備車輛之蓄積。
史太林在第六次共產黨大會上，發表如次的警人而有價值的戰略意見。

爲使蘇聯運輸之軍事的強化，則不可不研究世界大戰和國內戰時之經驗。在國內戰略的時候，感到我國運輸業非常的困難。軍事輸送量，其總量達到百分之二十以上至百分之三十五，各路線均到了車輛不足的悲鳴，因戰線方面，盡量耗用輸送機關，列車爲戰爭頻頻行使，其狀態日趨惡化。我們在世界大戰時，既然憤恨帝俄之腐敗；在國內戰爭時，又受到車輛，燃料，材料之缺乏，及運用操作不良的痛苦。這些事實，卽能指示我們，對於預備車輛羣之蓄積與車輛修善工業之發達，及貨物之運送，不可不從平時而向着預想戰場發展，（而且他對於船舶輸送，自動車輸送及鐵道輸送之戰略的關係，尚有詳細的論述）。

他的話是頗可玩味的，新西土鐵道與南部西伯利亞鐵道及夏期北冰洋航路之開拓，即具有若干戰略的意味，是很顯明的。且今後應當成爲貨物之一大集散地的西部西伯利亞之沃木斯克及諾甫尼古拉斯克，不僅是作爲交通要點，且正進行建築爲一大作戰根據地。

且有這般深刻的戰略眼光獨裁官的史太林之存在，是不容許忽視的。

凡鐵道，不應當只是誇稱輸送量之大，輸送量過大，一但輸送洪水般的軍需品，則其他各物之輸送，即必忽然大混亂，滯貨如山的堆積起來。

不待說，強大的我國商船隊，可以代鐵道負擔一部輸送工作，但鐵道政策之戰略化，無論如何是非常急迫的工作。

再說空中戰略線

具有關於鐵道澈底意見的蘇聯政府，對於航空輸送當然是不會冷淡的，曲波也夫之 AII 型及加列林之 K 型 CCCP 之記號非常鮮明，開拓航空路至十一萬公里。

他們對於亞細亞的航空，在中央亞細亞和新疆方面，有搭什干與阿刺木圖等線，對於外

蒙古方面，則有斜米苦次列茲，伊爾庫茨克，買賣城等線，形成一連之前進根據地：從伊爾庫茨克極東線伸展至於伯力和海參威，其一支線從廟街進至北庫頁島之油田，更一支線飛翔於鄂霍茨克海沿岸，而進至堪察加半島。

不消說，此等航空線之具有戰略的意味，是非常之顯明的。

我們若明白認識了，蘇聯鐵腕之步步東進的歷史事實，則豈不應當想想近世兵學始祖克勞塞維次所指陳的戰爭與交通上之錯綜的交涉原則嗎？

(3) 蘇聯之戰略與政治

我們關於紅軍之戰略的本質，既已把握其約略的概念，最後，對於他們之人的要素：尤其關於最高統帥部人物，應當觀照一下。

克勞塞維次 (K. Clausewitz) 在其戰爭論中，發表過許多重大的戰爭原則，其中關於軍隊高級指揮官，有如下的要求。

下級指揮官，只要能大膽的突擊和呐喊，就算可以。不過這僅完成事業之幾分程度。至

於大膽的大會戰，要經過數日，甚至一戰役之終了，往往達數年之久。所以，高級指揮官的任務，實在也非常重大。

我們由於理論與經驗，所要求的天才軍事家，要能反省，要能綜合，而且必須是有冷靜的頭腦。他必須有決斷力和頑強的忍耐性，此等性格必須極堅固。

紅軍的統帥，國防人民委員長，瓦諾西洛夫，差不多即是近於克勞塞維次所要求的人物。

他是鋼鐵製的戰鬥者，即從其風度看，也令人有此感；若更從其戰鬥閱歷看；則更為顯然。

他是金屬勞動者出身，在礦山經過二十餘年的勞動，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中，已成非常激烈革命戰士，在一九一七年的大革命中，從始即馳驅於國內戰之第一線。

一九一八年對於德軍之侵入，他果敢的給以抗戰。他在紅軍戰史上最燦爛的一頁，是在所謂：「紅色的凡爾登」之史太林格勒的防禦戰，顯出非常驚人的武將性格。在史太林格勒

的防禦戰，瓦諾西洛夫軍團支持到七個月之久，證明他有第一等的軍事的天才。

馬克斯和恩格爾斯在革命期中，要注意到作為戰爭方法的拿破崙的兵術，而蘇聯在革命期中紅軍的戰鬥，單就其方法而論：是有不劣於拿破崙的巧妙。

尤其是瓦諾西洛夫建立殊勳的南部戰線之戰，不僅有其政治的意味，戰略和戰術上，也是值得我們參考的，在那時，他雖以服裝襯襪兵器陳舊的兵隊，可是激底的戰爭下去。

這不消說，是研究了克勞塞維次的兵術，作成紅軍獨特的戰法，儘力引誘敵人，然後緊迫的作退却的攻勢戰，決定這個原則的是偉大的列寧。然而，從來未曾指揮過軍隊而又僅得運用這般的兵團，實在也足為偉大威武的。

一九一八年與一九二〇年的前後，紅軍的戰爭，從看的人看起來，好像只不過是大聲震人的喧噪聲。其實，即從那時的戰略形勢看來，紅軍被反革命軍及外國軍所包圍，要擊破四面包圍的內外大敵，已是至難的事業。

試研究紅軍的戰史，就會知道，不僅是外行戰術家的奮戰記，支持那樣亂極忙極的戰爭

，實依照近代兵術原理而行動的。

政治家的列寧，同時又是戰略家的列寧，他使理論與實際，在戰爭方面，也以辯證法的形式統一起來。

瓦諾西洛夫是列寧兵術的繼承者，而且從始即是實踐者。所以，他當然不只是一個拿槍的武夫而已。

列寧兵術的特色，是在規定政治與戰爭的關係的地方。而且，這顯明的是克勞塞維次的戰爭論之系統的引用。克勞塞維次關於戰爭與主將的關係，有如下的論斷：『不與政治目的關聯的戰略計劃，終是自己的空想。拿破崙與佛力德烈二世是同程度的天才，他們的行動之所以不同，是因為他們所屬的國家之政治狀況不同之故。』

所以，瓦諾西洛夫作戰能力好不好？他與日本戰略家某大將誰偉大？在提出此等質問以前，我們必須先研究蘇聯與我日本之政治經濟狀況及此等狀況與戰略的關係。於是，戰爭形態之研究始具有重大的意味。

如果完全主張，『戰爭形態之各方面研究，一任參謀本部，軍事是軍事，政治是政治』。但此種研究，是和新的軍事思想立於正反對的立場研究。而且，由於那樣的研究而規定政治與軍事關係，是會逐步發生嚴重的結果。關於此點，林大將也曾斷然主張，軍隊不是政治的主體，軍隊對於政治不能有干涉權，同時說明，不能不對政治情勢而作軍事判斷。此是我日本陸軍關於近代戰爭具有正確認識的證據之一。

政治與戰略。在近代大戰中欲求勝利，掌握政治權力的人，必須研究戰略方面的道理，同樣，參與軍事之最高統帥的人，必須具有深刻的政治洞察力。

在日中日俄戰爭的時候，伊藤公是具有稀罕偉大的政治頭腦。而山縣元帥對於政治情勢，不僅具有深刻的認識，且彼自身即立於政治權力中樞的人物。

很確切的把握此種戰爭與軍事政治意義的二大偉人，由於他們二人的結合，始造成了明治時代的日本，使日本成為近代國家，而有驚人的發展。他們知道戰爭的界限，在其界限內，用全力戰爭，他們的政治，雖有藩閥政治軍閥政治之名而受惡罵，但那是明治時代國民的

要求之最强力的反映，則是不能否定的。

今日的蘇聯，其政治情勢與別國不同，其人物色彩也有異。兩個權力者，軍事權力者爲瓦諾西洛夫，政治權力者爲史太林。

克勞塞維次論到能夠擔任大戰爭的將軍的素質主張：『他必須是兼爲大政治家的人物，然而，在根底上他又不可忘記他自己是將帥』。揭破了這樣的真理。

山縣公是一位這種典型的人物，瓦諾西洛夫也是近於此的人物。

他若與蘇聯中央執行委員長加里寧，人民委員長莫洛托夫易位而處，比較上也不見得相差，更若承繼共產黨書記長史太林之後，也不見得會很遜色的。但他並不隨便糊塗的踏足於政治的領域中，，澈底聚精會神去作紅軍的組織與強化的工作。

而且，在國家最高權力者史太林，自身就是列寧兵術的實踐者，而莫洛托夫，喀洛維茨基等政治首領，又澈底支持他的戰略。

史太林在共產黨大會上的議論，常常充滿偉大的戰略的洞察，我雖與他立場各異，也不

禁起一種羨望之情。

『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從孫子一流的見解看來，政治家所有的模糊的戰略認識，是很危險的。英國在世界大戰的初期，展轉於外行家的戰略，海軍陷於迷惑之途。所以，史太林所論的遭遇戰，要塞之攻防戰等，也許犯了錯誤。

然而，關於戰略根本和戰爭形態的決定，他的洞察力，比軍事專家的軍團長等更為精確，也說不定。而且關於富利德曼與司維青教授的消耗戰論的議論，其正確與否，他並不是不加以裁判的那樣的愚人。

我認為，政治家如欲有正確的戰略認識，即使未進過任何陸軍大學，也是可以的。只要此等人物的頭腦和性格強，沒有資產階級的僻見，站在國民主義的立場，則關於各種軍事資料與幾種預期的戰爭論，必然會具有澈底的戰略眼光的（可是，事實上，以上數種條件（冷澈的頭腦，強韌的性格，階級僻見之排除，國民主義的操守，不絕的研究），也許只能求之於天才者）。

如果政治的天才，是因應時代的情勢而產生的，即日本今日所求的，顯然即是上述那種政治天才。

關於此點，對於在政治中樞及接近中樞的諸君，我尙有所申說。關於政治，從關於政治之根本的經濟及其強力表現之軍事關係，從國民主義來思考來研究的人物。很抱歉，在議會方面，僅僅有極少數的人物。因為無理想，無思想之精神的懶惰，決不能產生好政治，也就決不能產生好戰略。我日本，在生產及軍事技術方面，並不感着缺乏。所不足的，只是偉大的政治技術。

尤有進者，瓦諾西洛夫之周圍的人才是很整齊的，可認為戰略理論家及歷史偉才的有富利德曼，空軍少壯名將有阿爾克司尼斯，其他如愛德曼，和杜哈却夫斯克皆鐵中之錚錚的人物。

在極東方面探討的，有鐵人加倫將軍。他在一九二六年參與中國革命戰爭，顯出其操縱革命北伐軍的指導權的政略手腕。後來一九二九年中東鐵路事變中，在哈爾賓給中國軍隊以

殲滅戰的情形。非文字所能盡其美事。不過，此種戰爭是對半封建舊式軍隊的殖民地戰爭，此後二年我關東軍在東省顯出更動人的手腕。雖然如此，加倫之爲勇將，則是確實的。

加倫的全骨髓也是戰鬥者。政治的認識，也許劣於瓦諾西洛夫，但推他爲紅軍中的第一武將，則我是毫無躊躇的。

我常常以紅軍將軍和我軍先輩比較。加倫有似我國的黑木大將那樣的好將軍，豈不是理想的司令官的將軍麼？

標榜鐵血主義麾下之遠東特別軍，成爲紅軍中之突擊隊，是很好的，而國境軍之司令官，如像他那樣有野性的將軍，是最適當的。

這樣看來，紅軍方面人的要素，也是顯然不容許輕視的。

我們由於以上的概括檢討，約略知道了紅軍的戰略戰術的方針和戰爭的準備工作，同時對於將來戰爭的性質，能把握其約略的概念。

我們的結論將如何？顯然能認識出將來的戰爭，必然是大規模的戰爭，紅軍早已不是弱

劣的軍隊，而且也知到了，對於一九三六年前後的情勢惡化趨勢，我國必須進行軍需資源之強化，及經濟力之統治蓄積。

然則，將應進行如何速度，如何程度的國力強化呢？此事是由政治上國民主義勢力及傾向，今後如何發展如何成長，而決定的。

(4) 對於紅軍的判斷

由於以上的檢討，我們能作如下的判斷：

A. 紅軍的機械力和技術方面，是略與西歐大國的陸軍匹敵，數量還比較稍大一點。和此種程度的陸軍接觸，是近代國家生存上難以避免的事，我們決不要恐怖。尤其我國陸軍，在機械與技術之發展上，應一掃無用之杞憂。

B. 關於戰略和戰術方面，紅軍不弱於外國軍，雖是事實，但若以為紅軍本身有很高的強化，則是大錯。前面所引用的紅軍的戰法，自然是他們的理想，而其結果，要如富利德曼所下的斷案那樣，照整是不能夠的。

C. 政治工作方面，必須注意蘇聯自身的政治缺陷，也是很大的。軍隊的動搖性，不僅西歐的資產階級軍隊如此，則紅軍方面亦然。他們之中真正勇敢的，是共產黨的突擊份子，大多數的兵士，能否保持實踐『世界革命』的戰爭熱情，還是疑問。茨伊斯佛爾雖指摘外國的大衆軍，是由複雜分子構成的，殊不知紅軍自身，也是由共產派非共產派，農民派異種民族一切強弱分子集合而成的。紅軍幹部雖然排斥愛國心，但多數兵士之對於俄國比較對世界革命的熱情，是更為強烈的。據我的觀察，紅軍在革命戰是怯弱的，在防衛戰是強健的。且如烏克蘭人，雖很優秀，但從民族背叛性想來，則是損失。

D. 第二五年計劃，大約能澈底實現的。對此，我們有我們的獨自國民主義的統治經濟，當能與之對抗。

E. 最後，我們如有下面條件的國家和軍隊，則對於任何種類的戰爭形態，都能豫斷是最後的勝利者。

1. 戰爭政治目標純正，即日本帝國要始終貫澈，忠實遵守明治以來的傳統國策，極東的防禦主義。

2. 須具有維持近代大軍之人的資源和軍需根據地。

3. 須有優秀的各級指揮官，能巧妙的用兵作戰。

4. 戰時的政治經濟之統制，非常正確。『政界的醜聞和暴利』，必須禁止發生。

能齊備上述四個條件，則任何性質的戰爭皆能夠擔當。而且，現今日本帝國，正向着這四個條件猛進完成。惟此等條件之完備，對於極東的侵略戰爭和革命戰爭，始能永久的防止發生。

(完)

五 第二次日俄戰爭的戰略

貝茨 F. E. Betts 著

日本與蘇聯間戰爭的難免性和急迫性，同時又是可疑的東西，而作者是最抱懷疑者之一。但這戰爭如果發生，它初步的過程是怎樣，作者可以自信的加以預測戰爭的情況也許特別要隨着三項基本因素而推移。

第一，這戰爭必定先由日本發動。在蘇聯的觀點上，延緩是最有利於她的。戰爭能夠延緩一天，就是前線的紅軍能夠加強一天，而後方的工業組織也可以更形鞏固。此外，蘇聯的領袖們深知『防守戰』對於國內的利益，及樹立敵人侵略責任的國際價值。蘇聯的政策顯然是想展緩而又守候着戰爭的發動。

第二，日俄戰爭也許不會有多少海上的爭鬥；日本海軍是稱霸於遠東，故俄方在海上的活動將限於海參威附近潛水艇的小動作。據聞該埠已有潛水艇的設置，將來潛水艇的襲擊足以使日本的軍艦，特別是航空母艦，離開海參威相當距離，並能破壞日本與大陸間的水上交通。

。在另一方面說，蘇聯在歐洲方面的海岸，顯然是日本勢力所達不到的。兩國同樣不受海道的侵害。所以在廣義上說，交戰國任何方不能以軍事經濟的壓力施諸對方，而海口的封鎖尤須藉政治的——不是軍事的——行動，纔能完成。

第三點應加以比較詳細的討論。這點是關於戰爭主要幕將集中於貝加爾(Baikal)區的事實。貝加爾湖處於羣山環抱中，這一帶的山嶺是中亞細亞山脈(Mid-Asiatic Ranges)的分支，山脈的東面是中亞細亞的沙漠地。貝加爾區的東北連接維定高原(Vitim Plateau)與這地段平行而俯瞰西比利亞鐵路的，有雅布羅諾山脈(Yablonoi mountain)，此處雖易受側襲的危險，但仍不失為戰略上重大的障礙物。俄方的軍隊倘能繼續從這障礙物附近出擊，那末日本在滿洲北方和西方的軍事地位就不能穩固。日方如不佔據這地帶，戰事雖獲勝利也是無甚裨益的。在另一方面，日本也並不需要從這裏再往前推進。貝加爾區是阻止西方軍隊進擊的有效障礙物，與它阻止東方軍隊進擊一樣。如果從這裏的山口向西推進，日方的交通線就得延長，而同時又得不到戰略上的利益以爲挹注。在日本方面，戰爭的勝利，不外是立

即佔據貝加爾區域。在蘇聯方面，最後勝利的主要因素，就是在防守這裏的領土。它是將來日、俄戰爭決勝負的地帶。

能夠明瞭貝加爾區以東與滿洲邊界以北和以西這地段的情形，那末對於日、俄戰爭可以有清晰和精密的想像。這個廣漠的區域中，差不多沒有工業發展，並且只有一條鐵路橫貫其間——西比利亞鐵路和她的支線烏蘇里鐵路 (Ussuri Railway)。此外也沒有統一的公路網存在，而航空運輸量更是極微小的。蘇聯軍隊在東亞所用的每一件武器和每一磅彈藥，都得由這條鐵路上運送。如果西比利亞鐵路在貝加爾以東任何地段受到破壞，則截斷以東的俄軍的抵抗能力，將視軍實的接濟量能夠延長到多少時候為定，因當地未必能自行補充。現在這一段鐵路特別容易受到日軍襲擊的危險。海參威離朝鮮邊界只有一百哩。在綏芬河 (Pogranichnaya) 和滿洲里兩處，日本統制下的鐵路線已準備將軍隊傾注於西比利亞大陸。還有一條鐵路蜿蜒地接着琿春 (Aigun) 桦花江的天然三角地準對着伯力 (Habarovsk)。蘇聯計劃從上烏金斯克 (Verkhne-Udinsk) 往南至恰克圖 (Kiaakhta) 築一條鐵路，就足以表示他

們對於日軍橫斷蒙古平原進襲的威脅，是怎樣地神經敏銳。因爲蘇聯在西比利亞東部不能抵抗日本武力的侵犯。日、俄任何一方面，都認爲貝加爾區是兩軍決勝的地段。

這是否說俄軍在戰爭發動時就得退讓至山嶺地帶，不憚一擊之勞，而卽放棄前線一千哩的領土呢？恐怕不會這樣的罷。照基本的戰略，應該使敵人延遲和難於接近自己最後的防守線。蘇聯利用着「消耗戰」的策略，更是想延緩最後決勝的爭鬥。蘇聯怎樣能夠達到這目的呢？主要的，俄軍可以在西比利亞的太平洋沿岸一帶，實行大規模的「後衛戰」。他們的作戰方法當然是這樣的，但這種戰鬪——或許是多次的戰鬪——將受上述的困難地勢所妨礙。其次，紅軍同時可以防守海參威。

海參威已設鞏固的防禦工程，俄方只要堅守這地，必使日方圍攻的部隊至少須比防守軍有加倍的人數，困戰一方。這地將來既被封鎖而陷於孤立，最後是一定會陷失的；俄軍能夠防守到多少時候，將視軍實的存儲量爲準，人力的多寡還在其次。但如果俄方能夠延長防守的時間，很足以使日軍推進至山嶺地帶的舉動也遲緩下來。還有一點，海參威的優良海港有

很多水道，成爲良好的根據地，從這裏俄方的潛水艇至少可以擾亂或甚至嚴重地妨礙日本與亞洲大陸間軍隊和軍實的水上運輸。最後，蘇聯如能保持比西利亞鐵路終點的海參威，足以有效的封鎖這條重要的交通線。日本佔了這地就可以分去大連和朝鮮各海口的軍運負擔。海參威成爲堡壘，海口根據地，和鐵路終點的重要性，已給最近二年內該處建築防禦工程的消息，很清晰地指示了。依照舊時「兩面戰」的情形，這裏我們很可以假定同第一次日、俄戰爭大致相似的局面，而以海參威替代旅順的地位。現在的戰爭加入空軍的勢力，並非基本的，而是強烈的，加濃和改變這局面。

這裏應該將蘇聯和日本的空軍附帶加以比較一下。蘇聯能集中（而且已經派遣到遠東了）飛機五百架其中有四十架至一百架，是長距離的重轟炸機日本有海陸軍飛機一千架左右是準備着和適合於戰鬥的。兩方的空軍都沒有實地試驗過，但它們的質地都可算是優良的。兩國都是缺少防空的武器，但這種缺少的情形在日方爲尤甚。

關於日本的城市建築用木材和紙料的危險性，已經有很多的討論了。夠注意的，就是這

種從空中燃燒的主張，在現代戰術的「恐怖派」作家已經加以詳細說明以後，日本人自己却先將這危險指出來；而同時這些日本人又在增加自己的軍事預算呢！在作者的意見，俄方對日本居民中心施以整批的和不分兒白的轟炸，是不致實現的。任何人都比不上目前蘇聯的領袖們那樣深切地明瞭戰時人民的心理。也沒有人比得上他們那麼重視這關係。莫斯科方面的主要目的，並非要擊敗日軍，而只是想擊退日軍。他們所追求的勝利，不是在戰場上，而是在日本人民的心靈上。他們的目的是想使日本全國厭倦戰爭和精神渙散，造成成熟的機會以促進社會革命，所以並不想在戰爭的時候擊破日軍。他們想使敵人麻木，不是要刺戟敵方起來積極抵抗。蘇聯空軍從海參威向日本空中襲擊的活動，終究將隨海參威的失陷而停止；在脫離空中威脅以後日本民衆不再恐懼它的重行發生，而只是記着蘇聯對他們的暴行。充量的說，一百架轟炸機的力量在戰略上甚至能否破壞一個城市，還是不能就認可的。因為上面各種理由，空中任意破壞日本居民區的事情，也許不會發生。

還有一層，戰爭的全部區域也給予海參威根據地的蘇聯空軍以絕好的機會，攻擊純粹軍

事的目的物。那地方正在日本整個交通線的側翼。日本本部的軍需工廠（這是與任意襲擊市鎮有分別的，）朝鮮各海口，大連，瀋陽的鐵路系中心，長春，哈爾濱等，都是在海參威空軍的射程之內。蘇聯方面倘能適當地選擇空軍襲擊的地點，雖不能完全破壞，至少會阻礙日方的接濟，軍火，和補充隊等不能平穩起運輸到前方。更進一步，俄方如果技巧地進行着，還能在活動時期內，牽制日本的空軍。日本缺乏防空的設備已經說過了，假定蘇聯空軍向分散的重要都市襲擊成功，日本也許會傾向於應用她自己的空軍以爲當地的防禦；結果使日本的空軍力分散，不能有效地防守任何一地，而且日本空軍在戰線以內有被破壞的可能。最後，日本就未必能圍困海參威的空軍。日本的空軍如果向海參威圍上來，蘇聯的飛機隊總是能夠突圍飛去，雖然不是一定像戰前那樣完整無缺。

空軍的活動力足以增加海參威對於俄方的價值。空中戰爭的必然性使防守的問題變爲複雜。軍用飛機有四分之三的時間停留在地面上。飛機不在戰鬥的時候，很容易受到敵方從空中襲擊的危險。所以一定要將飛機隊散開來成爲小組，平常每組大約二三十架，以避危敵方

的偵察，而且起飛迅速，減少損失。這就是說應該多設飛機場——或爲原先已經佔用的，或者可以充用的，或者甚至假的飛機場以愚弄敵方。這各種飛機場必須鄰近鐵路和汽車路，以便飛機易於添油和補充軍火。它們不能太擠在一起，否則就失掉防衛性隔離的效力了。蘇聯空軍在海參威附近成立根據地，不但是保護海參威的堡壘，而且關係整個的戰區。在「兩面戰」的情形之下，大致五萬人可以担负防守海參威的使命，但是要防守這空軍根據地，就得有三倍左右的軍隊。

蘇聯空軍的目標顯然是在日方的接濟和運輸系統；同時日本空軍當然也想去找覓和破壞俄方的空軍。如果蘇聯的飛機場是很遠地隔離着，足以免除敵方的一舉掃蕩，而俄方的防空設備因爲限於守衛較小的區域，就應比日本的防空設備猛烈而有效。上面已經說過，從海參威向日本空中的襲擊也許能夠有效的牽制日本空軍專去作散處的各都市當地的防衛。不過這是一種最後的可能，並不一定發生。有一部分人認爲日本在宣戰時或宣戰前，第一步動作，就是給俄方空軍根據地一種迅雷不及掩耳的打擊；而一九〇四年二月八日襲擊旅順口的日本

潛水艇現在有了新式的替代物，就是太陽徽的驅逐機隊，將宣戰的消息在炸彈聲中，送給蘇聯的「地面窯巢」裏頭來。這種信念雖是合於邏輯的，但忽視了蘇聯空軍在開始動作以前，並不困守在海參威一帶。在開始動作以前，只須將飛機場預備齊整，不一定要有飛機停留着。照報紙上的消息，蘇聯空軍的大部分，現在是集中在伯力的西方和北方。

根據上述的材料，我們現在可以預測日俄戰爭初期的情形，這是假定將來的局勢在大體上與目前相似，而無其他國家加入在戰爭的漩渦中。這預測是各個不同的。每人的意料不能完全相同，而戰爭的千變萬化更使事實為意料所不及。下面的預測充其量也不過是合乎理性罷了，因為這理由，預測本身並不是關於任何方面的得失。這種敘述不外是可能發生的情形，並非要不要發生或應該不應該發生的情形。

戰爭的開端就有日本從空中襲擊她所認為停留在地面和毫無自衛的蘇聯空軍。這次的襲擊雖有相當破壞，但是紅軍飛機隊並無多大損傷。同時日本海軍封鎖海參威口岸而以艦隊梭巡整個的西比利亞海岸線。在差不多的時候，兩方的陸軍也開始接觸。俄方的軍隊動員時分

出兩個重心地點。一個是在海參威一帶，其防衛線包括北方的綏芬河或甚至伯力。第二個是在赤塔 Chita)四週，而軍隊的集合點向東伸張至海蘭泡(Blagoveshchensk)從滿洲——西比利亞的邊界，沿每一條自哈爾濱出發的鐵路，經熱河和庫倫(Urga)而達恰克圖這一帶，日軍的縱隊拚力向前推進着。日本國已經動員的軍隊連續地由海上運輸至大陸，先以補充在推進中的縱隊，然後組成後備隊以便乘機進擊俄方過長的戰線上任何弱點雖有空中和水底活動，戰事的怒潮仍是不斷地高漲。俄方的抵抗力在那二個重心地點是格外猛烈。紅軍的軍隊沉着的向海參威和貝加爾區一處往後移動。戰事激烈而無慘敗的情形。最後，日本軍隊進至海參威五十哩左右以內。蘇聯空軍經過拚力抵禦以後，就放棄那日暮窮途的堡壘。日軍的長官就可以暫時喘息一下。可是蘇聯的空軍經過了不少艱苦困難的波折以後，仍是完整無缺，而重行加入那時集中在貝加爾區的蘇聯軍隊本部。這一帶的軍隊雖是受過強烈的壓迫，而並不凌亂。它們給予敵方的損失，比它們所受到的更為鉅大。西比利亞鐵路上滿載的和過重的列車紛紛將補充的軍隊和接濟趕運至前方。對着蘇聯的這種活動，是日本的最高限度的實力

。這時候離開戰爭發動至少有六個月，至多一年。兩方的軍隊都已進入決戰的地帶了。在這時候，而且只有這時候，就要找下面一個問題的答案：俄國能夠保守貝加爾麼？

在亞洲東部前方爭奪戰的多次軍事動作完成時，並不需要估量兩方對比的實力。這理由很簡單，就是俄方為長期抵抗，延緩動作，和免去交通中斷起見，當然想以少數的人力利用軍器設備在前方作戰。同時日方的軍隊因地勢優越而力量增進。所以我們用不到去研究戰爭的動學或心理學，就可知道日方能夠將蘇聯的軍隊驅回至主力戰區內。但是一旦都進入了這陣地以後，兩方成為對峙的形勢，而以全力取決勝負。在這時候，他們對比的實力究竟是怎樣呢？

在質的方面，兩軍都沒有多少分別。除了空軍以外，兩方的軍隊都不能說得上真正的現代化。各方缺少砲隊，機械的戰鬥器，及運輸汽車。各方的參謀和指揮系統並沒有完全的發達。關於士兵方面，兩軍都是傳統地勇敢和忠誠的。在這樣的一個戰爭中，每方軍隊的任務是與他們的心理和訓練有密切關係——日軍是進攻的，俄軍是防衛的。在理論上說，日方注

重個人的關係而忽視物質，與俄方現在軍事策略上的嚴格性，適互爲消長。總之，兩方的士兵和軍隊要是以「抵」，的確是旗鼓相當。

兩方在量的分析上，是另一個問題，這問題不能僅僅依據現有的人力加以討論。估計起來，日本有二百萬人是受過相當的訓練，但她能夠維持作戰的軍隊至多九十萬人。在戰爭爆發的時候，她當然要保留三十萬人以防衛本國，監視交通線上的滿洲軍隊，和準備向中國進兵以阻止後方的騷擾。也許這開頭將前方軍隊減少一部分的情形，可以漸漸地補充起來。如果防衛本國的軍隊用不到出動，沒有消耗彈藥和器械，那末這許多軍隊的軍實和接濟可以撥充再行動員三十萬人參加戰爭的用途。還有一層，海參威一帶的軍事動作也得需要十五萬人至二十五萬人的軍隊，大概是那較大的人數。所以最初向西推進的軍隊總在三十萬人至四十五萬人，也許是離前一個數目比較後一個數目近些。在戰爭進展的時候，補充的軍隊一定不斷地運往前方。防衛本國的軍隊也將繼續的交換補充着。海參威一帶的軍隊可以減至五萬人。因爲日本預備在貝加爾附近作決勝的奮鬥，所以我們預料日方在這戰線上集中的軍隊大概

有七十五萬人（這數目是假定西比利亞東部的軍隊有五萬人，而戰區有的九十萬人中再減去死亡而沒有補充的軍隊十萬人）。

這裏應聲明，上面的軍隊人數沒有將滿洲，朝鮮和殖民地的軍隊算進去。這理由是很明顯的。日本並不受人力的限制，不過她維持軍隊的能力却是有限。她的人民要走到軍隊裏去所必經的難關，是經濟的而非人事的。她只能維持九十萬人參加戰區軍事，所以她顯然要從日本人中揀選這許多士兵，而用不到異族人去參加。

蘇聯也有一個難關，但這是地理的而非人事的。紅軍在平時有七十萬人以上。也許全部動員的時候，可以有六百萬人，她供給這幾百萬人的武器，接濟，和設備等的能力，也是不成問題的，因為她有工業的統制，她能夠不管一般認爲純正的財政問題，和她有龐大的——狂熱的——生產。但是在這幾百萬人參加戰爭以前，先得要運輸他們到前方去；而在到達前方以後，他們一定還要有充分的軍資和接濟。差不多每一個人的一部分的食料，和軍器彈藥等，都得從一雙狹窄的鐵軌上運輸。俄軍在戰區中的實力和機能，是與西比利亞鐵路的運輸

量有關的。

這種運輸量現在是很難估計的。在估計的時候，還得將很多其他的因素都顧到，而不能專問車輛奔突於貝加爾與蘇聯軍事工業和人民居住心中各地間的能力。車輛和機車的供給量，行車的效能，長列車所發生的衝突，和最重要的鐵路終點起卸設備等，這一切都是十分重要的；而關於這許多方面現在沒有正確的消息。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五年日俄戰爭時，西比利亞鐵路還是單軌，但因行車的技巧精良，故於不足一年的時間內，將遠東的俄軍自十萬人增至三十萬人左右這數目可算是充乎其量的；當時俄軍司令克魯泡特金（Kropotkin）就統率三十一萬人在奉天與日軍決戰。最近西比利亞鐵路敷設雙軌，將運輸量至少增加四倍。並且現在運輸的途程也是縮短了：自羅曼諾夫（Romanoffs）皇室崩潰以後，俄國軍需工業的重心已向東遷移而貝加爾是在第一次日、俄戰爭的戰場西迤一千二百哩。在另一方面，現代戰爭所需的材料也已增加了三四倍。作者明明知道自己的估計也許錯誤，但以爲蘇聯在貝加爾區內可以維持作戰的軍隊約四十萬人。目前俄方於戰雲迷漫中在遠東集中的軍隊，與這數

目很相近。

我們假定蘇聯在西比利亞鐵路一帶可以維持和接濟作戰的軍隊四十萬人。這裏立即就發生一個問題，就是爲什麼他們不在海參威附近設置重大的防衛軍約十五萬人，任其孤懸絕塞；同時乘這方面的駐軍與較大的日本軍隊圍戰的時候，滿洲北部和西部的日軍人數不足，就指揮四十萬大軍向日方壓迫呢？這問題的答覆可以在地圖上找到。此項大舉的進攻，爲保護交通線起見，一定是向中東路方面前哨接觸。這是教俄方用不充分的人數衝擊興安嶺（Kui-nan Mountaing）一帶，而自己陷於她們希望使日軍在貝加爾區所處的地位了。在亞洲前方的軍事動作，我們可以說俄方一定只在當地反攻，或爲情勢所許時而改爲進擊，但決不會開頭就進攻的。這問題愈加以檢討，它的基本原則愈是顯明：日軍如果努力而能夠推進至貝加爾區，就在那裏開始主力的戰鬥或多次的戰鬥，以決最後的勝負。

我們對於這許多連續的軍事動作怎樣批評呢？俄軍在貝加爾湖一帶能夠保持他們的地位麼？在人數上，俄軍是比較弱些，大約是三與二之比或甚至二與一之比。在空軍方面，如果

蘇聯的空軍在戰爭初期已經多量地運用了，那末俄方也比較弱些。他們雖是堅守着一個區域，但以軍事原理來說，任何地位都可以佔據的。不過俄方佔着地位上的優勢，就是在那崎嶇荒涼的地域上處於防衛的地位，有很多的機會自行組織起來，而作有力的反攻。還有戰爭初期交通上困難的情形，現在已一部分反過來了。日本接濟的運輸變爲限於西比利亞鐵路被佔的一小段和南北兩面的公路網，因此就發生困難了。在另一方面，俄方暫時至少還可利用上烏金斯克與恰克圖間的支線，所以後備隊和接濟品等都可以迅速的及科學化的在危險的地點中間移動。總之，日本方面雖佔着多少優勢，但是太夠不上絕對的優勢，而且大家應該記着戰爭並不是在空間上或在參謀的地圖室中所能取決勝負的。

在最近的將來的日俄戰爭中，兩方軍事的目標並不是純正或相同的。任何方面都不追求這經典的公式：消滅敵方抵抗的意志。日本要想征服一部分的地域，這地域是廣漠而又是有限的。當然，她想消滅俄國的武力和大陸上龐大的人民是辦不到的。俄方的目的只是想創傷日人進攻的意志，使日本在金融上，經濟上，精神上，和軍事上，一蹶不振。他們如果達成

這一步，勝利就屬於俄方，甚至就是貝加爾附近俄軍的陣線崩潰也沒有關係。在日本方面，雖從單純軍事的觀點上看來，日軍除在戰場上失敗的可能——或許不致失敗，但仍是可能的——以外，還有一種更危險的可能，就是由「消耗戰」而遭失敗。

我們討論日俄戰爭的主要原素，現在已經達到軍事範圍的邊界了。在這界限以外就是政治問題的作者的園地。但是一個軍人也能夠對這條細微的界線以外眺望一下。照現在的情形，日本好像相當地握着勢力的均衡和戰勝的可能——但並不是確定的。反過來說，日本縱然不須考慮她的生存問題，至少要顧到她國內的一切組織和社會制度。利害的錯綜是十二分的複雜，當時俄國沙皇冒險在北直隸灣（Gulf of Pechili）動兵的前例，並不足以引起日本這次的發動——至少是她在孤立無援，而蘇聯的戰鬥飛機窺伺在黑龍江附近的時候。

（完）

六 日俄戰爭的危機 遠東特別紅旗軍總司令加倫

(一) 日本的戰爭準備

在遠東方面，近來可算是國際政局尖銳化的地域，現在我們已經和竭力準備戰爭的日本，直接接境了。

我對於遠東所釀成的情勢，不認為有議論的必要。因為遠東釀成的情勢，史太林和瓦諾西洛夫兩位同志已經很明白的說明了。我所要力說的是我黨中央委員會所採取的聰明，慎重並且確實堅固的政策，就是為欲迴避戰爭於未然，利用資本主義諸國間的矛盾對立，以建設社會主義的政策，這如何才算是適當呢？對於遠東情勢，尤痛感有明瞭的必要。

我們已經見到中央委員會，為挽回對日關係之日益尖銳化的情勢，而使其圓滑化，曾經盡其所有的手段；可是非常遺憾，我們雖是千方百計，力求避免軍事糾紛，然日本帝國主義

者的政策，不給予我們不被捲入於此糾紛的確信。這是由於日本政府對蘇聯政策的聲明，其言語和行動之間有絕大乖離的緣故。

日本當局者，表面上固從事和平的說法，可是我們已經看見如瓦諾西洛夫同志詳細所言：日本正在從事熱狂的戰爭準備，使北滿洲化爲策戰地了。

日本現正以必死之決心，傾其全國力，準備由此策源地向我蘇領遠東進攻。瓦諾西洛夫同志在他的演說中，已經舉出此準備的根本示標。我現在祇述其準備設施，違反日本政府當局的聲明，不是爲國防的，是爲攻擊蘇聯而施行的。茲將足以證明上述事項之設施的一部分，舉之於次：

(二) 戰爭準備之諸設施

日本實行要進攻我蘇領遠東的軍事準備，我現在要明白的舉出有證據的三個示標。然則究竟 是怎樣的事實呢？

第一、最近二三年間，日本從事熱狂的一般所謂戰略的鐵路建設。所以不能不爲諸君告的，是他們在這二三年間，已在滿洲建設了×公里以上的鐵路達到我國境；這×公里的鐵路中，有經濟的價值僅爲三成乃至三成五分以下。這是日本近來傾其全國財力特別準備的，很可能證明其將來遇有事變時，向如何方向發展的第一指標。

第二、指標便是公路的建設。日本在最近兩年間建設了二千二百公里的公路。試看這等公路的方向，有的是趨向國境地帶，有的是由內滿洲取將來爲用兵的展開最有利之方向，逼迫我（蘇聯）國境地點。

第三、指標是飛行場的建設。日本已經在滿洲一帶建設了約五十多處的飛機場和航空基點。這些飛機場和航空基點，試展開地圖來看：都是散在奉天以北，集中奉天——哈爾賓——齊齊哈爾的三角地帶，和此地帶以北。

一九三四年二月三日會見日本前陸相林銑十郎時，他自稱日本在北滿洲的兵力很小，非難我們在國境方面集合兵力。

林陸相說：『日本在滿洲雖然佔有優等於法蘭西、德意志、比利時的面積，可是僅僅置兵五萬，而你們方面，單是遠東國境，已經集合兵力十萬，飛機三百架。』這種誤謬的情報，我們非把它掃除清楚不可。依據我們所有正確地情報，滿洲佔領前，日本兵力不過祇有一萬，可是現在已經達到十三萬，便是日本陸軍全體的三分之一以上。加上「滿洲國」軍十一萬乃至十一萬五千；再加上日本所編成的白系俄軍一萬二千；再加上目下在增加的松花江艦隊二十四隻，這是何等的大兵力！

林陸相在會面時，曾訴說蘇聯政府集中飛機三百架於遠東。我們不欲和林陸相議論，我所能說的，便是如果需要的話，我黨和政府一定能夠多於日本集中飛機。

日本雖然說得非常之少，但是我們不得不認為日本在滿洲的飛機有五百架。

以上所列舉的各種設施，究有如何意義呢？無疑的是日本帝國主義者對於大戰爭的準備，這是無論何人都能知道的。

(三) 蘇聯的防備

日本軍事預算和軍需工業生產力之增大，不消說是爲對付我們的。我們只要注目戰略的鐵路、公路、飛機場建設的方向，倉庫和基地的配備，以及這等設施的規模，便可明白這是爲滿洲國防，是以攻擊蘇領遠東爲目的的。

如諸君所知，日本官方的政治家等固曾聲明努力和蘇聯親善，但是實際上其努力縱爲一種事實，亦不能保證。我們所欲看見的是事實，不是空言。

我們不打算攻擊日本，我們無從事那種事情的理由，這是我黨全般的意見。我們國內富源有餘，今後消費縱如何增加，亦足維持百年，我們實無尋求天然富源的新領土的必要。

我們的前面，有龐大地第二次五年計劃，所有炭坑、溶礦爐、「馬爾丁」爐、鐵路、發電所等，都不可不力建設，我們現在不能從事戰爭。然而觀察日本帝國主義的軍事設施。我們對此自然亦不能漠不關心，所以基於我黨和政府的決定，講求蘇領遠東的防禦手段，也

是當然的事。

然則防禦手段如何？即先從事我國境要塞化是。我們很堅固的閉鎖我國境，國境一帶，誠如瓦諾西洛夫同志所言，環繞以鐵筋混凝土的腰帶。我國境既然如此堅固，如果有人冒險攻擊此要塞，當立即擊碎任何帝國主義者之頭，不稍寬宥。

第二便是講求軍隊的強化方策。軍隊是依據優秀的要員而強化的，無舉出其增大的實數和比較之必要。不過可預先報告的是：我軍無論質的或量的構成，都已達到很容易的繼續執行其任務的狀態。

此外，如諸君所知，我黨和史太林同志，一旦遇有任何事故發生，必能胸有成竹，處置裕如。遠東的防備也是如此。

我們對於技術、戰爭、航空是很有強力的。如果遭遇不得不競力的場合，那嗎，亦唯有以各兵隊或者軍的全體，出而周旋，我想最後的勝利者是屬於我方的。

(四) 日本的攻擊和蘇聯的防備

我們的戰車（坦克車）和航空機，是第一次五年計劃的產兒。此產兒，不僅在國境，不僅在戰線，就是帝國主義敵國槍後很深奧的處所，也能遂行蘇聯社會主義的義務。

戰爭未曾列入第二次五年計劃中，莫洛托夫和庫比希夫同志的報告，關於戰爭的項目和段節，並未被包含在內。

我們是決不欲戰爭，但是不得已的時候，我們亦斷然的與敵人競爭。

滿洲方面，日本軍團司令部正從事的設施，和遠東方面我們的設施，有何相異的情況呢？我們遠東地方所從事的，是僅以防備我遠東國境為目的；反之，日本軍團司令部的設施，是以攻擊為目的。換句話說：我們所為的都是為防禦，他們所作的都為的攻擊。這便是根本不同之點。

往日史太林同志在其報告演說中，亦會言及遠東的事。史太林說：

『我們不但不能讓渡遠東，並且應當努力在遠東更為展開社會主義的建設事業。』

我今日報告給諸君的，是在遠東特別紅旗軍的名義上，決不讓渡遠東；這種確信，不單是立腳於技算的修練，獻身心於革命和黨的兵員，並且立腳於遠東地方的經濟的面目一新。

第一次五年計劃中，我們已經投下莫大的資金於遠東地方，比較帝俄政府時代所投下的總額，還多得多。

（五）遠東地方的開發

第二次五年計劃所給予遠東地方的任務，是發展冶金業、金屬製造業、造船業、振興交通事業、食品工業、輕工業。

第二次五年計劃的次序中，如史太林同志所指出，開發布萊亞地區之炭田，尤為重要任務。廣大的布萊亞地區煤炭的埋藏量，據遠東地質企業家同盟的調查，實達到一千億噸。由此地區，更有鐵礦和銅礦（鐵礦約有二十億噸）試考察此等事情，史太林同志所提起的布萊

亞問題，具有如何重大地意義？可以明瞭。

布萊亞問題的解決，預定在第二次五年計劃，由貝加爾至遠東敷設大鐵道，這大鐵道完成時，布萊亞地區便成為第二苦次列茲（烏拉爾以東的大煤鐵工廠地帶）。

今後遠東地方社會主義的開發之大懸案，大概是以上述布萊利亞問題為樞紐而展開的。

欲造成遠東為一大工業地方，非促進這地方的移民，確立畜產和農業基的礎不可。我黨中央委員會，已經選擇予遠東地方住民以一大特典的決議；但是實行這決議的先決條件，是移向此地方的曳引機，資本、種子的供給，以及遠東黨組織的嚴整工作。這種任務，造成第二次五年計劃中的前提。

我們遠東住民，承認關於史太林同志依發議權所選擇的特典之決議，非常正當，且意義尤為重大。這種決議，頗能鼓舞激勵遠東集體農場的農民，使地方開發向前猛進。此決議，實造成迅速擴大農業和畜產基礎之前提。

遠東黨的組織，對於黨國所負責任非常重大。其責任即在於根本的改造事業，清算種種

的缺陷，保障今後的成功。

遠東黨的組織，勞動者，集體農場農民，使用任何機械，任何曳引機，都能適宜操作，多採掘煤炭，始終遂行黨的命令而努力奮鬥。

我們以堅固不拔的決心，誠心誠意，在最短期間內習得軍事，領會黨與國家所給予我們的巨大技術，開始本年的教育年度。

我遠東軍中的黨員和青年團員，正將戰鬥訓練所獲得最善的效果，指導士兵大眾。

全軍以我親愛的首領國防人民委員長瓦諾西洛夫的命令，在最短期間內做到，為其任務。全軍時常以萬全的準備，來警備蘇聯之遠東邊疆。

我是遠東軍團司令官，最後我可代表軍中黨以及士兵，指揮官，政治人員，確言於下：

遠東若是勃發事變，遠東紅軍，由一士兵以至一指揮官，都是獻其一身的革命勇士，他們必在工農紅軍及海軍的親愛的首領瓦諾西洛夫同志，黨中央委員會，偉大的我黨首領史太林同志之直接指揮下，和資本主義國相周旋，予以崩潰的大打擊。

(完)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一月初版

一一二〇〇

日俄戰爭的戰略問題

每冊定價 國幣壹圓

編著者 賀佛

發行者 中國軍事科學館

南京國府路二一五號

版權

所有

印刷者 文心印刷所

南京八條巷十四號

總代售處

軍用圖書社

南京國府路

電話二二六二九

蘇聯紅軍之建設

賀佛著

這是一本簡約精明的紅軍生活史，它把紅軍的產生，發展，組織及其日常生活過，作了一個橫的和縱的敍述，同時又論及紅軍戰術的發展及變遷的經過，使讀者閱過之後，就有一個活潑的紅軍全圖展開在讀者前面。作者賀佛先生畢業於列寧格勒『軍事政治大學』，居住蘇聯甚久，對於紅軍之研究和認識，都有獨特之見解。全書內容，分紅軍之建設，組織，戰術，黨政工作及紅軍生活等編，約十餘萬言，要研究蘇聯軍事，此書不可不看，現正趕印中，不日可以出版。

中國軍事科學館

日本軍備之本質

賀佛著

對於日本的軍備，在中國已經介紹不少，但多半是逐譯的，其中少有嚴格的系統和批評。這本書補助了這些缺陷，把日本的軍備及軍事政策的本質，在各方面作有系統的檢討，而且給讀者不少新的材料和意見，在國難當前的時候，供給讀者以無限的興奮劑，真是難能且貴。作者賀佛先生，是研究日俄軍備的專家，在這書內將日本軍備理論及實踐上各種問題，以銳利的眼光，豐富的經驗，加以生動的描寫表現出來，使讀者看書時更有生氣。全書約十餘萬言，共分六編：一、日本之軍事政策、二、日本軍隊編制之變遷及其現狀、三、日本之軍事技術、四、日本軍隊政治工作、五、日本之軍事工業、六、日本軍隊之前途。書已付印，不日出版。

中國軍事科學館



A541 212 0003 8745B

戰 略 概 論

司維青著

本書爲世界著名之戰略理論家——蘇聯陸軍大學戰略學教授司維青氏所著。全書內容，包含有現代戰略論及戰略實施之全部精髓，誠爲世界軍事科學作品中之珍本。

英法德日諸列強，有鑒及此，已先後譯成各國文字，備作各國戰略設施及戰略教育之基本藍本。由此可見這書之所以成爲世界名著之原因矣。

本館同人，鑒於目前我國國防及軍事文化教育上，缺乏有系統之軍事理論作品，尤以戰略問題爲然。故同人等特由俄文原本譯出，以供我國國防學術上急需。全書約三十餘萬言，不久即將印行。

中國軍事科學館

現 代 軍 事 問 題

司拉文著

本書作者，爲現任蘇聯紅軍訓練總監司拉文氏。司氏又是蘇聯新進軍事學權威者之一。書中包含有戰爭論，戰略及戰術新論，現代作戰形態與內容，軍隊組織，精神教育，各國軍事學派之批評及戰史方法論等基本問題敘述與分析。

本館鑒於該書之價值，不僅限於蘇聯一國，且與現代一般軍事建設有莫大關係，故同人等特由俄文原本逐譯，以供我國軍事學術上之參考。全書約二十餘萬言，刻已着手複校譯稿，不日即將付梓。

中國軍事科學館

